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我們應該改變事物的順序：第七天應該是人類勞動的日子，在這一天以額上的汗水賺取生活所需；其餘六天作為感性和靈性的安息日，漫遊廣袤的花園裡，啜飲大自然溫柔的感化和崇高的啓示。

-- 亨利·大衛·梭羅 (Henry David Thoreau) 哈佛畢業生代表致詞<sup>1</sup>

### 壹、研究動機

《煉金術士》(El Alquimista)<sup>2</sup>裡的牧羊少年為了追尋「天命」<sup>3</sup>，放棄了他的羊群，離開了他的家鄉及心愛的人，穿越陌生又充滿挑戰的沙漠，面臨未知的險境與困難，過程中他也猶豫並有所疑惑，但是對於他自己身體裡的「心」的聲音，他卻無法忽略，因此一場奇幻之旅就此展開。「絕大多數人似乎都很清楚別人該怎麼過活，卻對自己的一無所知」(周惠玲譯，1997：18)，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與進步，各式各樣的知識與科技日新月異，慾望與物質的堆累，也不斷的壓迫著人們，推擠著人們，多數人在鎮日忙碌庸擾的工作生活中，就算是

---

<sup>1</sup> 1837年梭羅自哈佛畢業，在畢業典禮中就「商業精神」致詞。引自單德興(1992)。梭羅導讀。載於孟祥森(譯)(1993)。H. D. Thoreau 著。湖濱散記。台北縣：桂冠。頁X。

<sup>2</sup> 《煉金術士》(El Alquimista)，巴西作家 Paulo Coelho 著。中譯本書名為《牧羊少年奇幻之旅》，1997年，時報文化出版社，周惠玲譯。

<sup>3</sup> 書裡指的「天命」意謂一個人一直想做的事。

苦悶，也還是寧願埋著頭的過下去，追求一份能握在手中，令人安心的穩定。然而，始終被遺忘與忽略的，卻是人類最珍貴的生存意義，尋找真實的自我，發覺自我潛藏的無限可能。

人的自我認識或是自我瞭解，亦即所謂「陶養」(Bildung)最重要的結果<sup>4</sup>，其中過程不可能只侷限於一人、一地或一時。陶養的進行，時時刻刻，或從個人出發、接觸群體、社會，再回到個人；或可能自原鄉起步，游牧過四處，再回到心靈之所安頓，最終要尋求的便是自我的深化與完成。詮釋學大師嘉達美 (Hans-George Gadamer, 1900-2002) 曾言：「稟賦才華的陶冶指的是某既給定之物的發展，因此其演練與陶冶乃是其目的之純粹工具而已」，不僅如此，他也強調陶養更是一種過程：「相對而言，在陶養之中與經由陶養，一個人所獲得自我形成 (gebildet) 乃完全歸於他自己 (目的與過程合一)」。<sup>5</sup>香港導演王家衛 2008 年的電影作品《我的藍莓夜》(My Blueberry Nights) 敘述失戀的女主角與咖啡店老闆男主角的相遇相識，之後女主角決定離開療傷，旅行不同的城鎮，以不同的化名過著不一樣的人生，看似漫無目的的平淡打工生活，卻在漂流的路途中遇上最真實的人生情節，認識了相愛卻互相束縛的夫妻、以及和父親之間親情拉扯的叛逆女子，女主角在經驗過人生歷練後，這一趟穿越州際的旅程中，她究

---

<sup>4</sup> 陶養的意義根據彼得·比瑞 (Peter Bieri) 所闡述：「乃是人以自己且為自己所創作之物：人陶養其自身。他人可能訓練我人，但陶養則只有人自己能為」(引自馮朝霖，2008)。由此可知，陶養是一種歷程也是結果，使人成為自己。

<sup>5</sup> 原文為 The cultivation of a talent is the development of something that is given, so that practicing and cultivating it is a mere means to an end... In Bildung, by contrast, that by that by which and through which one is formed becomes completely one's own. 引自馮朝霖 (2008)。陶養的後現代意義。未出版手稿。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台北市。

竟尋得了什麼，沒人說的準，最後她回到男主角的咖啡店，看似已經找到她想要的答案…。一段「心碎重生之旅」，對女主角來說，她尋找的不只是愛情的信仰，更是對生命的體悟。正如馮朝霖（2008）的分析，以後現代的觀點來看，陶養更是與多元（diversity）、差異（difference）、游牧（nomads）和漂流（detachment）等意義密切相關，對於現代人的自我教育有著非常深切的啟示。

對於梭羅（H. D. Thoreau, 1817-1862）的《湖濱散記》（*Walden*, 1854）（原名《*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華爾騰，或林中生活》）其實一直都是只慕其名而未盡其書，從沒有完完整整的閱讀完本書，一開始僅僅知道這是一部關於自然文學的作品，並沒有多大的感觸，也或許是年紀尚輕無法體會作者所言恬淡的田園生活之美感，自然也不可能領略其中富含深刻的人生甚至教育蘊義。直到碩一下修習了「當代西洋教育思潮研究」一門課，課堂中一系列的閱讀了英國教育哲學教授保羅·史坦帝緒（Paul Standish）<sup>6</sup>，從不同的面向、以不同領域的觀點<sup>7</sup>來探討教育哲學的文章，其中一篇便是從《湖濱散記》談到關於教育的可能性，啟發了我對於《湖濱散記》的更大興趣。《湖濱散記》的作者梭羅所談到「非凡學校（uncommon schools）」、關於個人的自我成長、自我教育（self-education），讓我印象深刻，並與同期所聆聽參與的政大教育系馮朝霖教授在師大系上的演講<sup>8</sup>主題「陶養

---

<sup>6</sup> 保羅·史坦帝緒（P. Standish），現職英國雪菲爾大學（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教育學院教育哲學教授。

<sup>7</sup> 包括從文學〈Uncommon schools: Stanley Cavell and teaching of *Walden*〉、資訊〈Induction into Education Research Network〉、哲學解構主義〈The learning pharmacy〉的觀點，並延伸引用探討到教育。

<sup>8</sup> 馮朝霖教授受本系之邀，於2008年5月30日擔任本系所辦「教學專業成長講座」之演講人。

的後現代意義」，有著相互激盪的共鳴。對於已有教師工作<sup>9</sup>，卻在日復一日繁瑣的教育現場中消磨了教育熱情、消解了自我價值的我，這段時間總是思索著，教師的工作帶給我什麼？這樣的工作將會讓我成為什麼？為何迫切想回到學校重拾書本，當個學生好好唸書？究竟我對我的生活有著什麼樣的期待？念研究所的第一年我幾乎沒兼什麼差，真正是個全職學生，一面摸索教育之於我，一面也正探尋著自我，我開始漸漸理解，那便是我已走在自我教育的路途上了。

在梭羅的《湖濱散記》中，除了作者將他在華爾騰湖（Walden）畔棲居的兩年光陰，提煉成書中的一年四季，展現所見林中湖邊的動植物、與鄰人的互動、生活的方式之外，更重要、更深刻的意涵便是他對於當時美國的社會、政治等生活所發出像小公雞般的鳴叫闡發。雖然有其時空背景、思想脈絡<sup>10</sup>上的傳承與差異，或許不同於現代或東方社會，但其追求人類崇高的基本精神，創造更高的文明價值之理想並無差別，經過時代的粹練更能體現書中「頌揚精神文明，貶斥物質生活」的人生真諦。因此本研究試圖以梭羅《湖濱散記》所談之思想觀照現代生活與教育現況，欲深入探求梭羅思想中的教育價值及現代意義：

## 一、小即是美的經濟生活

---

<sup>9</sup> 研究者本身曾任國中教師工作一年，並於期間擔任導師，每日的工作除正常教課外，還需處理管教學生的日常生活規範及督促作業成績，因是新手教師所花時間甚多，一年下來愈發覺得在教學專業上無所成長，知識心靈的渴求又無法得到灌溉，因此決定暫時離開學校工作，回到研究所吸收專業知識，也做心靈上的充電。

<sup>10</sup> 梭羅的生平背景、思想脈絡可參見第二章第一節與第二節之介紹。

《湖濱散記》開頭第一章談的便是經濟，本書的中心主旨也就圍繞著經濟開展。梭羅嚮往的是一種反璞歸真的生活，對於經濟或是說商業的需求僅以個人賴以為生的基本條件為最低限度。他認為：「人所需要的，不是『用來做』(to do with)的東西，而是讓我們『去做』(to do)的東西，或正確的說，是讓我們去『成為』(to be)的東西」(Thoreau, 1854/1950: 17)。這正是近代心理學家佛洛姆(Erich Fromm, 1900-1980)所提出人類生存情態之展現：「是」(to be)或者「有」(to have)的區別。「有」(擁有)跟世界是一種佔有、據有或擁有的關係，而「是」(存有)則指某人或某物之所以為某人或某物的本質，指陳他或它的真實本性，而非其形象，這是兩種對待自己及世界的不同取向，不同的性格結構(孟祥森譯，1994：33)。回顧資本主義不斷擴張的演進，人心的慾望也無限擴大，造成社會性格之扭曲，使人們偏向「有」的生存情態發展，因此唯有徹底地改變必須發生在人類的價值觀和態度之中，才有可能開創「是」的新社會。梭羅站在時代的浪頭上，早已先知先覺的對人們提出警語，他針砭當時美國自工業革命後，商業的積極發達，人們的汲汲營營，社會看起來雖然欣欣向榮，但卻沒有好好奠基屬於新英格蘭的文化傳統，也忘卻身為人所能成就的更大意義。因而梭羅有所感慨：

人在得到了生活所必需的那些東西之後，除了繼續去求取這些多餘的東西之外，還有另一種可能性，那就是，現在開始向生活前進了，他的志願已經要從卑微的操勞向上走了。(Thearou, 1854/1950: 11；孟祥森譯，1993：16)<sup>11</sup>

---

<sup>11</sup> 《湖濱散記》自 1854 年出版，1949 年首度被翻譯成中文，在台灣至少就有 17

時至今日，科技知識的日新月異、工商業的高度發達、金融財稅的大起大落<sup>12</sup>，對照一百多年前的商業活動，梭羅早已警覺，再發達的商業都不能取代人心最純淨的價值，無法滿足精神嚮往的文明。這樣的思想在中國也並不陌生，道家哲人的思想在春秋戰國時代即對過度發展的人類文明提出警語，老子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sup>13</sup>、「富貴而驕，自遺其咎」<sup>14</sup>，對物質慾望增長使人心浮動，有著深切的反省，再拋出「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sup>15</sup>的深省問題（王邦雄，2006）。莊子也曾對人們將生命虛擲於瑣碎的工作中感到惋惜：「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sup>16</sup>處處可見梭羅的思想精髓皆恰與其相契合。在物質文明不斷前進的時代，梭羅並不是反對「進步」本身，而是對走向工具性的交換經濟（Standish, 2005）及隨之而生的物質文明、壓榨精神心靈，束縛自我而感到痛心。

經濟學家修馬克（E. F. Schumacher, 1973）認為現代新經濟學必須基於以下認知：

經濟發展只能到「某種程度」；生命只能複雜到「某種程度」；追求效率或生產力只能到「某種程度」；使用無法在利用的資源只能到「某種程度」；完整人性對細密分工只能忍受到「某種程度」；以「科學方法」代替一般常識只能

---

種版本（彭建銘，2004：15）。為求更精確捕捉梭羅之精神，本研究除研究者自行根據原典所閱讀之翻譯，也輔以孟祥森及其他譯文之版本，相互查考參照，期能幫助理解探究《湖濱散記》之真實意涵。此外，為求版面簡潔、閱讀順暢，乃將部分文獻引註置於腳註供讀者查考，正文則省略內文引註。

<sup>12</sup> 2008年是自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後，金融景氣寒冬再現的一年，自年初的石油價格上漲危機，到美國次級房貸拖垮華爾街金融股市，歐洲各國破產等經濟衰退的結果，讓大家開始重新檢視環保、經濟、社會與人類生活的問題。

<sup>13</sup> 老子（周）。《道德經·十九章》。香港：中華書局，2003年。

<sup>14</sup> 老子（周）。《道德經·九章》。香港：中華書局，2003年。

<sup>15</sup> 老子（周）。《道德經·四十四章》。香港：中華書局，2003年。

<sup>16</sup> 莊子（周）。《莊子·齊物論》。臺北縣：立緒，2000年。

到「某種程度」。(倪婉君等譯，2000：18)<sup>17</sup>

人類過度崇尚現代科技與追求物質面像的知識，遺忘自然與心靈的珍貴，同於梭羅所在意的，唯有自我設限、自我節制、知所侷限，才是賦予生命、保護生命的動力。由此可知，梭羅在《湖濱散記》中的先知洞見，也在在啟示了以人為核心的終極關懷，重構新經濟生活觀念。

## 二、小公雞的長鳴喚醒——走自己的路 (On oneself way)

梭羅(1854/1950：65)在《湖濱散記》的封面扉頁題下：「我並不打算寫一首謳歌沮喪的頌詞，卻要像黎明的公雞站在雞棚上引頸長鳴，冀圖喚醒我的鄰人」。<sup>18</sup>從他的信念及經驗出發，以超然獨立的隱者之姿，運用文字的比喻諷刺，回應他的鄰人（或社會）。但是梭羅也明白的指出，《湖濱散記》裡的生活經驗並不適用於每個人，他從不想讓每個人都走一樣的路：

我並不想要任何人採用採用『我的』(my)生活方式；因為在他還沒搞清楚我的生活是什麼樣子的時候，我可能又變了，又給自己找了另一種生活方式；再說，我希望世界上能有多少不同的人就有多少；我希望每個人都能非常小心的去發現並遵循『他自己』(his own way)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他父親的、或他母親的，或他鄰居的。(Thoreau, 1854/1950: 54；孟祥森譯，1993：71)

---

<sup>17</sup> 原文出自《少即是多》(*less is more*)一書之序；另也在《小即是美》(*small is beautiful*) (李華夏譯，2000)的封底題詞中出現。

<sup>18</sup> 本句是梭羅引用〈我住哪裡，靠什麼維生〉(Where I Lived and What I Lived For)一章裡的一句話作為題詞，可惜在後來很多的版本上均被刪除(陳長房，1991)。

我想之於教育也是如此，教育的涵義是「教人成人」。<sup>19</sup> 每個人都獨一無二的個體，就算是同一家庭出生的雙胞胎，也有著不同的個性與特色。中國至聖先師孔子主張「因材施教」<sup>20</sup>，教育應該隨著受教者的不同而改變其方式與目的，而在縱觀今日教育的發展過程，卻見著教育與學習的侷限性，反讓受教者去適應僵化的教育體制，固化了人可能存在的潛能與發展。教育的開放性，學習的多元性，從《湖濱散記》所提出的「非凡學校」中可以讓我們重新去檢視並尋找，喚醒我們對教育、對學習的更多想像。

### 三、心靈的復甦新生—啟發自我教育

《湖濱散記》從梭羅於春天到湖畔居住開始，整部書歷經春、夏、秋、冬，四季的變化輪替，最後回到生命甦生的春天，完整了自然季節循環的週期。以春天萬物復甦的概念，強調生命新生的可能性，心靈覺醒的重要性。研究梭羅的著名學者沃爾特·哈定（Walter B. Harding）也曾說：「很重要的一點：《湖濱散記》的重大主題之一就是復甦（awaken）」（引自朱炎，1975：58）。不論是在萬象從沈睡中甦醒、生機萌芽之時，「從風雪與冬天轉變為寧靜與溫和，從沈鬱與懶惰轉變為明亮與活躍」（Thoreau, 1854/1950: 237）之際，或是每一天開始的「早晨」，對梭羅以及其他美國浪漫作家而言，生死循環正代表

---

<sup>19</sup> 此引用台灣教育家賈馥茗（1997：261）之教育觀點：教育的真諦在於「教人成人」。涵義在於教人之「人」字指自然人；成人之「人」字為文化人。教育乃在將自然人教導成文化人。

<sup>20</sup> 參見程頤（宋）。《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一九》。北京市：中華書局，2004年。



了人生成長的特質 (Adams, 1952; 引自陳長房, 1991), 梭羅以預言先知的姿態提出警示, 並在生活可能性中象徵一種英雄時代的再現, 脫離冬眠狀態, 讓自己清醒, 提升生命的無限期待:

我想到, 可能因為同樣的原因, 我們人目前還留在低而原始的狀態; 如果他們感覺得到春天的激發, 他們就必然會進入一種更高、更輕盈的生活境界。

(Thoreau, 1854/1950: 31; 孟祥森譯, 1993: 41)

若以人所接受教育的情況來看, 現代教育體制多以階段性劃分, 自幼稚園、國小、國中、高中、大學到研究所等。每個階段的學習都是被安排好的, 去到固定的學習機構學習某些事務, 然而離開了學校, 沒有了安排好的學習進度, 往往人們就像進入學習的冬天, 讓心靈頭腦開始沈睡, 讓平庸繁瑣的工作佔據了大部分的時間, 甘願勞動疲困的過完一生。但梭羅認為因為如此的逃避生活, 人類才這般的沈睡, 「大部分人, 僅僅由於無知與錯誤, 也仍舊是這般的被造作來的顧慮與多餘的操勞弄得心困體乏, 以致於無法攀摘生活中比較美好的果實」(Thoreau, 1854/1950: 3; 孟祥森譯, 1993: 6), 因此該時候從冬眠中覺醒了。對經驗及知識的探索與學習是時時刻刻發生的, 梭羅來到華爾騰湖畔, 進行他所謂的生活「實驗」, 自立更生的築小屋、種豆、除草, 和森林裡的動植物、來拜訪他的人們和湖泊本身相互交流與感應, 就算別人看來是毫無生產性的空靈冥想或悠閒散步, 只有梭羅自己能夠體會在此生活中獲取的經驗幫助其自我成長的意義。

人作為一個會「提問」的動物, 本身即是「成為問題」的存在 (Das in Frage und in die Frage gestellte Wesen) (Derbolav, 1987; 引自馮朝

霖，2000)。因為人有主體意識 (Subjectsbewusstsein) 的存在，但非固定不變的，從人的主體未確定性出發，更顯示出教育與學習的可能性及必要性，同時指涉到「人的自我完成性」，即蒙特梭利 (Maria Montessori, 1870-1953) 所謂「創造他自己的自己的人格」(引自馮朝霖，2000)。除了教育幫助自我完成實現了個體獨特性的彰顯，每個個體也都應該有一套自我教育的學習機制，正如嘉達美 (2001:1) 所言：「教育是一種自我教育」，人類有的無限可能之意義，不應被外在的物質塵網所束縛，被世俗的喧嘩聲所困惑，梭羅從《湖濱散記》的生活實驗中，告訴我們學習動力的根源即來自個人的自發性。

#### 四、人人心中都有一座華爾騰湖

日本 1994 年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在其作品《孩子為什麼要上學》<sup>21</sup> 中討論到，「孩子為什麼要上學？」，書中的大江在邁入老年又回到學校之際，在時常的沈思中領悟到：我們的學習是要替死去的小孩活下去，為了替代那些死去的孩子活下去，我們大家都繼承了同樣的語言在說話。學校對大江來說，是一個連結與互動的場所，連結的是過去人們的知識與經驗，並且和家人以外的同時代人相互交流活動。與其強調學校這樣的空間概念，或許我們能夠開發學習場域的更多可能與想像，擴展經驗與世界的內在連結，進一步的瞭解自己。《湖濱散記》中，梭羅描述他在華爾騰湖畔的一切生活，那是一種生活實驗，也是一種生活學習，在大自然日月星辰的洗禮下，有

---

<sup>21</sup> 原文名為《自分の木の下で》，中譯本書名為《孩子為什麼要上學？》，2002 年，時報文化出版，陳保朱譯。

靜謐湖泊的陪伴，飛禽走獸來當密友，他的工作、謀生、閱讀、沈思、接待訪客、探訪鄰人等活動，都成為人生經驗中的學習，整座華爾騰湖就是他的學習場所。他體現了學習有更自由的場域選擇與創造，開啟現代學校教育中，學生、老師、環境甚至社區間的多方對話與交流。

伊萬·伊利奇 (Ivan Illich, 1926-2002) 在《非學校化社會》(Deschooling Society) 中，以社會學的觀點批判學校制度，但是他所反對的並不是學校作為一個學習的機構，而是指在如此僵化的社會制度下所形成的學校制度，因此他說：「應當成為非學校化的，不光是社會的各種制度，而還有社會的精神」(Illich, 1971: xix)。對「學校化社會的非學校化 (deschooling of a schooled society)」是他所提出的重要論點，打破看似公平的教育制度假象，瓦解文憑至上、有計畫教學才能學好的錯覺迷思，1970 年伊利奇在本書的導論中即點出：

我們必須將目前對於各種新型學校的探索，轉變為對那些在制度上與學校截然相背的教育渠道的探索，及探索能夠增加每個人的機遇的各種教育網絡 (educational webs)，這種機遇使人生的每一個階段都成為學習、共享及互助的階段。(吳康寧譯，1994：2)

所謂另類的教育渠道及教育網絡探索，梭羅已在《湖濱散記》中做了最好的示範實驗。人們被自己所侷限，也將學習劃分出區域，生活化的學習能夠融入經驗連結，在學校裡的學習難道不也可以是出於自然的生活嗎？處在過於制式化的日常生活與習慣，價值標準和世俗眼光之下，成人的世故與小心翼翼，往往讓以遊戲為生活的孩子失去了接觸世界的機會，其真正的生活法則及其相互關係卻已無法分辨。

每個人心中應該都有一座屬於自己的華爾騰湖，都有屬於自己的一種學習場境與模式，以《湖濱散記》作為「離境」(departure)的起點，開展現代學校教育的多元面貌。

基於前述動機說明之體察，本研究亦欲嘗試將文學作品作為教育文本之初探。好的文學作品不只故事扣人心弦、文筆細膩深刻，更多透露出作者本身所關注的問題意識以及其含蘊的深層思想，等待知音深掘與迴響。美國教育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曾在其「教育學第一堂課用之講義」中說道：

文學是作為背景生活之鑰或是一種闡述的方法，值得接受一切讚美。它是包含在(社會)經驗中價值意識的紀錄，那是一個經驗中充滿意義的時代，而這個「意義」突破了束縛它的外在形式，人們於是可看到他們的經驗中有一種超越目前現狀的價值。(黃馨慧譯，1999：95)

可見得好的文學作品是人類經驗的價值記錄，並且必定充滿意義，也因為有著時代背景的價值與意義，更值得後人一再的深入探究。以德國文學家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 1877-1962)<sup>22</sup>為例，其流傳於世的動人作品《徬徨少年時》(Demian)、《流浪者之歌》

---

<sup>22</sup> 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或譯赫爾曼·黑塞，1877年7月2日-1962年8月9日)德國作家。1923年46歲入瑞士籍。1946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愛好音樂與繪畫，是一位漂泊、孤獨、隱逸的詩人。赫塞的詩有很多充滿了浪漫氣息，從他的最初詩集《浪漫之歌》的書名，也可以看出他深受德國浪漫主義詩人的影響，以致後來被人稱為「德國浪漫派最後的一個騎士」。主要作品有《彼得·卡門青特》(Peter Camenzind)、《荒原狼》(Der Steppenwolf)、《東方之行》(Die Morgenlandfahrt)、《玻璃球遊戲》(Das Glasperlenspiel)等。2008年12月16日，取自 <http://0rz.tw/iq6rT>

(Siddhartha)、《玻璃珠的遊戲》(Das Glasperlenspiel)等，都真實的反映了當時代的社會現況背景，或者在小說中表達他所嚮往的生命理想，他所思考的哲學辯論，卻也含有教育層面的意義，是十分值得作為哲學研究文本來深耕的。而在台灣，《湖濱散記》多被視為文學作品來欣賞，品味書中清新透明、質樸動人的洗鍊文筆，梭羅也一向被推崇為自然主義、田園風格的作家代表，然而卻少有人看到《湖濱散記》中所隱涵的教育思想閃爍著光芒，以此作相關教育論述，因此本研究也將初淺嘗試將文學作品作為教育文本，以哲學思考精鍊出其教育蘊義。

## 貳、研究目的

綜觀上述所列動機與本研究之重要性，茲將本研究重要研究目的臚列如下：

- 一、追溯梭羅的生平事蹟、論著及其學術思想淵源。
- 二、探究梭羅《湖濱散記》作為教育文本之可能性，並衍繹其中教育觀點之蘊義。
- 三、評述梭羅《湖濱散記》之教育價值，俾對當前台灣教育可資借鏡之處提出建議。

##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湖濱散記》為研究文本，欲探討梭羅之教育思想內涵及《湖濱散記》之教育蘊義，故採取文本分析與概念分析以為研究進路，並依研究目的之需要交互運用，以下茲說明本研究之研究方法：

#### 一、文本分析：

意義產生的依據乃在於文本，然而根據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及後現代理論的論述，文本已不同於傳統作品，蛻變成為語言創造活動的體驗，遊走在理性和可讀性的邊緣。因此巴特認為「在作家性文本的閱讀中，讀者才是創造者」，更進而提出「作者已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 的理論，作者的權威被釋放，並使讀者在與文本之相遇（encounter）之中，以其文化脈絡及內在思想去創造讀者自己的意義（引自高雲換、黃怡茵、黃薇蓉，2003）。故而本研究將主以梭羅《湖濱散記》作為教育文本之探究，輔以梭羅其他著作和二手相關文獻資料，除呈現梭羅作品中的內部動機與理念，並將外延社會與文化結構中，作以整全之審視，研究者也將以讀者身份詮釋與《湖濱散記》的相遇，交織出閱讀的創造性。

#### 二、概念分析：

觀念分析學派之赫斯特 (P. H. Hirst, 1998) 曾為教育哲學分析方法提出四個步驟，分別為「澄清意義」(meaning)、「提出理由」(justification)、「揭示假設」(presupposition)、「指引實踐」(pactice)。作為一種分析活動，哲學研究必需先將曖昧的概念、語言、問題等做出釐清，辨其名、析其義，立穩基礎，而後經由反覆辯證，價值方能獲得確認，再提出假設之反省，使知識的合理性有根據，最後運用整合及批判能力將問題從瞭解導向處理，尋求行動，不只是空中樓閣的漫談，而是具體實踐的展現。因此，研究者將針對《湖濱散記》中之重要概念做相關論述與分析探討，其後再進行教育意涵之詮釋與闡發，並從中提煉能給當前台灣教育實務參考的建議。

## 貳、研究步驟

根據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的設計，本論文預定採取的研究步驟如下：

### 一、蒐集文獻

以《湖濱散記》一書為研究中心文本，利用各單位圖書館、資料庫 (ERIC、EBSCOhost、Cambridge Companions Online(CCO)、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等)、國內外學術網站，蒐集梭羅歷年著作與相關文獻，以及國內外學者對梭羅思想及其著作的評述與分析。

### 二、充實理論基礎，掌握關鍵概念

精讀《湖濱散記》全書，以此作為重點文本，並閱覽梭羅生平時代背景與思想內涵，幫助理解梭羅於《湖濱散記》中所表達之想法，挑選出教育相關之關鍵概念，再進一步針對其他論著或國內外學者所做之文本評述與思想闡發做出析論。

### 三、根據相關文獻，形塑研究架構與內涵

一面深入國內外文獻閱讀，也一面將《湖濱散記》不斷咀嚼消化，在定期與指導教授討論之下，增進理解和詮釋程度，待研究者對關鍵概念有所掌握，將與指導教授、口試委員及同儕的討論下，形塑初步研究架構，並在深化理解之下擴充其理論肢肉，由於對文本熟悉度越深、思想內涵越明晰，研究架構亦可能隨之變動，以期展現完善之架構。

### 四、撰寫論文

綜合閱讀、分析、整理《湖濱散記》與其相關文獻，先就梭羅之生平、時代背景、思想淵源做一完整簡要之介紹，再根據深慮之研究架構，嘗試詮釋梭羅《湖濱散記》中之哲學思想並將現今教育實務與之連結，希能有所啟示。



###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 壹、研究範圍

研究梭羅可從他為數不少的著作、詩、遊記、演講詞、散文、書信，以及日記中探得他一貫的為人風格和畢生所追奉的信念。而本研究探討之焦點乃以象徵梭羅思想精華之代表作《湖濱散記》做為核心，輔以梭羅其他著作與文章<sup>23</sup>，再配合相關研究文獻延伸閱讀，冀以勾勒出梭羅哲學思想中之理想教育圖像。

#### 貳、研究限制

##### 一、語言理解之有限性

梭羅乃美國 19 世紀中著名文學家、詩人、思想家，於作品中可見其對文字的精研巧思，構句遣詞都深具蘊義，開前人未有之境，且用典精闢活潑，隨手拈來便處處成章。研究者雖致力研讀原典，回歸原著思想，但礙於語言能力不足及文化背景不同，對原著內隱深意或典故來由的掌握有時仍感力有未逮，因此需輔以參照中文譯本幫助理解。

《湖濱散記》自 1964 年最早由「今日世界出版社」發行中文譯本，譯者乃吳明實先生。歷經幾十個年頭，《湖濱散記》成為公認的美國經典文學，各方譯本也相繼出版，而內容則大同小異。研究者所

---

<sup>23</sup> 關於《湖濱散記》與梭羅其他著作，詳見第二章第二節與第三節之介紹。

採用之主要譯本，乃由指導教授推薦，翻譯名家孟祥森先生所譯之版本，其最大特色是註解詳實，助於研究者瞭解書中修辭用典的原意與轉化意涵，再輔以參酌各版本之翻譯汲取合適之意義與概念。

## 二、思想闡述之不周全性

本研究側重於梭羅《湖濱散記》中的教育思想蘊義闡釋，故無法將梭羅之思想精華完整闡述，僅能依研究重點之實際需要提取相關文獻加以補充，如對於梭羅更深奧的超驗主義（transcendentalism）思想之介紹<sup>24</sup>，以及其所關心的美國政治問題（反美墨戰爭）、社會問題（反對蓄奴）等，做一背景說明及陳述<sup>25</sup>，對於有心探索梭羅思想的研究者，應還有更多發展之研究空間。

---

<sup>24</sup> 關於梭羅與超驗主義思想詳見第二章第一節，頁 25。

<sup>25</sup> 關於梭羅的年代背景與生平詳見第二章第一節。

## 第四節 預定之章節架構

### 壹、各章節內容安排

#### 一、第一章〈緒論〉

本章共分為四節，說明本研究之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及步驟、研究範圍和限制，以及預定章節主要內容架構。

#### 二、第二章為〈梭羅的生平及《湖濱散記》之探明〉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梭羅的生平」。描述梭羅的成長背景與重大經歷，由此瞭解梭羅之生命歷程對其哲學思想發展的影響。

第二節「梭羅的著作介紹」。析論梭羅重要著作之內涵及觀點。梭羅的哲學思想展現在其眾多的文學作品與日常生活記錄之中，所以說他不只是個文學家，更是個哲學家，因此藉由梳理梭羅之著作，冀求理解梭羅一生對於追求人類崇高價值之思想精髓。

第三節「《湖濱散記》之內涵與評價」。闡述梭羅《湖濱散記》之重要內涵，分析其文體結構、修辭並探討書中之精神意涵，以期領略《湖濱散記》之完整意象，並對後人給予之評價與定位作一瞭解，幫助擴大視野來洞悉其書。

第四節「梭羅及《湖濱散記》之相關研究」。統整國內外對於梭羅以及《湖濱散記》之相關專論與研究，分就不同領域和範疇作概略

介紹，並特別針對台灣與教育方面的梭羅相關研究進行分析，藉以發現目前台灣相關梭羅研究之遺缺，開拓本研究的價值定位，並提供後人研究的發展方向。

### 三、第三章〈梭羅《湖濱散記》之核心概念論述〉

闡述梭羅在《湖濱散記》中之語言概念在閱讀中的重要地位與影響，並揀選自《湖濱散記》之生活、智識、與自我面向的核心概念，回歸原典解析，深入檢視概念原意，闡釋其內涵與意義，力圖透過梭羅的語言策略適當掌握梭羅書中思想及概念之豐富意涵，進而醞釀更寬廣之教育蘊義。

### 四、第四章〈《湖濱散記》的教育蘊義〉

延伸《湖濱散記》核心概念之意涵及其教育蘊義，與教育相關論述作連結，並呼應另類教育之理念進行深度省思，冀期《湖濱散記》核心概念之教育蘊義對另類教育實踐有所啟發。

### 五、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旨在綜論整篇研究心得與結果，回應研究目的，提出研究結論，並由此對台灣教育現況以及後續相關研究可行之方向提供參考與建議。

## 貳、研究架構

本研究章節架構如下頁圖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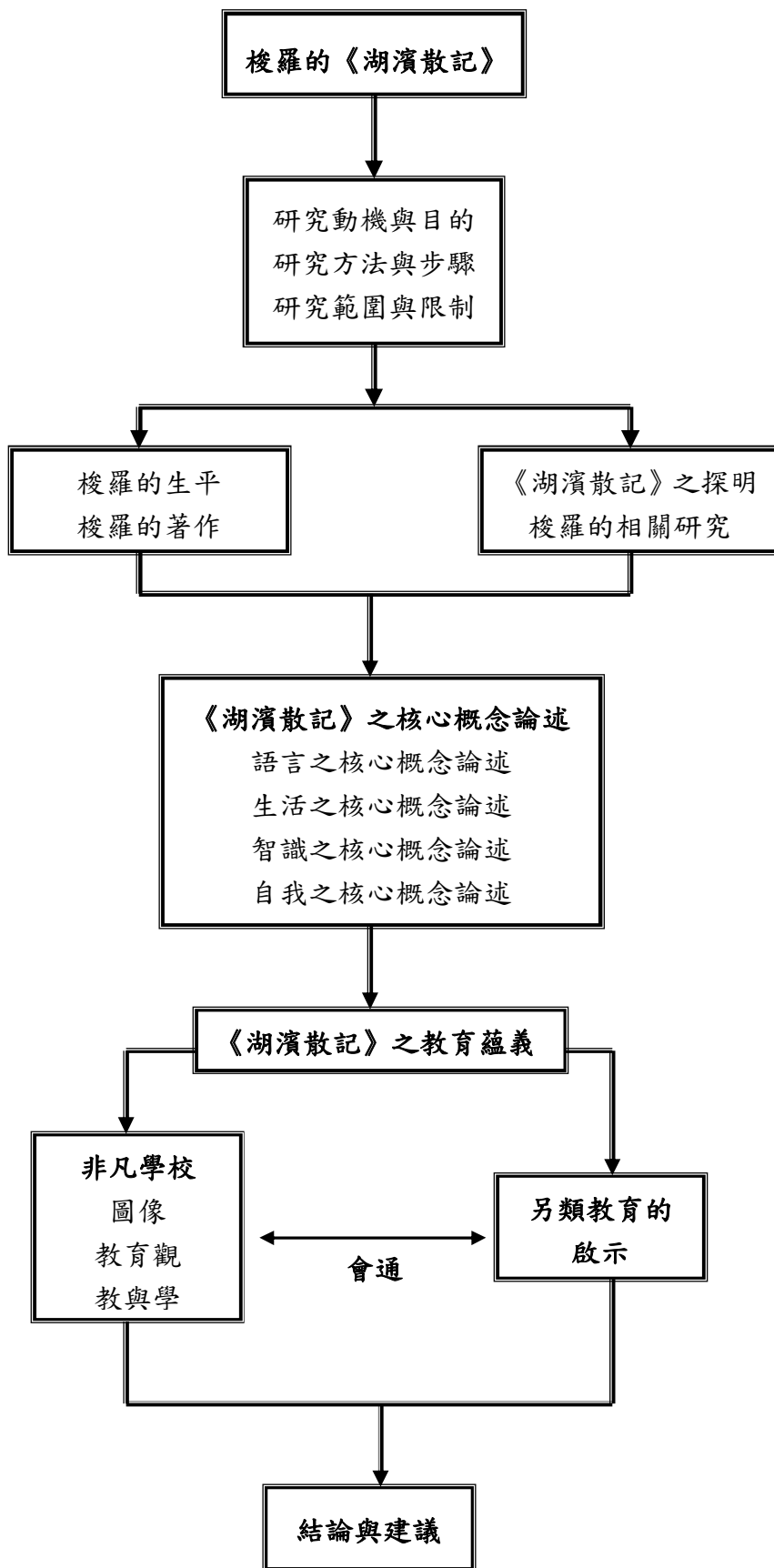


圖 1 研究架構圖

## 第二章 梭羅的生平及《湖濱散記》之探明

### 第一節 梭羅的生平

我來到世間，並非要改善這個世界，使其成爲一個理想的生活環境。我之所以來只是要生活在其中，不論這個世界是好，是壞。

--Thoreau, 1854；引自楚卿譯，1977：96

#### 壹、徜徉自然的童年

梭羅於西元 1817 年 7 月 12 日出生於美國麻薩諸塞州 (Massachusetts) 的康考特鎮 (Concord)<sup>26</sup>，他生在祖母農莊的房舍裡，他的祖先有著法國和蘇格蘭的血統。

梭羅的父親是個平靜而緘默的人，然而事業運一直不佳，幼年梭羅家過的並不安定，他父親曾經嘗試過好幾種行業，幫過岳母耕地、經營商店、設立學校、當推銷員等，但都一直未能成功。直到 1823 年，梭羅六歲時，他開始從事鉛筆製造業，終於小有成就。梭羅家人彼此間的感情十分親密，母親是個活潑且終年勞碌而仁慈善良的人。家裡還有一位姊姊海倫 (Helen) 及一位哥哥約翰 (John)，後來又添了一個小妹妹蘇菲亞 (Sophia)，蘇菲亞比梭羅小兩歲，他們有共同的

<sup>26</sup> 當年的康考特只是個約兩千人的小鎮，是典型的新英格蘭小鎮，也是美國革命戰爭的發源地，更有許多美國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皆在此生活，如梭羅、愛默生、奧爾珂特 (Bronson Alcott，《小婦人》(Little women) 作者之父)、霍桑 (Nathaniel Hawthorne)、詩人千寧 (Willam Ellery Channing) 等人。

嗜好，熱愛大自然，喜歡散步、划船，而在梭羅死後，也是由妹妹替他整理手稿並且出版。

梭羅的童年生活跟新英格蘭村落裡大多數的男孩並無兩樣：喜歡到河邊釣魚、在草原牧牛、赤腳奔跑等活動之外，他也曾狩獵，不過後來就放棄了這種活動。梭羅頗具幽默感且個性也很隨和，不過他仍是個嚴肅的孩子。他從小喜歡讀書寫字，在十歲的時候寫成了第一篇散文「四季」，是他描述大自然的開始。不過當時沒有人因此認為他將來會是個偉大的作家。

## 貳、待灌溉的思想種籽

中學畢業後，梭羅就讀康考特學院（Concord Academy），為將來進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做準備，除了正常的戶外活動，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讀書，他在康考特學院學習拉丁文、希臘文、法文以及音樂和舞蹈。

梭羅在十六歲的時候就完成了所有大學的預備課程，但家中因經濟問題，一直籌措不出學費讓他到哈佛唸書。後來有姊姊及幾位姨媽的資助，以及哈佛提供優秀學生的獎學金，讓他終於在1833年9月1日進入哈佛就讀。這是他一生中真正展開讀書生活的開端，在此中啟迪了他的見識與思想。

有關梭羅的學校生活，傳聞他在哈佛的人際關係並不佳，和班上大多數同學都不來往，也不關心旁人，和同學似乎有所隔閡。他的目的只是求學，對於哈佛當時的文學圈和社團毫不感興趣，經常獨自在



圖書館裡。但是朱立民（1963）教授則在其研究中指出，事實上梭羅在學校的生活相當正常，與同學交往十分頻繁。他是喜歡往圖書館跑，在那段期間，他遍覽群籍，包括維吉爾（Virgil）<sup>27</sup>、西塞羅（Cicero）<sup>28</sup>、賀端斯（Horace）<sup>29</sup>、德馬西尼斯（Demosthens）<sup>30</sup>、辛尼卡（Ceneca）<sup>31</sup>、尤里庇底斯（Euripides）<sup>32</sup>、荷馬（Homer）<sup>33</sup>等。這些名書與他所學的修辭學均對他之後的創作有著深遠的影響。

在梭羅四年的哈佛生涯中，曾經兩度請了長假，一是因經濟方面困難，為了籌措學費，他在1835年辦理休學，到了麻州坎東（Canton）鎮擔任六個星期的教職；二則在1836年春天，因為家族性遺傳的肺病，導致身體健康狀況不佳，才因病辭去教職回家療養。直到1836年夏末，梭羅才回到哈佛繼續學業，回復他習慣獨來獨往的讀書生活，並在1837年8月16日畢業。

哈佛的學習究竟對造就未來的學者梭羅有多大貢獻？其實很難下定論，但是無庸置疑的，在哈佛的期間，梭羅接觸到許多他在康考特鎮無法見到的作家和書籍。其中包括最吸引他，及此後影響他最深遠的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sup>34</sup>和他的《自然》

---

<sup>27</sup> 西元前 70~19 年，羅馬詩人。

<sup>28</sup> 西元前 106~43 年，羅馬著名演說家、雄辯家、政治家

<sup>29</sup> 西元前 65~8 年，偉大的羅馬抒情詩人。

<sup>30</sup> 西元前 218~322 年，希臘雄辯家。

<sup>31</sup> 西元前 4~西元 65 年的，羅馬的哲人。

<sup>32</sup> 西元前 480~406 年，希臘劇作家。

<sup>33</sup> 西元前 9~8 世紀，古希臘遊吟詩人。

<sup>34</sup> 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 W. Emerson, 1803-1882），生於波士頓，美國思想家、文學家，確立美國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被稱為「美國的孔子」、「美國文明之父」。資料來源 2008 年 12 月 16 日，取自 <http://Orz.tw/cc5f6>。愛默生也是超驗主義的倡導者，後與梭羅相交，有著亦師亦友的情誼。梭羅與愛默生的關係可參見第二章，第一節，頁 24。

(*Nature*) 一書，啟蒙了他追求真理的純樸心靈。

### 參、投身理想的教育工作

畢業後的梭羅找工作過程並不順利，他回到家鄉康考特鎮，原本已預備當個教師，也具備了教學經驗（在哈佛的短暫休學打工），因此他申請進入康考特公立小學任教，但是只教了幾個禮拜就離開了，原因是他反對體罰，跟學校規定與當時標準相左。梭羅對於「教育」頗有特別的見解，十分具有現代教育意義的觀點，例如反對體罰，提倡道德感化來管理學生紀律外，認為一般教科書理論味太重，強調學習更應該親自去體驗，比坐著聽更 useful。這番想法並不為當時的教育當局與社會大眾所接受，人們認為他反傳統價值觀錯誤，梭羅乃辭去了教職。

辭職後，他協助父親從事鉛筆製造業，但並未對教育失去信心。他陸續申請了緬因州 (Maine) 與維吉尼亞州 (Virginia) 的學校，但都沒有成功。此時美國正面臨嚴重的經濟蕭條，人事凍結，1836 年，梭羅進入一所私立學校任教，不久後決定與哥哥約翰合辦試驗性質的私立學校，除了本地申請入學的學生之外，更有許多其他城鎮遠道而來的學生，因為當時該地區的高層人士普遍對公立學校不信任，紛紛爭相進入該校就讀。梭羅把他的教育理念完完全全的應用到學校之中，課程中常領帶學生到戶外踏青、遊河、採花等接觸大自然之活動，也趁機傳授學生生活知識。學校裡沒有任何限制與約束，實現「教育即生活」的理想。他將心力全副放在學校裡，但是學校的收入極其微

薄，並無法完全滿足梭羅的經濟需要。到了1841年初，約翰生病了，身體急遽惡化，梭羅只能獨自支撐學校工作，但也只維持了相當短暫的時間，梭羅在無法肩負全部重擔之下，學校也被迫解散停擺。

然而對梭羅來說，這未嘗不是件好事，梭羅經常覺得學校工作佔去他太多時間，且過於繁重，影響他到康考特四郊觀察自然的計畫。結束工作後至少他能好好經營寫作的活動。

#### 肆、愛默生的亦師亦友之情

梭羅在學校停辦後便失去了唯一的經濟收入，生活頓時陷入困境，想要專心寫作賴以維生，也暫時成了非分之想，幸而他的好友愛默生在他遭遇窘境之時，願意伸出援手的幫助他。

愛默生與梭羅相差十四歲，但兩人相知相惜的情誼，卻不因年紀而有隔閡。梭羅自哈佛求學時期便閱覽愛默生的《自然》一書，便深受其感動與影響，哈佛畢業之後，梭羅曾經為了聽愛默生的演講，而自康考特步行二十哩路到波士頓，聽完之後又步行返家。受愛默生鼓勵，梭羅開始書寫日記，並在1840年代初期，自日記中節錄文章和詩篇投稿《日晷季刊》(*The Dial*)和其他期刊。

1835年，愛默生移居康考特鎮，但特立獨行的梭羅並未主動想去拜訪，經過中間人的牽線<sup>35</sup>，梭羅終於與愛默生會面了。愛默生十分激賞這位年輕人，他曾在1838年2月11日的日記中稱讚梭羅：「我

---

<sup>35</sup> 梭羅寫的日記經常由家人傳閱，梭羅的姊姊海倫尤其喜歡讀。一天，一位曾寄居梭羅家的女士露西·布朗太太來探訪海倫，談起愛默生的演說內容，與梭羅日記中有類似論點，正巧布朗太太是愛默生妻子莉迪安(Lidian Jackson)的姊姊，於是便由布朗太太居中牽線，引介梭羅給愛默生。

很喜歡這位年輕朋友，他的心靈自由而獨立，是我所見過最優秀的人」。<sup>36</sup>對愛默生來說，梭羅就像是完成他理想觀念的實踐者，他詳細的記載大自然，愛好大自然的熱情，讓愛默生極為喜悅。梭羅也認為能和當代著名的文學家、評論家、哲學家交往，從中汲取新思想與新識見，讓他的人生更豐富且深刻。

1841年，梭羅結束教育工作後，愛默生便請他到家裡幫忙雜務（handyman），因為愛默生經常出去演講，家裡經常無人照料，他希望家裡有個可靠的人替他照應門戶、管理家產。這對梭羅來說也是份極適合的工作，一天無須花費太多時間，他仍可以從事他喜歡的遊河散步或林間漫遊。

居住愛默生家的期間，梭羅也更有閒暇寫作，並可以進入愛默生的圖書館，接觸到各式各類的書籍，其中他被有關印度哲學的書深深吸引，影響的觀念更表現在他之後的文章中。<sup>37</sup>與愛默生同住除了拓展梭羅的心靈領域外，也擴大了梭羅的社交圈，愛默生和一些志趣相投的知識份子創立了「超驗俱樂部」（The Transcendental Club），經常在家中舉行聚會，互相討論、激盪新思想，梭羅也因而受其啟發及影響。

梭羅與愛默生的關係亦師亦友，十分密切。愛默生提升後進不遺餘力，他對梭羅的欣賞之情溢於言表，他們在思想與理念上相互影響，在生活上彼此協助，儘管之後兩人在個性的相處上有所衝突，但是他們之間緊密的情感與思想關連卻不因此消失。

---

<sup>36</sup> 參見梁實秋（主編）（1982）。**梭羅**。台北市：名人。頁18。

<sup>37</sup> 參見Thoreau, H. D. (1950). *Walden and Other Writings*. NY: Modern Library. p.2, p.248.

## 伍、超驗<sup>38</sup>主義與梭羅

梭羅受愛默生影響最大之處，即在於他接受了愛默生的超驗主義思想，並將其真實地實踐在自己的生活之中，因此超驗主義成為梭羅哲學思想的重要根源，不僅是他一生信仰的理念，同時在梭羅的文學作品與生活日記之中也能看見其思想徹底的發揮及展現。探究梭羅的超驗主義思想，更能深刻理解梭羅寫作《湖濱散記》之中心思想的底蘊。

超驗主義是美國 1830 年代所興起的哲學與文學運動，因起源於美國新英格蘭地區，又稱為「新英格蘭超驗主義」，或者是「美國文藝復興」，經過不斷發展遂成為美國思想史上重要的思想解放運動，以愛默生與後起之秀—梭羅作為代表人物。其重要影響在於激發美國民族精神的完善發展，並使美國精神與文化能夠脫離歐洲大陸母體而創生出自我價值的獨特面貌。

愛默生乃超驗主義之創始人，他的理論與美國傳統宗教對立，反駁單一神教以及其哲學基礎的經驗論，同時受德國唯心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影響，主張一種理想的精神實體存在，能夠超越於經驗與科學之外，並以直覺加以把握，因此也特別強調人與上帝之間擁有直接交流

---

<sup>38</sup> 關於超驗的說法，依康德的先驗論之說：人的認識能力，必伴隨著種種不同的經驗，經驗的累積是知識的基石。又經驗的方式包括閱讀與現實體驗，但對於所經驗的狀態又分為三種：後驗、先驗、超驗。「後驗」就是必須體驗後才知道的，例如杯子裡的水熱不熱。「超驗」則是指超出體驗之外的，一般人無法共同體驗到以形成普遍共通經驗，如神、鬼的存在或夢境。而「先驗」是先於經驗就能知道的，如邏輯或一般已經驗過後的知識常識，如數學定律  $1+1=2$ ，或者人都會死的常識。

的力量，以及人性中所具有的神性。強調人性的解放，且提高人的地位，使人的獨立與自由成為可能。此一觀點在梭羅的《湖濱散記》中能夠明顯感受，他對人性的向上力量有著無限的希望，認為人在自由中所應享有崇高的獨立精神更無法為任何事物所抹滅，相信自己就能走出自己的路，人類的新生就如春天與清晨一般，期待溫暖與陽光的降臨。

此外，超驗主義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其擁有烏托邦式理想色彩的社會目標，係為建立道德完滿、真正民主自由的社會，因此可見梭羅積極的對於當時美國所發生的黑奴制度、美墨戰爭等政治議題表達關切，並在其著名的《非暴力反抗》一文中抒發其不滿與其公民不服從之主張，此種追求美滿社會的批判精神，也成為美國文化中的重要遺產。

梭羅所展現的超驗主義思想，諸如熱愛自然，尊崇個性，號召行動和創造，反對權威和教條等，都具有人生哲學之蘊含，不論對人或社會都極具啟發性；且不若愛默生較為嚴肅的說教式散文或演講，梭羅以他獨特的寫作風格，將其思想融入生活，使之與人理解與親近，因而超驗主義之影響力也愈加擴大。

梭羅與愛默生的超驗主義思想論點極為相近，探其思想本質，均在於強調個人的獨立自主。然而，若將梭羅與愛默生做一比較，仍可發現其在生活態度上明顯之不同：同樣作為超驗主義者，或者可以說，愛默生重在超驗的哲學思想，梭羅則是身體力行的超驗主義實踐家。

## 陸、湖濱生活

在協助愛默生家中工作之時，梭羅並未忘記其隱居的夢想。1844年秋，愛默生在華爾騰湖濱買下一塊林地，距離康考特兩哩路。在梭羅與愛默生協調過後，1845年春，梭羅就搬到華爾騰湖畔的林地，開始了他的湖濱生活。他在日記中這樣寫著：

我希望能發覺生命的真相，上帝意欲顯示給我們的真實現象，因此我來到此地。生命！誰知道它究竟是什麼？它究竟去做些什麼？或許我到此地發掘生命的真相並非正確之舉，但我相信若依我過去的生活方式，我絕對無法達到目的。現在，我們就來看看究竟什麼是生命的真相！<sup>39</sup>

梭羅在華爾騰湖畔胼手胝足過生活，獨力建造他的小屋，所有的家具、生活用品，都是他一手打造，總共花費了二十八元一角二分半——這也是他精細算出的數字。他在華爾騰湖畔居住了二年又兩個月，雖然他獨居此地，但並非完全隱居。經常會有來探視他的家人、朋友，他自己也會心血來潮回到康考特與人聊天，他與鄰人的距離是互相看得到的。他像是跨站在自然與社會的邊界上，一腳是他熟悉的城鎮，一腳則是他親愛的田野，他可以隨心所欲的進出任何一邊。

他在湖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寫作著書。他整理他的舊日記，把他和哥哥約翰在1839年夏末兩個禮拜的旅行紀錄<sup>40</sup>，寫成《康考特河及

---

<sup>39</sup> 引自梁實秋（主編）（1982）。梭羅。台北市：名人。頁48。

<sup>40</sup> 在1839年夏末梭羅和約翰利用暑假期間，到鄰近新罕布什爾州（New Hampshire）的白山（White Mountain）去遠足，沿著康考特河（Concord River）北上馬利麥克河（Merrimack），然後爬上白山。對這次生動的二週旅行壯舉，梭羅一直很想把它寫下來，可是總是找有空閒。三年後（1842）約翰去世，更讓梭羅決心要完成此書來紀念亡兄。

馬利麥克河一週遊》(*A Week on the Concord River and Merrimack River*，或名《河上一週》)。當時這本書的發行，被描述為「一項完全的失敗」<sup>41</sup>，慘澹的發行情況導致後來梭羅的第二本書《湖濱散記》問世時，出版商們紛紛卻步。

湖邊生活，是梭羅孕育思想的精華期，在他所進行的生活實驗中，實現了簡樸的人生哲學，並闡述人類精神的發展。從他的性格來看，或許有點反社會，但他絕不是個厭世者，也不以隱士自居。在兩年的獨居生活中，他至少完成了兩部作品。後來，因愛默生要到英國演講旅行，再度請他代為照顧家庭及瑣事，並且他也想能夠嘗試分享不同的生活方式，故而在 1847 年 9 月離開了華爾騰湖。

## 柒、對政治的更高期許

康考特鎮除了是美國革命戰爭的發源地，在當時也一直是反奴隸運動的重鎮，梭羅的家庭和鄰居都非常關心如何解放黑奴，自小即在此種反對黑奴制度環境下薰陶成長的梭羅，亦有十分堅定的信念，並相信改革要徹底從內部做起。梭羅認為美國政府是個認同且贊助奴隸制度的政府，並且他也反對美國主動挑起爭端，欲擴張奴隸制度範圍及帝國主義式侵略的美墨戰爭，因而自 1843 年以來，梭羅便拒繳純屬政治性質的「人頭稅」，也從不投票。

1846 年 7 月的傍晚，梭羅從華爾騰湖散步至康考特鎮，準備去拿回送給鞋匠修補的鞋子。在途中遇見康考特的獄吏，獄吏立即以「尚

---

<sup>41</sup> 參見朱炎 (1975)。梭羅看人類的新生。《美國研究》，6，頁 53。



未付稅」為由將梭羅逮捕入獄。不過梭羅的牢獄體驗並無多久，隔日便有人替梭羅付清了稅款<sup>42</sup>，梭羅旋即獲得釋放，但梭羅卻為失去機會將奴隸制度是否合乎美國憲法精神訴諸公堂裁決而頗為不滿。這次經驗給了梭羅新的靈感，兩年後他寫出表達他個人政治哲學的文章〈個人與國家的關係〉(*The Relation of the Individual to the State*)，並在康考特的演講論壇公開宣讀。這篇文章曾在1849年的《美學論叢》(*Aesthetic papers*)期刊上發表，題目則改成〈抵抗政府〉(*Resistance to Civil Government*)便是後來所為人熟知的〈公民不服從義務〉(*On the Duty of Civil Disobedience*)或做〈非暴力反抗〉(*Civil Disobedience*)。

梭羅在文中強調的是原則問題，關注個人的完整獨立性，用意並非煽動群眾起而反叛。具體來說他認為個人在面臨政府壓迫時，唯一可行的對抗方式即是「消極反抗」。1900年，印度群眾運動領袖甘地(Gandhi)和美國黑人領袖馬丁(Martin Luther King)的不合作運動都是得自梭羅的思想啟發。

1860年梭羅替激進廢奴主義的約翰·布朗(John Brown)上校著文辯護。<sup>43</sup>由於美國國會在1850年通過了「逃亡奴隸處罰法」(*Fugitive Slave Law*)<sup>44</sup>，布朗組織了一個志願隊，專門幫助奴隸逃跑，也曾領導過幾次武力行動，並在巡迴東部募款以實現解放黑奴戰爭計畫時，與梭羅及愛默生等康考特的知名人士會面。梭羅為布朗深深感動，儘管他不贊成暴力，但對美國如此不人道的制度，他仍公然表示支持布朗的立場。梭羅為布朗的辯護，也是他最成功、最有力的一篇演說，

---

<sup>42</sup> 評論家一般認為是他獨身的姑媽瑪麗亞(Maria)幫他繳清了稅。

<sup>43</sup> 其文為〈為約翰·布朗上校請願〉(*A Plea for Captain John Brown*)。

<sup>44</sup> 凡幫助奴隸逃亡者均要被罰款，且任何人都可以捕捉逃亡的奴隸。

然而梭羅的反應仍只是基於他個人堅守的原則，他並不屬於任何團體或組織，也不是某個有特殊目的的團體的發言人，他遵奉的是自我良知，只為自己發聲。

## 捌、人生落幕

梭羅一生未娶<sup>45</sup>，也幾乎沒有長期離開過康考特，他曾短暫待過紐約，但最終還是回到他最親愛的故鄉。他在日記中寫下他和家鄉的密切關係：

一個人不論身為觀察家、詩人、鄰居或朋友，當他最能表現真正的自我、最能知足時，他對自己和其他人而言也最為重要。唯有此時，他的生命最緊湊，他損失的時間也最少。身邊熟悉的事物是他生命最佳的象徵和闡釋.....，詩人比任何人更能在自己的鄉土上紮根，而且最難移植他鄉。一位時時想著置身他處應比置身目前所在地為佳的人，無異是在自我放逐。如果一個人想致富而茁壯，唯有在故鄉方能達到目的。我在此地學習鄉野的語言達四十年之久，因此我比一般人更能表達自己。<sup>46</sup>

南北大戰爆發前，梭羅的身體越來越不好，1860年得了嚴重的感冒，導致肺病復發，又在旅途的路程中病況惡化，終於在1862年5

---

<sup>45</sup> 梭羅一生中唯一的戀愛是和哥哥約翰同愛上了一個女孩愛倫·西華爾（Ellen Sewall）；他是梭羅家房客親戚，在一八三九年來到康考特避暑。剛好學校放暑假，梭羅兄弟一同帶她遊歷康考特，兩兄弟在當時都愛上了她，但對彼此的心意都不知情。第二年，約翰曾到愛倫家拜訪，雖然一度訂婚，但最終仍解除了婚約。梭羅之後也向愛倫求婚，但是因為愛倫的牧師父親對梭羅超越主義的激進思想深具反感，因而拒絕了他。此後，梭羅並未有任何的戀愛對象，也終生未娶。然亦有研究指出，梭羅曾對愛默生的第二任妻子莉迪安有柏拉圖式的愛情仰慕（R. Gozzi, 1975；引自陳長房，1991：199）。

<sup>46</sup> 參見梁實秋（主編）（1982）。梭羅。台北市：名人。頁168。

月6日上午平靜地逝世，享年四十五歲<sup>47</sup>。他一直曉得自己將死，對死亡並無恐懼，回顧自己的一生也不失望。病重期間，他信奉喀爾文教派的姑媽問他是否已和上帝和好，他回答道：「我從未和祂吵過架呢！」<sup>48</sup>在喪禮中，愛默生也親自致哀悼辭，特別稱讚梭羅是美國最真實的人，「在他短暫的一生中，已耗盡世間能量。只要何處有知識、有懿德、有美好的事物，他就以該處為家」。<sup>49</sup>

## 小結

美國學者巴靈頓(Vernon L. Parrington)曾對梭羅如此詮釋：「……梭羅的首要事務似乎一直是人生本身」(引自朱炎，1975：50)。梭羅的一生始終忠於他的理想信念，以行動的實踐來完成他的想法。梭羅說他自己是個「詩人、神秘家和超越主義者」。他把能夠自在地生活自由看做最大的財富，不論世界如何，永遠認真樂觀的面對，他精彩而飽滿的思想也留給後人無限嚮往的空間。

---

<sup>47</sup> 實際是四十四歲九個月又二十四天。

<sup>48</sup> 梭羅的宗教觀念常被誤認為「非神論」或反宗教。其實他堅持「絕不認定某一宗教或哲學是比另一種更好的。我無法同情盲信者與無知者。」所以「我喜歡婆羅門、阿拉、菩薩、大主宰和上帝是一樣的。」在此可以看出梭羅混和東方和西方的宗教思想，期望將世間精神作心靈的溝通(李家祺，1981)。

<sup>49</sup> 參見梁實秋(主編)(1982)。**梭羅**。台北市：名人。頁186。

## 第二節 梭羅的著作介紹

有些書透露著自然的風格和平實的真理，不過這種書極為罕見，而且它們的表面毫不起眼。它們的觀點或許一點兒也不偉大、詞句一點兒也不華麗，而且只是閒散的家常語氣。「平實」在一本書而言是項極大的優點—只要讀者能夠忍受。「平實」近乎「美」，並是一種極高的藝術。

--Thoreau, 1961: 99

梭羅在生前其實淡泊自持，同時代的人對他的評價並不理想，多數鄰人認為他只是一個不好相處的怪傢伙（rebarbative neighbor），跟他比鄰而居的文藝評論家羅威爾（James Russell Lowell）笑他為「愛默生的仿造者」（引自朱炎，1975：49；王光林，2006：99），對他的評價並不高。他生前只出版了兩本著作和一些詩文，但是他死後作品卻不斷的再版與印刷，也曾掀起一陣狂熱。1906年「梭羅文集」正式出版，目前至少有卅五卷之多，其中還包含了全部的日記十四卷。梭羅對於自己的文章作品非常的慎重，經常文章已經發表了或出版了，他仍然不斷的思考並做更改修訂。如今梭羅在文學上的名望與地位是無法抹煞的，因為他展現圓融動人的語言、清澈純潔的勇氣，並以鞭闢入理的思想啟迪人心。

從梭羅的著作中可以發現，梭羅將他一生的哲學思想都化作具體行動，更將愛默生的超驗思想精髓發揚至生活中，其中最關心的就是「個人」，也就是自我的獨立自主性。對梭羅來說，個人是一個完

整的人，乃是具有神性的人，他必須信任本能，不受傳統拘束，讓自己從「一貫」與「順和」中解放出來，並且成為一個自由獨立的個體。其次則是「自然」，延續愛默生提出形構宇宙的論點：大自然與靈魂並為構成宇宙的兩大要件。梭羅則對自然的反思分做兩層面，一是擁抱常識意義的自然，遨遊山水森林，投身自然，經驗喜悅；另一則對非我的自然物質層面表達極力的抗拒與克制。梭羅為自我精神層面的神性耕耘，力圖藉由簡樸生活而達到外在的自由，只有外在的自由、不為物質縛束，才能幫助我們獲得內在的、道德上的自由，完成個人的精神覺醒與更新。

由於關心個人，重視人心良知，進而強調個人都有自我教育的可能，每段生命都必須認識自我、相信自我，向著永恆神性前進，再從人的領域紮根，群我關係的花與果一開出，這世界便是豐饒。<sup>50</sup>梭羅隨後開展出政治之花的思想，也都孕育在這一關心之樹上，政治思想的影響作用雖然意外，卻也成為人類追求自由平等的歷史過程中，一頁重要的紀錄。

以下列舉梭羅重要的著作與文章，並對其內涵做概略介紹：

### 壹、《康考特河及馬利麥克河一週遊》(*A Week on the Concord River and Merrimack River*)

這是梭羅的處女作，紀錄他於 1839 年和哥哥約翰的一次划船旅

---

<sup>50</sup> 本句改寫自愛默生〈歷史〉(*History*)一文中寫道：「從人心當中有許多道路通往自然裡每一事物的中心，把它歸納入人的領域。人是一束關連，一紮樹根，他的花與果便是這世界。」引自波爾泰編(1993)。*愛默生集：論文與演講錄*。北京：三聯。譯文選錄自林耀福(1977)。*文學與文化*。台北市：源成。頁 61。

行。<sup>51</sup>在他棲居湖濱時終於完稿，1849年5月出版，但是第一版一千冊，四年之內僅賣了二百本，其餘只能自己回收。梭羅在日記中寫著：「我現在有九百本的藏書，其中有七百冊是我自己寫的」。

這本書將兩週的旅行濃縮成一週，重新安排情節，描述生動而活潑，也穿插了不少子題敘述，並引用大量詩文。因為屬於遊記性質，書中也包含精簡的自然史，及重要的史地導覽，然而雖然梭羅想減少書中學術和圖書館氣味，但是仍可以發現，其中含有不少梭羅個人心得及自我的反思。

## 貳、〈非暴力反抗〉(Civil Disobedience)

此文在1848年發表，是梭羅在1846年因拒繳人頭稅而被捕入獄，之後有感所寫出的文章，也是梭羅最具影響力的文章。文中主張「並非要人培養對法律的尊敬，而更應顧及人的權利」，認為當道德律和政府的法律出現衝突時，人民應遵照自己的良心，可以採取消極作為，不服從、不合作的抵抗，因為一位好公民不僅要「服從」良法，也要不「服從」惡法（陳長房，1991：216），這是一種非暴力、非激進的抵抗。梭羅堅持「最好的政府應是無為而治的政府」，政府的權力必須得到人民的認可與接受，乃因個人的存在是先於國家的，所謂走向民主的過程，應該是「走向真正尊重個人的過程」。<sup>52</sup>此一以「個人自由」及「良心良知」作為行為最高準則的理想，直到今日的民主社會，仍深具價值與意義。

---

<sup>51</sup> 詳見第二章第一節，註40。

<sup>52</sup> 參見陳長房（1991）。*梭羅與中國*。台北市：三民。頁217。

### 參、《湖濱散記》( *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 )

《湖濱散記》是梭羅生前出版的第二部作品，也是最後一部。雖然受到《康考特河及馬利麥克河一週遊》銷售不佳的影響，本書原訂1849年出版的計畫被迫延宕，但直到1854年正式出版的這段期間，梭羅又將內容做了訂正、修飾、琢磨、擴充、分段等多次的增添刪除之調整，才成為現今得以看到文體與風格都備受讚揚與肯定的《湖濱散記》。

本書主要描述梭羅自1845年7月4日到1847年9月6日居住在華爾騰湖畔的生活經驗點滴。梭羅善用諷諭的幽默感，以公雞之姿在書中高吭，要喚醒世人沈睡的內心，並運用象徵的手法，融入四季輪替、晝夜互換的意象，強調人類心靈與精神的復興，且批評一味追求物欲生活的世俗眾生、對不公不義的社會制度所表達批判，此屬「思想」層面；另也有默察自然萬象，描繪湖光山色美景，與生活周遭一切的人、事、物的密切互動生動敘述，寓情於景，無入不自得的「自然」層面。<sup>53</sup>

### 肆、〈論麻州之蓄奴制〉( *Slavery in Massachusetts* )

此文原本是1854年發表的演講稿，是針對在波士頓被捕的黑奴且將其遣返維吉尼亞的事件提出抗議。內容大部分取自日記，文中句

---

<sup>53</sup> 《湖濱散記》一書的更多介紹與評價詳見第二章第三節。

詞有些相當激烈，並和〈非暴力反抗〉的語調及風格相當接近，且也對「逃亡奴隸處罰法」心痛至極的感到憤怒而大加撻伐。在此文中，梭羅闡釋了兩項要旨：一是提倡個人的品德修養革新；二是欲摧毀腐化人心的制度或政府。

### 伍、〈為約翰·布朗上校請願〉(*A Plea for Captain John Brown*)

這是梭羅針對布朗事件<sup>54</sup>論述的首篇文章，亦是梭羅在 1859 年 10 月發表的演講，並於 1860 年刊出文字稿。有些評論家認為此系列文章與梭羅信奉的人生原則相抵觸，但也有人把這篇辯文是為他一生中重大事件。然而，從溫德爾·葛立克 (Wendell Glick) 的研究中發現：梭羅並不認為擁護布朗與他的信念相衝突，反過來看，他卻在布朗身上找到實踐他信念的能量與方式 (引自李家祺, 1982:161)。對梭羅來說，布朗的作為的確是政治上、外在的改革，但是其中精神不也正體現了梭羅重視：喚醒醉生夢死的人們，以良心對抗政府以及以身作則的個人典範。

### 陸、〈散步〉(*Walking*)

〈散步〉一文原本只是手稿，梭羅死後一個月，1862 年 7 月才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 上發表，內容也大多取材自日記。全文分成上、下段，第一部份敘述野外漫步的情趣，梭羅認為散步是一種享受、一種藝術、一種學問、一種工作、一種有益身心健康的活

---

<sup>54</sup> 約翰·布朗事件詳見第二章第一節。



動，並一路上讚賞美國的幽美景色；第二部分是論述「荒野」(the wild)，他認為荒野大地是生命的象徵，所以鼓勵文明人多走向荒野(美國西部)，滋養精神、充實精力，同樣有回歸自然的意象。

### 柒、〈沒有原則的生活〉(*Life Without Principle*)

此篇文章是梭羅死後一年，1863年10月才在《大西洋月刊》中刊出。其中取材多來自1851到1855年間的日記。學者認為，這是闡述梭羅人生哲學思想最精闢的一篇文章(李家祺，1982:47;陳長房，1991:226)。該文闡述了梭羅人生中依循的基本原則，文句精鍊、說理頭頭是道，要求人們不要被外在事物的追求或輿論的影響而動搖自己的內心，迷失自己原本的生活方向，最重要的是相信自己，只有自己的心靈才是最崇高且具體的寶藏。

### 捌、《緬因森林遊記》(*The Maine Woods*)

1864年出版，由他的妹妹蘇菲亞和好友千寧(Ellery Channing)編輯而成。這是梭羅死後出版的第二本書(第一本是出版於1863年的《遊蹤掠影》(*Excursion*))，內容包含梭羅三次遊覽緬因森林的紀錄實況。本書是以旅遊記實做為重點，詳述一路上的風光與印地安文化，也夾敘夾議的敘述此地的自然發展，更責難人類濫伐森林，乃提出保育觀點的見解。

### 玖、《鱈角記遊》(*Cape Cod*)

這是認識梭羅的最佳的入門書，也是梭羅最平實近人、最燦爛洋溢的作品。同樣由蘇菲亞與千寧所編纂，在1865年出版。記錄梭羅三次到麻州海邊科德角的旅行。此書的結構完整，三次旅行在梭羅的筆下以精彩生動的情節活躍於眼前，三部分巧妙地相互融入貫穿，毫無間隙。文中介紹當地歷史並大量引用希臘文學典故，可看出梭羅精研希臘文學的深厚底子，雖然有人覺得他老王賣瓜，但是他曾說引用希臘典故是因為「它波瀾壯闊一如浩瀚大海」。<sup>55</sup>不過瑕不掩瑜，這本書仍舊以幽默的雙關語、翔實的人物刻畫及優美的筆觸受到喜愛。

#### 拾、《梭羅詩選集》( *Collected Poems of Henry Thoreau* )

梭羅的詩其實不若其他作品著名，他最早的詩選在1895出版。然而梭羅在決定寫作之始，曾自詡為詩人，身後也留下兩百多首詩，但都不比他的散文更有名氣。愛默生曾批評梭羅詩體不良，寫詩並非其長才，他只不過是藉詩為文，表達議論，甚至說過梭羅只想過著詩意般的生活，而非真正想寫詩（陳長房，1991：154）。

#### 拾壹、《梭羅日記》( *I-XIV Journals* )

最早的版本是在1905年所發行，但是並無將所有日記蒐羅在內。目前的標準版本是在1906年的「原稿與華爾騰版本 ( *Manuscript and Walden editions* )」共有十四冊。<sup>56</sup>梭羅受到愛默生鼓勵因而開始寫日

<sup>55</sup> 參見陳長房（1991）。**梭羅與中國**。台北市：三民。頁212。

<sup>56</sup> 關於梭羅日記的編纂、出版詳目，參見陳長房（1991）。**梭羅與中國**。台北市：三民。頁233-234。

記，從 1837 年開始到 1861 年秋天的死前幾個月，幾乎每天都寫。非常完整的記載了他的一切生活細節及思想、信仰、心得與希望。

最初梭羅並無意出版日記，他在 1851 年 11 月 11 日的日記上這樣寫著：「『我手寫我心，不足為外人道』是我寫日記的座右銘」。<sup>57</sup>死後因為名氣漸大，他的好友、研究者、出版社編輯才幫他整理編纂成冊。梭羅的日記出版也讓許多評論家原先只認識梭羅是位博物學的自然觀察者，喜愛大自然的隱居生活及推崇簡樸的生活形式，現則重新看到梭羅偉大而精闢的思想真諦，以及對人類精神與人生做出的深刻反省。

## 小結

梭羅的作品時至今日仍為廣大的讀者欣賞與傳閱，並且不斷受到矚目、探討及重視，其文墨內在風華正如他自己所言，在「平實」之中透露出近乎美的藝術，談論著家常語言，娓娓道來，以一派自然的態度、渾然天成的風格，引領著世人進入他所嚮往人類美好的精神世界。

---

<sup>57</sup> 參見陳長房（1991）。**梭羅與中國**。台北市：三民。頁 235。

### 第三節 《湖濱散記》之內涵與評價

#### 壹、《湖濱散記》之內涵

##### 一、文體結構

梭羅自 1845 年 7 月來到離康考特鎮兩哩路左右的華爾騰湖畔隱居，進行他所謂的「生活實驗」，實驗過一種維持最低物欲、力求自立更生、提升精神層次的簡樸生活。美國哲學家史丹力·卡維爾 (Stanley Cavell, 1982: 11) 在《湖濱散記之蘊義》(*The Senses of Walden*) 中認為退隱的行動看來似是浪漫，實則為了孤寂和自然的需要。在梭羅的妙筆剪裁下，兩年兩個月又兩天的日子精簡濃縮成一年四季的時序循環，非但不減任何事件人物的進出場序，也無損整體結構的安排，更將自然界季節輪替、萬物生生不息的意象，精巧的融入人生冬去春來的樂觀期望中。

綜觀全書之結構，經由梭羅前後刪改、增補而呈現出最完美的《湖濱散記》，全書共分為十八章，第一章〈經濟篇〉(economy)，從他進入林中隱居的鄰人對他生活的種種疑問談起，也是全書篇幅最大之一章，重心不言可喻，梭羅對其所嚮往之經濟生活，也在此章中清楚的表達，點出全篇核心之一，人類高貴的靈性不能在日復一日繁瑣的謀生工作之下被遺忘，在物質生活中忽略精神文明的理想。第二章〈我住在哪裡，靠什麼維生〉(Where I Lived, and What I Lived For) 與之後的篇章，乃開始實際詳述，他如何一面進行實驗，一面愜意的生活。

文中章節內容情意貫穿、有時章法嚴謹、無可漏隙；有時又如朋

友般輕鬆談天，信手拈來幽讀者一默。每一段落均有其適切地位，無法前後挪移而使意義流失。學者陳長房（1991）曾研究過，《湖濱散記》每一章節之題名皆呈現對比交替：例如精神面與世俗面的對照——〈更高的規律〉（Higher Laws）呼應〈禽獸為鄰〉（Brute Neighbors）；實用與哲理的對應——〈經濟篇〉之後是〈我住在哪裡，靠什麼維生〉；人與動物的相屬——〈先前的住戶；冬天的訪客〉（Former Inhabitants；and Winter Visitors）之後是〈冬天的動物〉（Winter Animals）。前後篇章或以情感意境對比：〈孤獨〉（Solitude）和〈訪客〉（Visitors）；或以時間順序出現：〈冬天的池〉（The Pond in Winter）和〈春天〉（Spring）；更有特別接續前一章節而下的類頂真句：在〈閱讀〉（Reading）之後，下一章的〈聲音〉（Sounds）便以「當我們侷限於書中...」作為開端，前後首尾遙相呼應，令人讀來一氣呵成。

梭羅的每一段落、文句皆頗長，在梭羅的提字構句之中亦少見重複之語，並且整段讀來可發現，梭羅的高潮重點通常安排在每一段落結束之尾。可能以強而有力的簡短話語總結該段，留下無窮韻味；或者使用典故諷諭，以達畫龍點睛之效（陳長房，1991：159）。閱讀書中文句過長或過短的句子都不常見，讀來遂有生動繁複之韻律，浮現翻飛昇騰之意境，巧心編織的文理架構及聲韻節奏都突顯出此作品的過人之處。

## 二、文字修辭

梭羅用字遣詞之修辭功力的深厚精湛，在《湖濱散記》中更是一

覽無遺，或類比、或隱喻，或轉化、或對立等，透過文字修辭之靈活運用，賦予書中豐富生動之內在意涵。梭羅的厲害之處在於將精神思想層面的揭顯，以最平常、最生活化的事例告知讀者，例如：梭羅認為人們在家裡堆滿亂糟糟的家具，整天被這些東西搞得污穢不堪，家庭主婦還要每天耗費精神力氣去打掃，感到不以為然。他拿桌上的三塊石灰石作為比喻，發現家具就像他的石灰石，需要每天除塵，但是他自己心靈的家具卻完全不落塵埃，所以何以人們需要越堆越多的塵埃呢？他說：「我寧可坐在露天之處，因為草地上不積灰塵，除非因為人為的開墾土地」（Thoreau, 1854/1950: 27）。他的想法就是他的生活，因此舉出親近的實例更讓人容易貼近檢視自我人生的真實際遇。

此外，梭羅善用誇張的諷諭、一語雙關<sup>58</sup>，來表達其情緒與幽默感，這也是一般讀者易於忽略或誤解之處。他的諷諭針砭短視近利之人，讚美精神富足的窮人；對比文明人與野蠻人，除了有房子、衣服等物質條件提升之外，似乎不比野蠻人更有價值；他不向坐擁萬貫家財、居住豪宅的人抱以羨慕心態，反而是對他們表示可憐哀悼之意；他將工作比做「遊戲」（sport）、用珍貴的銀幣、寶石描述大自然、動植物，他所言孤獨，卻有陪伴廝守，各類嘲諷性的矛盾語言，也不斷散落在《湖濱散記》各處，發出驚人之語要人好好回想，或許說，他並非為幽默而幽默，為諷刺而諷刺，而是他用以抒發情感、批判社會之方式。

梭羅（1854/1950：247）在書中最末章〈結束語〉中，也對自己

---

<sup>58</sup> 關於《湖濱散記》之矛盾修辭，可詳見學者陳長房（1991）論述〈《華爾騰》似反實正的修辭策略〉一文，收錄於《梭羅與中國》一書，三民出版。

的「誇飾性」修辭做了註解評斷：

我主要擔心我不夠「誇張」(extra-vagant)<sup>59</sup>，我的表達不能超越我日常生活的狹窄範圍，未能貼切地適於我業已深信的真理。「誇張」！那要看你如何的界定.....。我希望能夠在沒有侷限的地方說話，就像一個清醒的人對清醒的人說話那樣。因為我怕我的「誇張」(exaggerate)連為真正的表達奠立一個基礎都不夠。

可見梭羅擅用誇飾性的修辭技巧，以獨特的寫作策略，表達其思想與精神，正是為完成喚醒眾人而如公雞般發出鳴叫的使命。

閱讀《湖濱散記》的另一特色便是梭羅引用典故之擅長，梭羅文學底子深厚，自小不斷閱讀與學習，接觸到希臘、東方與新英格蘭的思想基礎，並進一步將三種人生態度融為一體(朱炎，1975)。首先，古希臘文學是他最熟悉鑽研既深之研究，也是他所嚮往自由人生之典範，是為理性與情感兼具的自由人；其次，東方思想中，中國先賢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成人成物、發揚人性至善精神的理想，更與梭羅崇高的想法不謀而合；最後古印度的透過瑜珈、冥思，修練自我心靈，達到身心一致的神秘氛圍，對梭羅都有深刻啟示。梭羅生在十九世紀的美國，正是對西部開發的拓荒精神、充滿積極冒險心態、樂觀實現之想望時期。因此，梭羅受其影響甚遠，《湖濱散記》全書除有西方宗教傳統《聖經》典故、超驗主義派文學家詩人之雋言，也引用希臘神話故事、印度梵文隱喻、中國古聖之名言<sup>60</sup>、並引證美國建國歷史<sup>61</sup>，

<sup>59</sup> extra-vagant，此處孟祥森之譯本譯為「過份」，但研究者認為此處譯為「誇張」更能貼切解釋梭羅所欲表達之語言意涵。

<sup>60</sup> 梭羅在《湖濱散記》中多處引用論語的篇章，例如：在第五章〈孤獨〉曾引用論

穿插行文其中，添加行文之理據、敘述之精微。

此外，卡維爾（1982：12）曾對梭羅文字的魅力簡潔明白的闡述：

在書中全部和部份呈現的辯證、自我評論、自我定位的力量，就像馬克斯、齊克果、尼采的話一樣，以想法的多變迴旋、諷刺、憤怒和劇變逐漸滲入其中。

綜上所述，梭羅《湖濱散記》之文學造詣誠然受到至高的推崇，文字中富含哲理的思維透過多重的情緒性修辭表現出內涵張力，而口語式的文字也更能拉近與讀者間的距離。

### 三、精神意涵

梭羅以絕妙之筆寫下的《湖濱散記》，除享文學上的特殊成就之外，更重要的便是其中所闡釋的精神意涵，正是作者梭羅畢生思想精華之提煉。外在的修辭包裝使內蘊的精緻更是加分，然而需撥開層層紗霧透顯其內在本質所傳遞之思想精神，才是經典之所以為經典的價值。綜覽《湖濱散記》一書，其精神意涵包含以下五點：

（一）對多數人競逐物質享受，困執自我之心，終日汲汲營營的工作，卻顯現人生寂靜之冬的現象，發出高亢啼醒之聲，重新找回人性之自尊。

（二）闡明物質文明的進步卻隨之造成錯誤的經濟生活重心，人

---

語里仁第四：「子曰：『德不孤，必有鄰』」（Thoreau, 1854/1950: 103）。

<sup>61</sup> 梭羅於文中提及美國建國歷史：搬進林中生活的第一天是七月四日，美國獨立紀念日；而所在的康考特也是美國獨立戰爭前哨戰的主要戰場，都有著開創新氣象的象徵意味。



們無止盡的物欲只讓自己陷入無邊無際的塵網掛礙之中，讓自己身著華服、居住豪宅，卻受毫無自由品質的工作所羈絆。

(三) 洞察大自然的心靈洗滌之重要性，漫遊青鬱山林原野、散步幽靜湖濱小徑，人與自然的和諧與感悟能夠實現與完成，萬物一體的曠達胸懷更可能體現。

(四) 強調「復甦」的精神象徵，以春天萬物新象及一日之計在於晨的積極，樂觀面對人類精神必經歷煥然新生之旅，在自然沐浴中，靈性重生的明天。

(五) 揭示真理的良心之路，澄清人心之價值，提倡面對自我本心，不受社會輿論影響隨波逐流，相信本心賦予之天命，依循著真理與良知之引導，去做該做的事，不論對自己或對政府，只要是善的、正義的，就該堅持。

《湖濱散記》中寓理於情，藏情於理，字字珠璣，通篇讀來正可感受到梭羅澎湃的情感自然流露，對於現世人生抱著無限希望，懷著樂觀態度積極面對。梭羅在獨居兩年後完成他的實驗，決定離開湖邊，他的理由就像他為何選擇隱居湖畔一樣。對他而言，「還有許多種不同的生活型態要過，無法把更多時間用在這一種上」(Thoreau, 1854/1950: 246)。他真實地面對生活的重要事實，認認真真的活過，絕非一般人所謂「厭世者」的逃避心態。研究歐美文學的著名學者朱炎(1975: 54)對梭羅的評價甚為中肯：

就一個人的生活層次說，梭羅是由反叛者而改革者而實踐家而詩人；就人生態度來說，他是珍重生命而欲掙脫生活的羈絆，據以達成人類生命的復甦

而力圖超越以求得人生的真諦。

品析《湖濱散記》文筆的清新雋永、思想的熱情活潑，梭羅的文字就像凝聚生命力而收縮擴張之血管一般，截斷鮮血即湧出。體會梭羅一生所致力追求之境界，其精神亦可照亮教育之道，為教育中培養人之理智與情性並重，開發潛能與認識自我的重要性，相互印證。唯有自我的獨立自立之開展，才是陶養與創化的基礎。

## 貳、《湖濱散記》之評價

《湖濱散記》在 1854 年出版之際，同時代的讀者多把它當作自然史的書籍來閱讀，卻有意地而忽略充滿哲學思考價值氣味的章節，例如〈經濟〉、〈更高的規律〉、〈結束語〉等篇（李家祺，1982），然而這些章節中的道理，經過時光流轉、時代變遷，更加粹煉成永恆。史坦帝緒（2006：145-146）亦認為《湖濱散記》是一部在許多方面被誤解的文本，當它以美國意識的建立和文學中的關鍵作品而著名，它常被視作一種田園式的敘事詩和拒絕社會的類型，尤其是眾人無法由衷欣賞一位至善論者（perfectionist）<sup>62</sup>，以及忽略這部具遠見教育意義作品的重要性。直到今日，從更多的文獻資料與研究發現，梭羅的

---

<sup>62</sup> 「至善論」（perfectionism）是一種倫理學的觀點，根據這個觀點，個人和他們的行動的價值是透過所成就的最大標準來評斷——尤其是他們完成美學、智能、情感或生理的「完善」之理想的程度。因此，至善論有可能離開或排除約定的道德標準，而將標準放在那些看起來是非道德的價值上。這些標準反映出我們對於那些人類成就極難達到的程度之讚嘆。很多這類標準的特性有可能是藝術及其他形式的創造性，包括「高貴的」行動與情感狀態。因此，至善論者會傾向一種比較不平等的（貴族的）人類觀點。根據這種觀點，只有少見的天才，具有魅力的少數人，飽受痛苦但是有勇氣的藝術家等等的這些例子中，至善才有真正的價值。資料引自林正弘（審訂）（2002）R. Audi 主編。《劍橋哲學辭典》。台北市：貓頭鷹出版。頁 891。

思想與他文墨中所呈現的哲理及見識，已使《湖濱散記》成為美國文學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美國學者哈定(1995)對《湖濱散記》的研究十分深入，他指出書裡充滿了再生的希望，並對人類能夠自我超越的心靈深具信心，而這種信念「正是超驗主義的縮影」。梭羅在湖濱生活的經驗，是他給世人一種最簡單且最具意義的生活方式之啟發。享受簡單的生活，不受限於時間、空間的框限，這不正是中國田園詩人陶潛的「結廬在人境，爾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的詩意心境嗎？

我國研究梭羅的學者陳長房(1991:242-243)則引用著名梭羅批評家瑞基納·庫克(Reginald Lansing Cook)對《湖濱散記》的評論，指出書中內容至少包含三種文學基型：一是《魯賓遜漂流記》<sup>63</sup>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隱含人類面對基本人生需求問題，有著潛在能力能夠自立自強的接受挑戰，在艱困的環境中奮鬥；二乃《格列佛遊記》<sup>64</sup>(*Gulliver's Travels*)，以幻想式的童話筆觸，描述對現代文明的批判與控訴；三則是《天路歷程》(*Pilgrim's Progress*)<sup>65</sup>，

---

<sup>63</sup> 《魯賓遜漂流記》(*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又譯作魯濱遜漂流記，直譯作魯賓遜·克魯索)是一本由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所著的小說，首次出版於1719年。這本小說被認為是第一本用英文以日記形式寫成的小說。這本書以書名人物為主人公，虛構了一個自傳性的故事。小說講述了一位海難的倖存者在一個偏僻荒涼的小島上度過28年的故事，在他最後被營救之前他遇上了野人、俘虜和叛徒。2008年12月16日，取自<http://Orz.tw/4e5aX>

<sup>64</sup> 《格列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1726年出版，由英國諷刺作家喬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以筆名執筆之小說。作者通過描寫格列佛四次遇險，寫出了作者看透了當代的腐敗，以諷刺的方法，抨擊了當時腐敗的社會。《格列佛遊記》的藝術特色主要體現在諷刺手法的運用上，尖銳深邃的諷刺是這部作品的靈魂。2008年12月16日，取自<http://Orz.tw/db5f4>

<sup>65</sup> 《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 from This World to That Which Is to Come*)，英國英格蘭基督教作家、佈道家約翰·班揚(John Bunyan, 1628-1688)著作，於1678年2月出版，是一首基督教的寓言詩(Allegory)。它被認為是最重要的英國文學作品之一，被翻譯成200多種文字，亦從未絕版。2008年11月25日，取自

一部闡釋心靈的自傳，追尋全真至善盡美的「心路歷程」。《湖濱散記》正融合了三者內涵，生活現實、文明批判、心靈充實，且呈現出鎔鑄一體的豐富精神意義。之後哈定更補充了第四種基型：《賽朋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urne*）<sup>66</sup>一本描述野生動植物的自然記錄史，完全契合梭羅在華爾騰湖畔及康考特鎮花了畢生大半時間觀察與研究魚鳥動物、花草樹木植物及氣候季節的自然主義者行為，並更以自然為友，真實地投身自然生活。

1917年，紀念梭羅誕生一百週年的作品《七藝》（*Seven Arts*），其中編輯者則評論梭羅是透過《湖濱散記》中「自然、森林、海洋、泥土」的生活，使他發現能夠賴以維生的完美整全：這正成就他成為不朽之人的冷漠獨立於世而生長；這引領他成為「獨自的且驕傲的」，一個「想像力無法理解凝膠狀的眾生」之人（Editors of *The Seven Arts*, in Pual, 1962；引自 Standish, 2006: 146）。特別強調了梭羅的個人主義特質與不妥協的社會批評。

卡維爾（1982：31）則從文學的角度，指出《湖濱散記》致力文學的壯志，擔負著對散文文體的承諾。他認為文學的任務是從政治和

---

<http://Orz.tw/8155G>

<sup>66</sup> 《賽朋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urne*，又譯做《塞爾伯恩的自然歷史學》），1789年出版，聖瑪利教堂的自然主義學者吉爾伯懷特牧師（Gilbert White, 1720-1793）所著，不但奠定英美自然散文的基礎，也成為生態科學早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塞爾伯恩（Selborne）是座落於倫敦西南方漢普郡（Hampshire）的田園和山丘間一個寧靜安詳的小村落，懷特年復一年，沿著牧羊場旁的小徑緩緩而行，或找尋新品種的蝴蝶，或觀察燕子在鄰居的煙囪下築巢，或蹲伏在小樹叢裡窺視野鴨和鷓鴣在池塘裡覓食。除了記錄各種有趣的觀察之外，懷特一直期許自己能以「哲學家」的立場來探討自然——描述動物的生活和彼此之間的對話。更重要的是，他掌握到使賽爾伯恩成為一個完整的生態環境的一種「在多樣性中錯綜複雜的一致性」（the complex unity in diversity）。2008年11月25日，取自 <http://Orz.tw/485cg>

宗教中解救出文字，而梭羅已跳脫出美國早期文學容易落入政治性語言及宗教佈道式的枯燥演說之窠臼，開啟另一派簡潔透明、言淺意深之獨創意象，讓讀者有更大空間去探尋字裡行間的意義，獲得嶄新的體驗及成長。

## 小結

若說《湖濱散記》是本記錄文學，毋寧說是冥想文學、思索和體驗的文學更為貼切。這也不是科學家的隨筆札記，而是哲學家或詩人的手記（孔繁雲，1984：29）。對研究者來說，《湖濱散記》更散發出曖曖內含光的教育語言與教育思維，值得作為教育文本的研討，可借教育家實踐理念之參照，也能為它添展多向度的評價空間。書評的多元性，是源於作家及其作品的豐富性。對於梭羅與《湖濱散記》的研究評價仍不斷的推陳出新，一方面穩穩奠定梭羅在文學上、哲學上的地位，一方面也像是上升的弧線，不是綿延不斷的直線，不是停止在文學頂點的拋物線，而是有週期性斷裂、也有重新開始的弧線，其不變的特色則是逐級上升的動力（馬會娟、管興忠譯，2002：4）。

#### 第四節 梭羅與《湖濱散記》之相關研究

關於梭羅與《湖濱散記》的探討及研究，經過一百多年的積累與發展，在美國方面已有相當成就。早期的研究多對梭羅的生平進行考究，並針對日記、著作等文獻，分析其文理思想。隨著研究深入發現，其文學藝術上的成就益受肯定，而其經典的地位也更形穩固。對梭羅其人與其書的研究，也漸漸融合其他學科的應用與分析，分別從文學、哲學、心理學、生態學及比較文學等領域拓展研究向度，重新有不同的詮釋與解讀，賦予梭羅及其作品更精緻的生命靈動及時代意義。

台灣與中國大陸對梭羅的探討與研究為數也不少，但由於文化優勢的影響，較特別的是將梭羅與中國先秦時代的思想家，儒家之孔子、道家之老子及莊子等哲學思想做一比較探究，深入分析兩者思想間的異同與梭羅如何受東方思想影響之論述，在時空差異、東、西方文化如此不同之下，人類對精神層次的提升與重視卻有志一同朝向更高理想遠望。

大陸學者王光林（2006）曾對美國的梭羅研究作了詳盡的分析介紹，以下將參考其研究，梳理美國學界之梭羅研究，再對台灣學術界所做過之梭羅與《湖濱散記》之探究進行補充論述，俾以評估本研究之價值。

##### 壹、傳記研究

梭羅的好友千寧在 1873 年曾寫過一本名為《梭羅：詩人—自然主義者》(*Thoreau: The Poet-Naturalist*) 的傳記，是最早記載梭羅生平的文獻 (Channing, 1873)。再者，較具影響力的研究則是保羅·謝爾曼 (Paul Sheman) 於 1958 年出版的《美國的海岸線：梭羅的內心探索》(*The Shores of American: Thoreau's Inward Exploration*)，致力解讀梭羅的作品，而非生活鴻爪之事，並關注在書寫的文字與自我生活寫照之關連，深刻描繪梭羅的心路歷程 (Sheman, 1958)。另一位畢生專注於梭羅研究的是哈定，他對梭羅生平與文本勘訂貢獻甚多，其研究焦點集中在梭羅個人身上，試圖從《梭羅日記》中還原與塑造梭羅的真實形象及心境 (Harding, 1959)。

## 貳、文學研究

較早期的梭羅研究，都是將他放在美國超驗主義的哲學思潮中去分析。自從 1974 年開始，美國文學評論界開始從歐洲浪漫主義的語境中去闡發梭羅的思想。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詹姆斯·麥金拖什 (James McIntosh) 的《作為浪漫主義與自然主義者的梭羅：他對自然態度的變化》(*Thoreau as Romantic Naturalist: His Shifting Stance toward Nature*)，該書延續浪漫主義研究的傳統，關注梭羅的自然意識 (McIntosh, 1974)。此外，弗雷德里克·加伯 (Frederick Garber) 則在 1977 年發表《梭羅的救贖性想像》(*Thoreau's Redemptive Imagination*)，將梭羅的思想發展史置於歐美浪漫主義語境中去解析，發現他的內心自我與外部世界間存有衝突，一種具有浪漫主義風格的

衝突，也就是浪漫主義自我意識將其觀察者從自然中的分離，尋求心智與自然間的平衡（Garber, 1977）。

### 參、哲學研究

1972年，卡維爾在《湖濱散記之蘊義》首先從哲學的角度去探究梭羅，並解析《湖濱散記》中美國的思想和他本身的創見，沖淡了梭羅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的色彩。他認為梭羅的作品對黑格爾與康德以降的歐洲思想進行了全面的重新評估與修正，而這代表了哲學的延續性。「語言」的意涵是卡維爾特別關心的論題，梭羅的語言充滿詩意並蘊含著豐富的哲學啟發，開啟另一道研究梭羅的大門（Cavell, 1972）。之後則有沙倫·卡梅倫（Sharon Cameron, 1985）對梭羅哲學理路剖析的後現代回應，他認為梭羅的語言就是經驗本身，將自我與世界融為一體。另外則有威廉·約翰遜（C. William Johnson, 1991）以現象學的觀點去分析《湖濱散記》，他認為這是一部主體（作者/讀者）在客體（世界/文本）中找到自我的一種文本表現，屬於詮釋學文本，強化且培養讀者與文本閱讀之間的感知能力。

哲學研究者認為梭羅的思想與過去和現在的人類經驗緊密相關，他們也為梭羅的文字作品重新定位，並且認為其既是一種思想觀念的表述，也是個人心智的活動，均表現出豐富的哲學韻味。

### 肆、生態學研究

梭羅書中出現自然與技術間的衝突，在李奧·馬克斯（Leo Marx）



的《闖進花園的機器》(*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Technology and the Pastoral*)中受到重視，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美國同樣都面臨現代工商業文明和商業化發達，致使對自然萬物甚至是人類傳統生活型態產業造成巨大衝擊與侵蝕 (Marx, 1964)。哈佛大學的羅倫斯·比爾 (Lawrence Buell) 也開始注意到生態環境的問題，自美國超驗主義中的觀點中，聯繫起自然、生態與人類間的緊密關係。他在後現代、解構、重構、女性主義等思潮影響下，將研究視角從文學理論拓展到思想史和人文思潮中，試圖擺脫美國帝國主義、歐洲中心論和男性至上論的觀念，重新打造一個人與自然和諧生存的環境 (Buell, 1973)。

## 伍、台灣的梭羅研究

在台灣方面，探討梭羅與《湖濱散記》的相關研究論文多數集中在外國語文研究所及英美文學所，從國家圖書館全國碩博士論文網搜尋，打上關鍵字「湖濱散記」檢索發現，相關《湖濱散記》之研究共有十篇，其中探討梭羅在《湖濱散記》中的思想為多，研究者有黃進發 (2004)、謝力延 (1990)、袁哲生 (1994)、聶志忠 (1994)、吳素真 (2000) 等人，深究其中儒家、道家甚至佛教禪學思想之內涵與影響。另有研究者邱正祥 (2004) 以馬克思主義來析論《湖濱散記》中的勞動、個性體與自然之關係；張志雄 (2002) 則以「孤獨」的概念來剖析並探討梭羅著作與生活實踐中的正、負孤獨之意涵；應瑪俐 (1985) 嘗試用神話批評方法來討論《湖濱散記》的原型意象；曾敏芳 (2004) 則介紹梭羅如何實踐他的理想生活之外，並詳盡探討他如

何將實際經驗呈現在文學作品之中；亦有研究者彭健銘（2004）針對《湖濱散記》之中文翻譯概況，透過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中的地位轉變，了解不同時期譯者的價值取向及翻譯策略。

國內研究梭羅之權威首推陳長房先生，曾著專論《梭羅與中國》一書，詳盡剖析梭羅與中國儒家孔子、道家老莊思想之比較，也自文學欣賞角度介紹《湖濱散記》之結構與修辭，對於梭羅與《湖濱散記》研究通透徹底。文學大師朱炎先生也對梭羅備為推崇，寫過〈梭羅看人類的新生〉一文，並於1978年發表〈梭羅：最具中國風的美國作家〉之論文，與林語堂先生的看法相近，均認為梭羅的精神十分符合中國人的色彩，並將梭羅「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與「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志」的意境比做陶淵明及顏回。

唯可見台灣之研究多屬於文學領域，或外國語文研究系所對比較感興趣，從而發展相關研究，然並無開拓其他領域及視野對梭羅與《湖濱散記》進行探究，值得再做努力。

## 陸、關於梭羅的教育研究

梭羅的教育思想以及《湖濱散記》中的教育意涵研究仍僅為少數人所關切。針對梭羅的自然觀念與對教育之看法，曾有學者將其與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的「返回自然」作研究與比較（Lambert, 1969）；安東·雨弗（Anton Huffert, 1962）對梭羅教學經驗延伸出的教育理想做出闡釋評論；史坦帝緒（2006）即針對《湖濱散記》中的非凡學校與卡維爾所論《湖濱散記》中之概念相對應，寫了

探討關於教學的文章<sup>67</sup>，論述《湖濱散記》中豐富的教育哲學意涵，提供教學思維更多的思考空間；日本學者 Mitsutoshi Takayanagi（高柳充利，2007）則從《湖濱散記》來探討教師工作與自我成長的省思，賦予《湖濱散記》教師自我教育的意旨。而梭羅辦理學校最早所施行的「啟發式教育」，致力「生活即教育」的原則，也成為教育學者探討的新方向。

中文部分探討《湖濱散記》教育研究目前為止，付之闕如，僅有部分論及梭羅思想時，曾在段落中提起，概略觸及，並無特別針對此方面進行專題的研究。究其原因，梭羅之《湖濱散記》仍以文學上的經典深植人心，從文學分析著手容易為大眾所接受，反而忽略其中更多可以開展的研究空間，教育便是其中一部份，內隱的教育蘊義正如璞石等待知音的撿拾，洗滌過後使其散發出屬於自身的教育光芒。

## 小結

綜觀之，梭羅及《湖濱散記》之相關研究在國外的學術成就已相當可觀，研究範疇及角度也朝著多面向發展，而中文方面的研究則偏向比較文學的特色，融合東西方思想的深化反思，補強完整的梭羅精神。各方學者的努力正如拼圖一般，一塊塊的拼構成整全之梭羅圖像，而其中梭羅的教育思想自然是不能缺少的一塊，本研究便冀期朝此目標前進，自《湖濱散記》中提取教育概念而分析，欲探求梭羅的教育思想，及其對台灣教育的啟示，復原梭羅拼圖之教育一角。

---

<sup>67</sup> 參見 Standish, P. (2006). Uncommon Schools: Stanley Cavell and the Teaching of Walden. *Studies in Philology and Education*, 25, 145-157.



### 第三章 梭羅《湖濱散記》之核心概念論述

本章首先探討梭羅在《湖濱散記》中所表現的語言特性，其關乎梭羅慣常流露在字裡行間所使用的寫作策略，將影響讀者詮釋文本並理解內涵，因而有其必要先對梭羅的語言特性作一番釐清，以利研究者勾勒主要概念之輪廓。

其後，針對書中所呈現在生活、智識、與自我層面的核心概念，將對其中具啟發性的概念作一內涵的分析，從中獲取其思想要義，俾對其後教育蘊義之闡發有所助益。

#### 第一節 語言<sup>68</sup>面向的概念論述

我們語言中的真理易變，往往使得殘留下來的陳述，不足以表達原來的意思。語言意義很快就會起變化，留下來的只是文字的紀念碑而已。那表達我們的信仰與虔誠的語言是不確定的；然而對於高尚性情的人來說，卻仍像乳香一樣芬芳、有意義。

--Thoreau, 1854/1950: 247

---

<sup>68</sup> 梭羅的《湖濱散記》是一本半自傳式的文本，其中所描述的就是梭羅每天所過的生活以及他的想法，等於是梭羅將其所思、所言、所做，用文字的紀錄，也可以看做是對讀者的「訴說」。因此，研究者在此探討梭羅的「語言」，是將梭羅的文字與聲音同時意含，並不特別區分梭羅的文字書寫與聲音言說。

## 壹、讀者與作者

從文本分析的角度來看，梭羅在《湖濱散記》一書中特別呈現出語言的可能性，他的一字一句都有著微妙且複雜的指向。梭羅在書中係以第一人稱的「我」展開論述，文字中蘊含著聲音與生命，因此翻開書本閱讀，就像聆聽梭羅談話一般，每位讀者都能夠直接的接觸梭羅，不需透過他人轉譯，以自己的方式瞭解梭羅。卡維爾（1972：5）則特別點出《湖濱散記》所關心的是語言本身的特性。他在《湖濱散記之蘊義》一書中挑戰了讀者穩固的語言基礎，以及依賴文本中權威閱讀的態度；暗示閱讀的安全範圍掌控在讀者與作者的手上，但同時也總是超越他們的完全理解（Naoko Saito, 2007：141）。《湖濱散記》的整體任務即在於：對讀者本身的閱讀來說，重要的是在深層意義中詮釋所讀；在理解過程中，成就《湖濱散記》的大意；而對梭羅來說，他的任務則是關於他寫了什麼，《湖濱散記》也就成為什麼。

文學理論家安貝托·艾柯（Umberto Eco）曾生動的描述讀者與文本之間的微妙關係，他將閱讀比擬成林中的漫步，當讀者閱讀一本書，就像是進入林中散步一般：

你到林中散步，如果不是擺脫野狼或惡魔非得快速離開，那麼緩步流連是很美的，欣賞陽光在林葉間跳躍，投影在沼澤上，查看灌木叢下生長的青苔、蘑菇和植物。緩步流連並不是在浪費時間，就像在做決定前，我們經常會停下來仔細思索一番。（黃寤蘭譯，2000：69）

讀者與文本間的關連，是透過作者的指引，讓讀者在書林之中有方向的散步，但是有時讀者在林中漫遊時可能並不特別想去什麼地

方，或者只是出於好玩，臨時起意來一場浪漫的迷路，卻意外地闖進作者的秘密基地。作者能夠使出策略誘發讀者去進行散步，也能夠隱身林中讓讀者有獨自找路的樂趣，但他永遠無法預期讀者會如何在文本林中漫遊。梭羅正是如此多變的作者，他運用文字的高明手法，前已有過介紹。梭羅在書中以不一致的多樣聲音，表現出曖昧模糊的韻律節奏，將文字轉化成一種無聲的語言，並顯露出他語言中獨特的兩面性——一是正面發聲的公雞；另一則是曖昧不明的狐狸——時而堅強的疾呼肯定，時而秘密且迂迴的允許敏感性字眼（如絕望或灰心）存在。梭羅一邊帶領著讀者和他一塊兒經歷湖畔生活、一同進行思考，一邊也將讀者放入必須去閱讀的位置（Standish, 2006: 149）、必須獨力在林中找路的情境。

梭羅跟讀者之間的連結看似只有一隻彎曲手肘的距離，實則卻是分隔的兩個世界，讀者從書中獲取所需的養分，找到普遍性的價值，也必須能夠超越文本意義，不論光陰如何流轉，每一次的閱讀，都是讀者與梭羅的重生。正因如此，《湖濱散記》中的概念與意義需要不斷的被提出與豐富，就算語言的不確定性確實存在，但是梭羅在《湖濱散記》之林所留下的路標線索，其內含之高尚的情操與芬芳的真理，仍將是我們人生信仰道路上追尋的方向。

## 貳、語言的開放性

由梭羅的角度看來，一般人對語言和理解力的限制是自己所設下的，事物發生在眼前，人們卻經常用習慣性的思維來看待這些事物，

因此狹隘了語言的作用，也侷限了生命的寬度。他在《湖濱散記》最後的〈結束語〉表達了這樣的想法：

我們該過得寬寬鬆鬆，邊界未定，而我們的輪廓也該模糊迷濛；就如我們的影子在太陽下發散著迷濛的水氣一般。(Thoreau, 1854/1950: 247)

我們應該尋找新的方式，去超越語言的界線，而不是老是想著已經知道的東西。生活的放鬆一點，輪廓朦朧一點，才能夠敞開心胸接受新的感受和思想，也才可能有新的作為。讀者被要求當個陌生人般的閱讀，使之跟作者分離，也從固有的自我中超脫，解放原有的思考模式，如重生一般的去調整我們和文本與世界的關係。「我們需要看到我們的限界被超越，看到某些生物在我們從沒有涉足過的地方自由自在的吃草」(Thoreau, 1854/1950: 299)。突破自身的界線隱含著跨越旁觀者與自我的限度(Hahn, 2000；引自王豔芳譯，2003：55)，也就是說，只有突破這種限制，我們便可以成為梭羅語言中的旁觀者，且跟梭羅站在同一邊的旁觀者，從而專注思考，理解語言雙重涵義中，較不為人所理解的那一面。

即使梭羅在一開頭所指涉的讀者是針對他的鄰人或鎮民：

我很願意說一點關於你——也就是看這本書的人——的事，而不是關於中國人或夏威夷島人的事，因為看這本書的你，說來是新英格蘭的居民.....。(Thoreau, 1854/1950: 4)

但他仍透過能否理解他的語言涵義來區別，最後才精選出其心目中的理想讀者，並試圖分離出他們的侷限性。梭羅的語言思維無邊無



際，他要讀者去發現固有詞義之外的新方向和新意義，就從「我們不知道我們在哪裡」開始，包含著語言變化的隱喻。如此一來，正如斯蒂芬·哈恩（Stephen Hahn, 2002）所云，「《湖濱散記》最終不再僅僅是寫給當地的、被提到的讀者，而是寫給有耳朵去聽的任何一個人」。更細膩的說，是寫給任何一個願意跨越語言侷限性、邁出步伐跟梭羅站在同邊之人。

在整部《湖濱散記》中，經過四季輪轉，冬末回春，「復活」的隱喻代表自我發生改變，歷經絕望到希望，最後仍是迎向光明的結語：

我不認為約翰或約拿丹<sup>69</sup>能夠懂這；但這話正是那黎明的曙光之特質。在我們眼界之外的光，對我們來說就是黑暗。只有那我們向其覺醒的日子對我們來說才是黎明。還有更多的日子要黎明。太陽不過只是一顆曉星。（Thoreau, 1854/1950: 254；孟祥森譯，1993：314）

梭羅一再提示著我們，只要能夠更新我們的意願和動機，自己的定位就由自身決定。語言意義或許易變，不易精準掌握，但卻不是理解語言的侷限，反而更能彰顯語言中的開放特性。

## 小結與小評

梭羅的語言特性豐富了他自身的文本內涵，使之在語調的反覆之間更充滿想像，也為讀者在超越自我的閱讀《湖濱散記》之後，能開啟出不同的思維與意境。此外，正因為梭羅獨特的觀點在清晰與朦朧

---

<sup>69</sup> 19世紀，約翰為英國人之通稱，約拿丹為美國人之通稱。

之間展現，語言表達中充滿彈性，應將其視為補充性而非替代性之性質，互補的意義會如同鐘擺一般不斷擺盪，隨著人事情境的變化，選擇不同的生活標準，不因此而過於偏移，在開放中也需要線索，限制中還存有空間，生活態度的平衡感從語言的彈性中便可窺知一探。

哲學的閱讀是一種永恆的對話過程，不能只是翻譯與複製精緻文學，也必須在不同時空、文化的調和與激盪之下，從中汲取思想養份，與作者共同創造概念與意義。在梭羅的多變精彩的語言之中，能夠體認讀者與作者之間藉由文本的相互理解而不斷重生的概念，並且接受語言指向無限開放之特性。

## 第二節 生活面向的概念論述

### 壹、謀生與工作

梭羅在《湖濱散記》中所闡述的重點之一，在於人們對於工作的態度。梭羅發現一般人在學校畢業之後，多數不會自動進修學習，終日埋首在謀生的工作中，除了求三餐溫飽，還有更多的物質慾望等待填補與滿足，以致於永無止盡的為了工作而工作，卻失落了靈魂的本質。

梭羅看待那些為了謀生而汲汲營營的人們，甚至以為工作是一種贖罪般的「苦行」(penance)，這種沒有盡頭的苦行，與之相比，印度婆羅門(Bramins)跟希臘神話海格力斯(Hercules)所做的艱難之事，都變得微不足道。這種人的操勞過活，其生活形式已成了工作的機器；而另外有一種人則因為繼承了農場、房屋、企業、等家族產業，這些看起來令人羨慕的境遇，得來容易的外在條件，對梭羅來說，只是擺脫困難的累贅。因為他們背負著沈重的擔子，必須承擔興衰榮敗的責任，所以他們無力用清明的眼睛去看清土地、世界、以及身邊的人，這樣的工作也毫無意義。

人如果沒有心有所感地謀生勞動，不只是被工廠或資本主義壓榨，也是自願讓精神在生活環境下被壓榨，不也類同於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所提出的「勞動異化」(labor alienation)，勞動者的個人價值卻不與他所產出的商品及付出的勞力成正比，反而是個人價值的貶值卻與勞動及商品的增加成正比(伊海宇譯，1990:47)。這樣的

情況使人的工作與精神分離，謀生成為工作唯一的目的，但在資本主義下的盲目勞動卻無法使人們獲得更高層次的精神提升。梭羅

(1854/1950: 3；孟祥森譯，1993：7) 在書中這麼談到：

真正人格的內外一致性，需有閒暇時間才能滋養得出來，但勞動的人都沒有這種閒暇；他付不起那維持人與人最人性關係的代價，因為若維持這種關係，他的勞力在市場上就要貶值。

人們謀生式的勞動工作已成為縛綁心靈自由的枷鎖，當生活與工作只剩機械式的運作，那麼人與物的差異距離正迅速減少，人心追求真、善、美價值與道德之可貴，也就消散在其中，更無法言談關於主體之創化。雷蒙·蓋塔(Raimond Gaita, 2005: 47-48) 曾對「職業」

(profession) 與「志業」(vocation) 做一討論，雖然是從大學學術出發開啟論述，但與梭羅之想法卻有所共鳴，一般人將工作僅視為一份職業，經常是符應於財富、地位、名望等外在目的，因而職業成為一種目的性、技術性的工作，謀生或滿足慾望，卻缺乏真誠、熱情與愛，因而無法發展出獨立於職業之外的生活可能性，然而，梭羅所嚮往的則是一種充滿勇氣、真誠、人文風采的「志業」，是在謀生之外能對生命、對真理願意認真思考且信仰愛的行動，所以他說：「不要把謀生當作你的『職業』，而要使之成為你的『遊戲』」(Thoreau, 1854/1950: 159)。要像孩子般認真的投入遊戲之中，擁有冒險與信念並能從中獲得樂趣。超脫過度勞動所造成的異化，重新在志業工作中尋回人的價值，將勞動的種子辛勤種下，用真誠之愛灌溉，讓信念之芽不受限制地向上生長，才有可能為生命創造出精彩。

由此可見，梭羅並不是反對勞動的工作，他只是對過度勞動所造成的心困體乏表達不滿與警告。他在華爾騰湖邊自立更生的生活，並不是整天無所事事，不事生產，反而用雙手打點了一切生活，且樂在其中。他當過教師、測量員及管家等工作，從事每份工作他都能投入其中，真正的將其視為一生志業付出，以開闊的心態接受問題，從中發掘樂趣。梭羅深深相信，人若無法從工作中得到心靈的滿足與自我成長的動力，光是勞力的付出將使個人對於這份職業的價值感降低，並因此感到焦慮與不安，就更別遑論還有餘力去摘採生命中美好的果實，實是人生中甚為可惜之事。

## 貳、分工與社會

梭羅住在華爾騰湖畔的兩年時間，生活中的大部分工作他都親自動手，舉凡食、衣、住、行等事務他皆遵奉身體力行的原則：自己種馬鈴薯、玉米、豆子等作物；自己找齊建材蓋了湖邊小屋；衣服破了自己補丁；外出絕對靠雙腳步行。他認為社會中的分工已經太過瑣碎，人們就像工廠機器中的一顆螺絲釘一樣，只專注在自己工作的領域上，卻看不到身為「人」的整體全貌。任何事情都習慣找「專業」人士來處理，在每一個細分的重複步驟中，人們漸漸遺忘自己工作真正的目的與意義，忘了怎麼去思考生存的可能性。因此梭羅寫道：

我們是屬於社會了。已經不只裁縫是一個人的九分之一了<sup>70</sup>，教師也是只是九分之一個人，商人、農人也一樣。分工何時為止？而它最後又是為了什麼？

---

<sup>70</sup> 英諺有「九個裁縫才算的上一個人」。

當然，別人「也可以」爲我思考，但這不是我就應該不必爲自己思考了。(Thoreau, 1854/1950: 35；孟祥森譯，1993：46)

梭羅的看法與愛默生十分接近，愛默生在他著名的《美國學者》(The American Scholar) 中曾提及一個「分化的寓言」，提及在創世階段，眾神把「人」分成了「人群」，讓人能將自己地更好；就好比一隻手分成五根手指之後，手的用途就會更大。這個寓言裡面帶著令人意想不到的智慧：

所謂「人」只是部分地存在於所有的個人之中，或是通過其中一種秉賦得以體現；你必須觀察整個社會，才能獲得對完整的人的印象。所謂「人」並非只是只一個農夫，或是一個位教授，或一位工程師，而是他們全體的相加。.....個人若要把握他自己，就必須時常從自己的分工職能中脫離出來，去瞭解一下其他勞動者的感受。然而不幸的是，這原初的統一體，這力量的源頭，早已被眾人所瓜分，並且被分割的細而又細，拋售無遺。就好像是潑灑開的水滴，再也無法匯攏。社會正是這樣一種狀態：其中每一個人都好比從軀體上鋸下的一段，它們昂然行走，形同怪物——截手指、一個頭頸、一副腸胃、一只臂肘，但是從來不是完整的人。(趙一凡等譯，1993：63)

分工的越細，人就形同處於離散狀態，像身體各部位被分割開來一樣，東一塊西一塊，各自為政，失去完整的樣貌。由於在工業大革命後，人類的生產型態歷經了巨大的轉變，機械化的生產成了普遍的模式，機器取代手工，每個工人有固定的操作步驟，僅侷限於單一步驟，終日重複同樣的動作，以致於他們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製作什麼產品。所謂的社會分化，是把每項職責都分派給了不同的個人，每

個人都為了完成自己的工作量，盡力履行職責。而梭羅對此有更進一步的看法，過於分化的人無法體會完整生活的樂趣。對梭羅來說，當個專業的建築師，不如當個業餘的木匠來的愉快，他在書中這麼說：

如果人自己親手去蓋自己的住處，親手單純而又誠實的供應自己和家人食物，誰又知道詩的機能不會普遍發達起來，像鳥類的歌唱一樣呢？.....難道我們永遠要把建築的樂趣讓給木匠嗎？在一般人的經驗裡，建築算得上是什麼？我不管到哪裡，都沒有碰到一個肯從事像蓋自己的房子那麼單純而自然工作的人。(Thoreau, 1854/1950: 45；孟祥森譯，1993：46)

梭羅重新思考了社會分工跟身為人的工作意義，人的發展潛能應該是無限的，但是社會中過於專精或是過於細瑣的分工，不一定是好事，反而可能是一種限制，框架了人原始能啟發的能力，忽略自我的生存意義，將人的「整全性」分崩離析。整全之人在身、心、靈上都能健全發展，不會因瑣碎的工作而偏離了生命本質，無法覺知生活的意義，他能觸碰到自我核心所在，而此種無法全然以言語表達的意境，正如修馬克所謂：「他的生命行徑應該顯現出由於內心清明而行之於外的形式若定」(Schumacher, 1973: 88；李華夏譯，2000：102)。五指都能做事，但是五指合為一手才能發揮最大效用，梭羅與愛默生期望每個人都能獨立成就自我的完整，投入在專業工作中，瞭解工作的價值，也能尋找業餘的樂趣。

## 小結與小評

梭羅對生活看的比誰都認真，他希望人們能以清醒的態度來面對自己的人生，不是盲目的隨波逐流，或者在抱怨中虛度美好光陰。他對工作的態度並非反對勞動，而是提醒人們去思考工作對自我的意義，應保有積極迎向生命挑戰的活力，不被過度的勞動所異化，或因過份的分工而支解了生活，最後失去人類自身珍貴的整全精神與價值。

梭羅在《湖濱散記》一書中，對生活面向概念有著深刻的反省與體悟，是對應當時代資本主義興起的背景，由於快速的工業化、追求經濟、效率的生活，使得人們漸漸模糊了工作的意義，在分工體制日細的情況下，看不清人類的生命價值，因此強調人性整全發展，自我精神向上提升的超驗學者等人，莫不提出批判與警示。人類社會不斷進步與發展，組織體系也就更加龐大複雜，從通則走向專精成為事實，但是梭羅所要提醒的人們的是在謀生工作與分工之下，不能忘記身為人的本然價值以及尋找生命意義的可能。無論何種生活方式、工作型態，只能從中確定對自我的意義和價值，就會是最好的生活形式。



### 第三節 智識面向的概念論述

#### 壹、父語和母語

梭羅在〈閱讀〉(reading)一章中談論讀「書」的重要性，他所指的「書」，特別意指閱讀原文經典，例如希臘羅馬之典籍，他認為經典古籍的崇高價值與意義並不隨著時代變遷消失，花上再多的時間、智慧、精力，字斟句酌地推敲字裡行間的涵義，絕對是值得的，因為其中蘊含應用的意義可能更為廣泛豐富，並且當讀者在閱讀的同時，其實某種程度上也正是在竭力效法書中的英雄，對人們有長久的提示與激發作用。

梭羅在書中這麼寫著：

有研讀之心的人在讀荷馬或艾斯基魯斯<sup>71</sup>的時候，可以不必擔心是在奢侈或浪費，因為這種閱讀寓含著他在某種程度上在竭力效法書中的英雄，並把早晨的時光獻給這些英雄似的書頁。英雄之書，即使用我們母親的語言印出來，也永遠是跟那墮落的時代無關的；而我們，必須用我們的智慧、活力與慷慨之情去努力測度每一行每一字的意思，因為那意義比文字通常的用法涵蓋得廣泛。(Thoreau, 1854/1950: 77；孟祥森譯，1991：100-101)

這些雅致的古典語文，是人類高貴思想的紀錄。因此，人們必須謹慎地閱讀，那些古典的語文，並不是光會言說就能夠理解其書寫的意涵，在言說與書寫、聽與讀之間，過程中存在著相當的差距，意義

---

<sup>71</sup> Eschylus, 525-456 B.C. 希臘戲劇家。

的正隨著人、事、時、地、物流轉，增加與減少。梭羅在書中提到：言說的語言是在變動間順時即過，是一種聲音、一種語言、或僅是一種方言，是一種近乎動物的語言，從我們出生起便自然而然的從母親那學來，可稱之為「母語」。書寫的語言則屬於父親的語言，即所謂「父語」，那是母語的成熟與經驗之顯現，是經過選擇而保留的語言，不是光憑耳朵聽或者口語說就能夠懂的，就算是中世紀的能說希臘或拉丁文的大眾，也不見得就能夠讀懂用「父語」所寫成的經典著作，因而到後來反而是方言文學成為盛行。文藝復興開始，古籍中的寶藏被發掘，仍僅有少數學者能夠閱讀。因此梭羅對這些古典寶藏，滿懷著無比的珍視：

寫下來的語言，是遺跡中最珍選的。它同時是跟我們最親近的，而又是一切藝術中最有普遍性的。它是最近於生命本身的藝術作品。它可以被譯成一切語言，不僅被人讀，也可以實實在在的被一切人類呼吸—不僅是用帆布或大理石表現，而是用生命的呼吸雕刻出來的。(Thoreau, 1854/1950: 78；孟祥森譯，1991：103)

梭羅特別強調，要理解「父語」，必須脫胎換骨的重生，代表著一種受教後能夠自我提升的意義。母語的學習自出生便開始，在人們的成長過程中，說話是必需的學習。這種學習一直持續到進入學校，再從學校教育邁進社會，在社會中生活，卻不能只有母語的程度，要提升人類高尚的精神文明，「父語」才是精選的語言。

「母語」是一種社會化的公共教育，「父語」則是非公共的個人化教育。我們學會讀書、認字之後，經常只翻閱一般的「輕鬆讀物」

(easy reading)<sup>72</sup>，滿足於消遣性的閱讀，卻不去鑽研文學中的經典，忘記學習「父語」，因此無法從經典中獲得深刻的人生啟發。如此得到的思想與對話只是低層次的，無益於人類新生的可能。梭羅在書中直言明：

大部分人閱讀只是為了有助於瑣屑的方便，就像他們學的阿拉伯數字是為了算帳，作買賣不致被騙。至於以高貴的心智活動而言的閱讀，他們則知道的很少，甚至一無所知；然而在高層意義上，這卻是唯一的閱讀，而不是當作奢侈品來哄我們，同時又使我們高級的功能沈睡的東西—因為真正的閱讀是要我們踮著腳尖，並把我們最靈敏、最清醒的時間奉獻在上面的。(Thoreau, 1854/1950: 80；孟祥森譯，1991：104)

由此可見，梭羅所重視的真正的閱讀，是透過「父語」的轉化而對我們產生影響，「如果我們能真正聽、真正的領會，會比清晨或春天對我們的生命更有益處，也可能更讓我們對事物產生一個全新的看法」(Thoreau, 1854/1950: 83)。也因「父語」的學習無可依賴，只有自我能為此負責，若在出了學校之後便要放棄「父語」，僅只能以「母語」識字、看報，梭羅嚴重的指出，其教育的程度跟文盲相比，並無高明多少。由此，梭羅便接下來談到他理想的學習，為「非凡學校」的想法開啟論述。

## 貳、平凡學校與非凡學校

---

<sup>72</sup> 參見 Thoreau, H. D. (1950). *Walden and Other Writings*. NY: Modern Library. P. 80. 梭羅在此提到的「輕鬆讀物」，是指較淺顯好看的大眾讀物。

「非凡學校」相對於平凡學校來說，是梭羅特別嚮往的一種教育型態。平凡學校就是我們一般所理解的普通學校教育，從國小、國中、高中到大學，大多是有實質建築環境所構成的學校，提供學生各階段內學習之場所，學生在學習階段內的任務達成之後，便進入社會生活，所以在此之前的教育可視為是種社會化的教育，是個人進入社會前的準備，而進入社會之後的教育，則該是個人化的教育。美國新實用主義學者羅遜（Richard Rorty, 1999）則特別認為，以大學作為學習的分界點，大學之後的教育便是由社會化進入個人化，個人必須為自己的學習與成長負責，而非凡學校的教育最後也必須是從社會和文化而來。

梭羅對於那個時代的現代化與進步感到自豪卻也憂心，時代的快速發展，科技技術的日益演進，讓人們對於文明的進步成就感到榮耀及滿意，但是卻漸漸忽略人類本質中最珍貴追求上升的特性，人們出了學校之後，不願再花時間去閱讀、去學習，反而在鎮日繁忙的工作中，只為謀生努力，或為慾望綁縛，迷失了自我。因此梭羅（1854/1950: 84；孟祥森譯，1991：108）乃大聲疾呼：

在普通學校方面，就是專為兒童設立的學校方面，我們有一套尚稱完善的制度；但是，除了那個經費不足的冬季教育研討會和那個由政府建議設立姍姍來遲的圖書館之外，我們沒有一個成人學校。.....是我們該有「非凡學校」的時候了，以便讓我們的男孩女孩在成人之後還能繼續受教育。是鄉村變大學的時候了，讓年長的村民成為大學的學生，有閒暇一若他們真過的這樣好一用他們的餘生去追求自由的研究。

由此段話中可以看出梭羅對自我教育的重視，對學無止盡的強調。當時一般人在基本教育完成之後，至此投身工作，卻從此對知識與學問的追求當作事不關己，為了謀生而拒學習於門外，不再為文雅智慧而費心；可以花費大筆金錢建造鎮公所，卻對辦冬季演講會錙銖必較，並且認為學術知識的學習是不切實際沒有價值的事物，對於這樣的現象梭羅感到不解及痛心。因此大力提倡這社會應該有一所「非凡學校」，這所學校可以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邀請大師來講學，讓鄉村鎮民也能夠習染沈浸於智慧、學問、藝術、書籍、哲學之中，讓學術與風雅不再只是貴族的專利，使學習在一般人的生活中成為習慣，政府所謂的公共利益應該以此為優先。

非凡學校的學習是完全開放的，不論是空間或教材，梭羅希望學習者能出於自我的意願，不受制於外在條件，保持自我充實的恆心，無時無地不能學，隨手可得是學問。研究與學術不是遙不可及，生活與工作也不全然就沒有深度。梭羅相信人的成長與進步不應隨著年紀增長或是學校畢業之後就停滯，真正的發展是不斷進行的，已經學過的事會忘掉，也可以重新學習。<sup>73</sup>他對知識抱有崇高的看法，認為知識對我們來說，唯一的價值是「新穎和偉大的驚奇，或是我們所謂的知識都是種不充分的突然顯露，是一種宏偉光榮的未定之感」。<sup>74</sup>因此，為了使知識自然顯露，人們必須培養學習的自由之感，在生活中學習，在經驗中成長，他堅持「探索地上之物比看天上之物更有益」。

---

<sup>73</sup> 引自 Salomon, 1962: 22；原文出自《梭羅日記》VII，頁 24。

<sup>74</sup> 引自 Salomon, 1962: 22；原文出自《梭羅日記》VIII，頁 168。

非凡學校是梭羅的理想學習環境，人們可以自在的學習，擁有豐富的學習資源，開展寬拓的心靈，一個完整的人不僅只是一位教書匠、一位商人、或一位農夫，他必須在開明的教育下，獲得有更有價值的事物，包括認知及審美的能力。非凡學校是一所使人們超凡脫俗的學校，而梭羅最終的期盼，仍是力求超脫物質生活，挽救無知之淵，為精神文明與物質世界搭起橋樑。

### 小結與小評

梭羅的父語概念及其非凡學校觀點都與「學習」有著密切的關連，父語代表一種重生的學習，在離開學校之後或者朝向自我教育之際，讓學習者能為自我負責，使之由母語層次轉換，而後能夠深刻的理解人類文化經典，並感受其內涵，發揮提升文明精神的向上力量。然而，儘管梭羅強調「父語」的概念，認為其是需經過轉化後的學習才能理解的語言，但是也不能否認人類成長過程中語言學習的複雜性，相較於父語的個人化，母語屬於基本的社會學習，兩者卻也無法截然劃分，而應該是相輔相成，息息相關的。

此外，提及非凡學校與平凡學校的對照，非凡學校的概念生動的表達了梭羅的開放教育觀，模糊了教育範圍的時空界線，將學習融入生活之中，個人的學習與自我的教育無法等待也不能中斷，在平凡生

<sup>75</sup> 引自 Salomon, 1962: 22；原文出自《梭羅日記》XVI，頁 125。

活中的非凡學校能帶給學習更大的想像。

## 第四節 自我面向的概念論述

### 壹、沈睡與復甦 (awake)

梭羅對社會現狀的批判是毫不留情的，他以為人們對物慾盲目追求，對工作與生命缺乏熱情，因而過著沒有靈魂的生活，這就像是冬眠一般沈睡的狀態，是人類埋沒自我發展潛能，甘願放棄精神提升的能量。這種沈睡的人們隨處可見，每天雖然忙碌，但卻不知為何而活，他或許很久沒有接近自然、可能很久沒有和家人相處、大多的時間都賣力地辛勤工作，卻從不問問自己到底需要什麼、要追求什麼。農人為了收成耕種，卻不去瞭解土地；工人揮汗賣命，卻對生產的東西一無所知；就連正值青春年少的孩子，成長與學習也往往是照著進度被安排好，他從不知道自己還有哪些能力可以被開發，教育也因而疏忽自我發展的面向。《湖濱散記》中有著一段生動敘述：

大部分的人都過著沈默的絕望生活。所謂聽天由命、逆來順受，實不過是不折不扣的絕望。剛出了絕望之城，又走進絕望之鄉，不得已還將自己與鼠輩之勇相比，聊以自慰。即使是人類所謂的玩樂也掩藏著典型的、但無意識的絕望。在人類玩樂中沒有快樂的成分，因為快樂乃是隨著工作而至。智者的特質，就在於不做絕望之事。(Thoreau, 1854/1950: 5；孟祥森譯，1991：9)

絕望的生活中，連玩樂都沒有快樂的成分，這是怎麼樣的人生呢！這些看似生活平順的人們，從沒有好好想過自己的生命意義為何，每個人都「有志一同」的走上相同的道路，平平淡淡的過完一生，



是他們最大的幸福。這樣的人們看梭羅經常以為他特立獨行的過林中生活，其實只是逃避現實的方式，對他的棲居湖濱不能理解，認定他是不事生產，獨善其身的反社會主義者，然而梭羅卻以身體力行的行動作為證明他充實真切的過著自己的生活，就算是在湖濱林中，梭羅也並未和社會就此斷了聯繫，反而能夠和社會維持著有美感的距離，更能洞悉自己並看清人生問題。梭羅絕對無意要求他人過著和他一樣的生活，其意圖只是在提醒他的同胞，幫助啟動他們鮮少運作的頭腦，激發他們能去思考，所以他反問他的鄰人們，他們對自己過的生活是否感到滿意？對生命是否能有更多想像？是沒有想像，還是不願去想像？是滿意受到他人的眼光肯定、合於社會習俗，或是出於本真性（authenticity）<sup>76</sup>的契合？梭羅（1854/1950: 5）總是一針見血地點出問題所在：

.....問人生最大目的為何，生活之必需品為何時，我們會發現，人們之所以有意選擇了俗常的生活方式，只是由於比起其他方式他們喜歡這種。然而，卻老實地承認他們別無選擇。但是靈敏健康的人卻清楚的知道事情並不如此。拋棄成見，永不為遲。想法與作法，無論多麼源遠流長，凡未經驗證，不可盲信。

最基本的問題，梭羅也用了最直接的回答，聰明的人都該知道，傳統不一定永遠適用，人生可以有更大的發展空間，要不要改變端看個人的意志，因為「其實生活方式是無窮的，正像一個圓心可以畫無

---

<sup>76</sup> 根據海德格（M. Heidegger）的說法，是為一種個體認識到自我的存有才算真實存在的特性（蘇永明，2006：146）。關於本真性的說明可詳見第四章第三節，頁88。

窮的半徑」(Thoreau, 1854/1950: 7)。所有的改變都是種奇蹟，奇蹟就發生在每一個轉念瞬間。

沈睡的意象代表終有覺醒的一刻，隨著白晝交替的黎明與四季輪轉的春天到來，書中所強調的復甦概念已隱然浮現。前面篇章已稍做介紹<sup>77</sup>，梭羅在安排《湖濱散記》的結構上，特意將兩年的湖濱生活精鍊成一年四季的風貌出現，從冬日的蕭瑟到春天的興榮；從夜晚的朦朧到早晨的清醒，在自然意象中帶出復甦的深層意義。梭羅一直以十分積極樂觀的態度來面對人生的挑戰，不論是對現在或未來，雖然他批判當時美國工業時代資本主義盛行之下的社會弊病，不斷重申人類失去精神文明所造成的困境，但他並未對此全盤否定科技、技術，或者拋棄物質文明的進步。梭羅的目的是在喚醒沈睡的心靈，他以觀察動物的經驗來描述，動物會經歷不同的成長過程，從蛻變、羽毛脫落或皮膚脫皮，代表完成真實的生命。未覺醒的人們就像貪吃的幼蟲，如果不能進化成蛹讓自己脫胎換骨成為蝴蝶，那麼幼蟲就只有等待被其他昆蟲吞食的命運。<sup>78</sup>因此蛻變的歷程等同剩餘衣物的脫除，放棄所有不必要的所有事物，包括不適宜的成見與觀念。這種自我重生的能力便成了人生最重要的事，《湖濱散記》中以不同的方式象徵重生，例如梭羅每天親近華爾騰湖和沐浴，不只是種宗教的修行，也是一種重生的體驗，他是如此實踐。<sup>79</sup>史坦帝緒(2006: 152)也將此視為是一種離境，當人們想擁有什麼，就是準備放棄，準備是已意識

---

<sup>77</sup> 參見第一章第一節與第二章第三節。

<sup>78</sup> 參見 Thoreau, H. D. (1854). *Walden and Other Writings*. NY: Modern Library. p.165.

<sup>79</sup> 參見 Thoreau, H. D. (1854). *Walden and Other Writings*. NY: Modern Library. p.133-154.

到能夠接納新事物，解放過去的一切。離境不只是離開，另一層涵義則代表著新的開始，一場新旅途的啟程，讓未來朝向更寬廣的無限性開展。

## 貳、孤獨<sup>80</sup>與自我

在《湖濱散記》中梭羅也特別談論了「孤獨」，一般人對他離群索居，獨自住在湖邊小屋中的行為都感到不解，特別對於他如此一個人的生活，是否會感覺的孤獨充滿疑問，梭羅便寫下他對孤獨的看法：

我發現把大部分時間用於獨處是有益的。與人相處，即使是與最好的人，都是倦人而浪費的。我喜歡獨處。我從未發現過像孤獨這樣可以為伴的同伴。當我們與人乘船的時候，大部分都比獨處一室更為孤獨。在思考或在工作的人總是孤獨的，不論身在何處。孤獨不是以人與人之間的空間來衡量的。

(Thoreau, 1854/1950: 104；孟祥森譯，1991：134)

梭羅的湖邊生活，基本上便是在孤獨的基礎上展開，他會在黃昏沿著多石子的湖岸漫步，讓全身的感官與大自然合而為一，契合大自然的律動，聆聽蛙鳴、夜梟啼聲，神遊於赤楊和白楊的款款擺動中，讓心情像湖面一樣，波而不亂，他說：「我以一種奇怪的自在之情進出於自然，而我彷彿成了自然的一部份」(Thoreau, 1854/1950: 99)。梭羅擁有孤獨的自由意志，是出於自願的，自我的選擇。他看似刻意疏離與社會人群的關係，但在生活中卻不是無伴相佐的，他可以與湖

---

<sup>80</sup> 此處詮釋孤獨，特別針對梭羅的孤獨做一字詞釋義：孤，代表單一的、自處的、悠閒的；獨，有單獨的、自立的、獨立之意。

泊潛鳥為依，與藍天草木相伴，偶有訪客來到共度歡愉黃昏，或者多走幾步路聽聽老婦鄰居的寓言。梭羅並未放棄社會的人際關係，他在湖邊沈澱，是為讓社會生活再生。他的孤獨不是逃避，而是尋求某種更好的東西。正如十六世紀人文學者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所謂：「他們退後一步，只為了站得更穩，跳得更遠，以便能夠更有力的跳回人群裡面去」（Koch, 1994；引自梁永安譯，1997：142）。梭羅在兩年後離開華爾騰湖畔的獨居生活，重新回到社會中，歷經孤獨生活使他潛沈自我，儲蓄生命的能量，並且他始終認為：「人所要做的並不是要跟社會處於對立狀態，而只是為了遵從他的生命法則，並維持由此而發現的當為態度」（Thoreau, 1854/1950: 246）。

超驗主義學人諸如愛默生與梭羅，都十分尊崇個人的獨立性，梭羅體驗林中的孤獨生活，嘗試以獨立自足的生活方式來追求自我實現，孤獨是梭羅對自我的想望。若是以孤獨的表象來說，獨處的梭羅、一個人生活的梭羅，看起來似乎是孤獨的，但是在表象之下，梭羅的孤獨卻又含藏無限的豐富性，或者說他是不全然孤獨的。他的小屋不時有訪客，林中可以發現他們遺留的足跡；他徜徉自然，與自然萬物的相處就是他湖邊世界中的社會關係，「有時候在自然界的對象中，你可以找到最甜美的、最溫柔的、最純潔的與令人鼓舞的社會關係」（Thoreau, 1854/1950: 100）。梭羅與自然世界的關連性在孤獨中更加敏銳並充滿激情；他用自己的思想款待自己，並且堅信：「德不孤，必有鄰」（Thoreau, 1854/1950: 103）。<sup>81</sup>超越自己的行為與結果，在孤獨中釐清思想與情感，以旁觀者的身份觀看自我，隨處充滿著反省的

---

<sup>81</sup> 參見註 60，頁 41。

態度，在此寧靜且具有開放性的孤獨中，向更深處的自我內心探去。

自我的追尋不必非得投身孤獨之中，但對梭羅來說，充滿物欲的社會與追求外在目的的生命無法提供深層的個人思考，兩個人靠的再近也不能把心靈拉的更近，「人的價值不在他的皮膚上，因此我們不必非接觸不行」(Thoreau, 1854/1950: 105)。梭羅的孤獨是對自我的負責，是為了在寧靜中讓生命中更重要的事自動浮現，是為了契合自然，並在自然中回歸自我。

## 小結與小評

體悟自我是梭羅最重視的人生課題，不論是心靈的醒覺或孤獨的感受，每個人都必須對自我充分理解並去認真追尋，找到能依循本心的生活之道。在日常生活中或繁忙工作裡為自我保留一點清醒的思考空間，隨時活化腦袋的思維運作，補充疲乏心靈的能量，並在空一個孤獨時刻重新省察自我，回到自然中找到和自我獨處的方式。梭羅嚮往的自我超越精神不僅代表人類生命之美，也是人類面對生活挑戰，企尋自我覺醒的最佳堅守信念。

儘管梭羅對孤獨有獨特的鍾愛，但是他絕非十足反社會的個人主義者，因為沒有人會是一座孤島，梭羅與社會的連結在他隱居於華爾騰湖畔的時候也依然沒有中斷。說明他對孤獨的嚮往應該著眼於對個人自處與獨立之重視，他在孤獨中找到與自己及自然和睦相處的方式，並且以優遊之姿悠閒入世。梭羅懂得品嚐孤獨，能在其中培育出

獨立自主的心靈智慧，也能夠找到適當的時機將孤獨中蓄積的生命能量回饋到社會生活中，以創造更和諧的社會關係。

## 第四章 《湖濱散記》的教育蘊義

我會讓教育變成一件老師和學生都开心的事。這個原則會引導我們追求生命的目的，而非在學校教室是一回事，到了街上又是一回事。如果我們要盡力協助學生，我們就應該成為學生的學習伙伴，應該跟他們一起學習。

--張淑美、蔡淑敏譯，2007：158；Thoreau, 1837

在梭羅的《湖濱散記》中雖未見專論教育之篇章，但其獨特的教育思想卻隱含在字裡行間中，透露出梭羅對教育的關注。梭羅始終秉持他對人類靈性的樂觀，相信自我中有股向上提升的力量，而教育便在於幫助人完成自我之實現，在《湖濱散記》中像小公雞般的梭羅，即是在喚醒人們沈睡的心靈，迎向春天嶄新的開始，從中揭示了教育更寬廣的可能性，期待每個人都能從平凡走向非凡的人生路上。

### 第一節 非凡學校的圖像

非凡學校是梭羅所提出的一種完全開放、能夠讓學習者在其中自由學習的教育環境，相對於體制下的學校教育，劃分好的教育階段、限度範圍內的學習空間、以及單方面的教與學形式，非凡學校提供另

一種教育視角與思維，為教育創造更有深度與廣度的討論空間。下述分以探討非凡學校的存在可能與其教育中的學習性質。

## 壹、非體制化的學校

### 一、對現代學校教育的評論

關於現代學校教育的最富爭議性的批判，莫過於伊利奇的非學校化社會論述。他在《非學校化社會》一書中徹底披露學校化教育的弊病：過於制度化的學校教育限制了學習者的年齡，由於制度性智識（institutional wisdom）告訴我們只有兒童才能在學校接受教育；只有教師方能促進學習，教師的權威性角色被無限提高；教師想要進行教學，就必須在一個神聖氛圍中行使其權威（Illich, 1971: 28-30），而學生則必須在當中受其感染。這樣的學校在國家巨型結構的宰制下，時常是為了政治與經濟的目的而存在，教育的目的在符應科學量化的、資本主義的、外在工具性之目的，而遺忘了學習真正的主體。

研究美國全人教育思潮的教育學者榮恩·米勒（Ron Miller）也在其著作《學校為何存在》（*What are schools for?*）<sup>82</sup>中討論過影響美國學校教育演進過程的幾項重要主題，其中包括（張淑美、蔡淑敏譯，2007：4）：

（一）可稱為「喀爾文教徒」（Calvinist）或「清教徒」（Puritan）神學觀的一種特定宗教世界觀。

---

<sup>82</sup> 本書英文原名為《*What are schools for? : holistic education in American culture*》，中文譯名為《學校為何存在？美國文化中的全人教育思潮》



(二) 建立在笛卡爾 (Rene Descartes) 和培根 (Francis Bacon) 機械論和簡化論思想上，對科學與科技力量的一種沈迷。

(三) 表面上頌揚自由與個人主義，本質上確有社會紀律的明確限制的嚴謹民主意識型態。

(四) 強調競爭、菁英制度和保護利己主義的經濟系統—資本主義。

(五) 相信政府總是具有監督文化的神聖責任的國家主義。

以上所談到與現代學校教育相關的影響因素，除了屬於西方世界的獨特宗教觀之外，其餘幾點正是人類社會進入秩序、現代化以來，學校教育背後最堅強的影響力量。在這些思想、主義的相互牽扯作用之下，不論是在文化、政治、經濟、以及教育，都表現出一種一致的、固定的共同性，因而可能為了秩序、效率而追求某種特定的教育型態，以致忽略其他更重要的教育意義。如此情況也可能導致人性價值的崩解、人類尊嚴的破壞。

梭羅正是處於時代巨輪滾動中的先驅者，他所提出的教育模式，在於嘗試抵抗現代虛矯文化對自我實現的抑制，提醒我們教育中需要更謹慎的檢視現代化所造成的後果，重新思索教育的另一種面貌。

## 二、學校存在的理由

相較於伊利奇激進的改革論述，以及米勒具歷史觀的學術研究，梭羅以他優美的文學筆觸闡述他所嚮往的一種非凡學校教育，雖仍有學校之名，但意義已超越封閉性的學校空間概念，賦予學校更進一步的教育意義。梭羅所嚮往的非凡學校，正是打破傳統學校教育所限制

的格局，跨越制度化的規範，讓人重新思索學習的意義，教育應該是為任何想學的人敞開大門的，學習的環境不會只能在學校，或在教室中，學習的材料也不應該只鑽研學校所提供的套裝知識，更重要的是人與世界親身接觸的經驗。走出教室，離開書本，就會發現生活中處處是學問，環境不一定是如何「打造」，或者我們應該強調的是「發現」環境，發現我們的學校、我們的社區、我們的城市本來就是我們最好的學習場所，當中的人、事、物都與我們密切相關，都有值得我們從中探尋深究的意義與價值。

如何打造一個開放的學習環境，讓學習不再受時空侷限，從小到老，從學校教育到社會生活，梭羅在《湖濱散記》中記錄的兩年實驗生活，已為非凡學校作了最好的模範，整片森林、整座華爾騰湖都是他的學校，都是他學習的場域，他在自然中生活，致力自我提升的學習，這就是教育中最可貴的部分。

## 貳、終身學習的非凡學校

### 一、無階段的學習

非凡學校的另一個意義指出，學無止盡，學習不分貧富貴賤，踏出普通教育的大門，不是學習的終點，而該是進入非凡教育的起點。人們為了生活而工作，也該為了生活而學習，成年後的人能夠不在工作中迷失自我，不使謀生成了生命中唯一目標，非凡社會中的每個人都能為自我的成長與教育負責，像這樣的社會教育理念在近代越來越被重視，成人教育以及終身學習的觀念也不斷廣為推廣。

近代終身學習的理念，在聯合國國際教育年（1970）被提出來討論後，1972年為聯合國國際教科文組織（UNESCO）廣為接納。在變遷與不確定時代中，終身教育是能夠妥善規劃生涯發展以及改善生活品質的教育方式之一。最早提出終身教育理念的是英國哲學家巴錫爾·葉克斯里（Basil Yeaxlee），他在1929年出版了《終身教育》（*lifelong Education*）一書，把生活資源與經驗（個人、社會、工作），當作與個人教育有關且有重要意義的角色（謝文和譯，1999：44）。與梭羅相同，葉克斯里認為教育的型態不應僅有班級或是學校，終身學習的教育應比任何教育的範圍更為廣泛，除了學校未能包含的許多事以外，並不會排斥純粹學術，而是肯定學術的價值，因為終身學習的概念代表整個人生階段相接連的學習，藉此個人對自我獲得新的瞭解，並豐富其世界的意義。

美國教育哲學家杜威的教育理論更能作為終身學習概念之詮釋。他主張「教育即生長」，人類生活是不斷的生長歷程，教育因而也必定是終身的活動。杜威說：

教育並不因離開學校而停止.....，自生活中學習以及創造生活條件，致使每個人都可在生活的過程中學習，是學校訓練的最佳成果。（黃馨慧譯，1999：86）

教育的回饋是讓生長延續，不論是在學校或是社會，人的生長不會中斷，學習不能停止，一個人只有在不斷的超越自我的情況下，才會發現自己的才能並找到快樂，只要生命和學習繼續，成長就會持續進行。就像梭羅所期望看到的，在屬於每個人的非凡學校裡，重要的是積極的學習，且不分社會地位高低。以此杜威也曾言：

每日以粗俗平凡經驗為開始的人，必須牢記最重要的知識；而以最重要知識為開始的人，必須設法回到日常生活的粗俗平凡中去。(黃馨慧譯，1999：96)

非凡學校的終身學習是超越學校、生活及工作，而為了提升自我高度，透過學習啟發個人的生命力，讓心智再生，並且復甦其生命的重大意義。

## 二、變遷中的學習

由於後工業的時代來臨，知識的型態也有所轉變，以往人類尋求簡單通則、希望掌握萬物的定律，不只是行諸於科學，也應用在經濟、歷史、社會學上形成機械化的結構。然而在後現代的世界觀卻突破以往觀點，提出新的觀點：世界的本質是無法預知，也是隨機的。在一切的非確定性中，知識首當其衝；在充滿變異性的世界中，知識也不會是僵化的，因此學習必定不能斷裂，不能因為階段性的學校教育結束而止步，不論是技術上的精益求精、智識上的增廣見聞或是心靈上的自我充實，都是非凡學校中最重要的教育意義。

自我的終身學習為我們打開眼界，激發出創意，並發現人的本然價值。經典的知識會恆久留存，經過時代的粹練賦予其新的意義，也能夠經由轉化而激盪出經典的生命力。在非凡學校中的學習材料，不只是一般學校課本裡的所教的套裝知識，更重要的是親身與世界接觸後，知識在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人的交互影響下與經驗產生的火花。梭羅相信人有無限探索的能力，發現之門也永遠會維持未上鎖的狀態，等著人們轉動門把，開啟那塵封的智識門扉，那不只是为了

考試、為了升學、為了交易或職業的屈從學習，梭羅更是希望的非凡學校，應該是一種成為有價值的自由人的自由教育。<sup>83</sup>

## 小結

梭羅的非凡學校理想給予現代學校教育另一種非凡的可能，打破現代學校的規範藩籬，跨越年齡的限制，克服現代化共同性的危機，重新在教育上尋回人性的尊嚴，致使每個人都能以適合自己的步調走在人生的路上，能在非凡學校中享受終身學習的機會，讓自我成長成為學習的使命，並在展現多元的後現代社會中，超越簡化的教育認知，提升自我的教育品質。

---

<sup>83</sup> 引自 Salomon, 1962: 20；原文出自《梭羅日記》XIX，頁 15。

## 第二節 非凡學校的教育觀

梭羅的一生與教育一直有密切的關連，他在大學時期就曾因為經濟因素休學工作而有擔任教職的經驗，畢業後申請進入公立小學教書，但是他對當時傳統的制式化教育十分反感，他認為教育不應該以打罵的方式強迫孩子學習，填鴨式、灌輸的教育模式並不能讓孩子得到真正的知識，他主張透過親身的體驗來瞭解世界，此種開放的自由教育觀念在當時獨樹一格。此後梭羅也秉持了他的教育理念，創辦了實驗性質的私立中學，在自由的學風中讓孩子自在的學習，培養健全人格，發展潛在興趣，將學術知識與經驗世界搭起階梯，走出教室，擁抱大自然，致力「教育即生活」的落實。可惜的是這間學校在梭羅的哥哥約翰過世不久後，也宣告落幕。

但是，不論是之後梭羅在華爾騰湖畔所過的實驗式獨居生活，或是他兩年後離開森林重返社會後的生活，梭羅仍對教育有著無比的熱忱：他在《湖濱散記》中曾提到對教育與年輕人如何學習的看法<sup>84</sup>，另在他的日記中也不斷出現並關心著教育的問題，而他經常性的演講也對一般大眾發揮了一定的教育作用。由此可知，雖然梭羅獨特的教育思想雖在當時未能受到重視，但延伸梭羅《湖濱散記》及其他論著中的教育蘊義，便可見其對後代教育的啟發與影響。

### 壹、重視自我開展

---

<sup>84</sup> 詳見《湖濱散記》第一章〈經濟〉。Thoreau, 1854/1950: 38；孟祥森譯，1991：50。

## 一、自我的個體化

強調自我的覺醒是梭羅《湖濱散記》中的核心概念，也可探知梭羅對個別主體之重視。梭羅體認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個體，因此每個人都應該發展獨特的自我，活出自我的生命價值。以超驗主義的觀點看來，人的天性中除了原始的本能之外，都有著能直接與自然、宗教、真理接觸的神性存在，唯有耕耘自我的神性，使其開展發揮，個體才能真正的獲得自由與獨立。

在近代西方心理學中，分析心理學大師榮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曾以「個體性」（individuality）來說明一種自我的概念，其中有好有壞，但是梭羅強調的自我開展，或許更相近於榮格所提的「個體化」（individuation）的歷程，依榮格之見，個體化指的是「在心理上成為個體的歷程，個體是獨立的，無法再細分的整體。」因此，這個歷程也可以解釋為是逐漸實現內在作為獨特個體的能力，是一種「覺醒」的歷程，並且能夠釋放個體內在的潛能（廖世德譯，2008：92-93）。簡單的說，「個體化」也就是實現自我，使之成為完整的個人。

梭羅在《湖濱散記》的開頭就提及對人們生活在世，卻經常虛度光陰，不知為何而工作、不知為何而活，感到痛心：

還說人的神性！看看馬路上那趕車的人，日以繼夜的向市場趕路；他心裡還有什麼神性在騷動嗎？他至高的義務是餵馬，給他的馬喝喝水？跟運輸的利潤比起來，他的人生目的算得了什麼？（Thoreau, 1854/1950: 4-5；孟祥森譯，1991：8）

因此他寫本書的目的，係希望自己能像隻小公雞一樣的喚醒他的

鄰人同胞。梭羅並非只是劃分勞心與勞力之差別，而是更重視每個人心靈上及生命中能得到的充實與滿足。他對個人自我開展的執著，正如同幫助人性從本能提升到精神層次的內在煉金過程，冀能提煉出人類最高貴並完整的精華。

## 二、主體性的教育

從西方哲學傳統來看，「認識自我」(know yourself) 是為古希臘哲學的基本精神，自我作為能思考的中心來源，乃是意志及自由抉擇所在的主體。從啟蒙時代以降，「教育」與「主體」便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人類擺脫盲目信仰傳統權威，解放心靈的桎梏，運用內在理性反省能力的自我成為歷史的主體。啟蒙的教育也就是「完成主體的教育」(Bildung zum Subjekt) (馮朝霖，2000：49)。為了完成主體，教育必須承認並接受個體發展過程都能有「自我完成性」，每一個體都具有自我發展的潛能，並且將依照自我發展的動力，走出自己的路。主體一方面保有自我，一方面仍會和他人保持密切關係，如此的教育有著幫助個人自我完成(成為自己)(Selbstwerdung)的意義，但也不會忽略自我個體與其生存環境、生活世界間的互動連結(馮朝霖，2000：63-64)。

梭羅亦如是認為：「教育應該帶引出或發展人的內在」，他稱這個內在為「智慧」，或是「天資」，或是「人性」(manhood) -- 有關個人力量和個人在自然界之地位的真實知識(張淑美、蔡淑敏譯，2007：160)。教育必須重視學習者的主體性，引領其內在神性能主動發揮，



進而使自我潛能能在自然環境中得到最適當的發展，只有擁有自我覺知的能力，人們才有可能朝著正確的方向進步成長，才有可能自主獨立的學習生活。

## 貳、動手動腳的教育

### 一、體驗的勇氣

梭羅選擇在華爾騰湖畔過著詩意般的棲居，在他兩年又兩個月的生活實驗裡，以行動證明他能夠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並且親身體驗生活之道，他的棲居不僅是回歸自然，同時也體現了他的自由思想。閱覽梭羅在《湖濱散記》中所描述及闡發的精神，正是人類應有的體驗勇氣。

當時代不斷變遷，科技日益發達，任何資訊、商品等皆以日新月異的速度不停地進步，社會組織更加繁雜，分工自然也更是精細，但是分工精細的結果卻是造成人的不完整，並剝奪了人類能夠親自動手及本能及樂趣。事實上，這種親身體驗、動手動腳的情況其實從人一出生就不斷的發生，小孩來到世間，展現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勇氣，有著人類本有的「生之勇氣」(courage to be)。<sup>85</sup>《易經》有云：「山下有險，險而止，蒙」。<sup>86</sup>孩子必須接觸這個世界的一切事物，去嘗試各種

---

<sup>85</sup> 田立克 (Paul Tillich, 1886-1965) 曾就人類存在的本質討論生之勇氣 (courage to be)。他指出文藝復興時期，人將往昔接受命運的勇氣轉變成對命運一連串主動格鬥的勇氣，命運就如帆上的風，人類是舵手。人類竭盡一切可能在所處的環境裡掌握自己的路途，實現他的潛力 (黃武雄, 1998: 59)。

<sup>86</sup> 出自《易經·蒙卦》：「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噬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參見呂祖謙 (宋)《古周易》，台北市：成文，1976 年。

不同的經歷，在體驗的過程中領受到快樂、悲傷、無助、痛苦、憤怒等情緒，如此才能夠真正的認識自己，也才能認識世界，因為人類最真實的知識必須靠自身的體驗而來，也只有靠自身體驗而來的知識，才能發展成智慧（黃武雄，1998：60）。

甚且，梭羅以他自身之例，在《湖濱散記》中懇切地告訴年輕人：

我認為學生，或那些想受益的人，甚至連地基都該自己去打。那千方百計躲避人所必須勞動以便獲得他所貪圖的閒暇的學生，所得到的只是不高貴的而又無益處的閒暇，剝奪了他自己的勞動經驗，而只有這種經驗才能閒暇有實益。.....我認為他們不應該只是「玩玩」人生或「研究、研究」人生就算了，而讓社會維持他們這種昂貴的遊戲；他們應該自始至終都真真切切的「生活」。(Thoreau, 1854/1950: 38；孟祥森譯，1991：50)

真正的生活不是在家裡安穩閒適的度日，也不是在學校裡讓學術規則使學生走向專門化，而卻逃避了基本的勞動經驗，學習生活必須讓年輕人親自去體驗，唯有付出過勞動的汗水、千山萬水的行走，才知道世界之大、萬物之可貴，透過體驗將外在知識轉化為自我的內在知識，知識的學習不再是空中樓閣般地遙飄遠，唯有在自然世界與經驗世界中的接觸與體驗，會將我們重新與學科知識及社會環境連結，發展豐富經驗的同時，也開啟抽象思維的能力。

## 二、知識的內化

對梭羅來說，學校裡、課本上的知識往往並不能幫助人們與真實社會連結，因為他認為真正學習必須由「做中學」，必須從身邊的事

物開始認識。學校裡的知識是加以抽象化、普遍化、分類化、甚至過於標準化所處理過的人類精華，是一整套有系統的套裝知識（黃武雄，1998：69）。然而這些套裝知識無法讓生活經驗還不豐富或者智力發展未成熟的孩子立即的吸收，那是因為他們的思維經驗欠缺具體到抽象的關鍵步驟。所以梭羅對於學習的方式，總是堅持必須讓孩子有具體操作的體驗，以雙手雙腳去檢驗書本裡的知識：

如果我希望一個男孩懂一點有關藝術與科學的東西，我將不會依照一般的方式一把他送到某某教授的隔壁，而這個地方，什麼東西都可能在教，在實行，就是沒有教、沒有實行生活的藝術；讓他透過望遠鏡或顯微鏡來觀察世界，卻永遠不用自然的眼睛；讓他研究化學，而不知道麵包是怎麼作的，怎麼掙來的；讓他去發現海王星的新衛星，而不察覺自己眼中的梁木或者自己是何等無賴身邊的衛星；或者，在沈思一滴醋裡有多少怪物的時候被自己周圍成群的怪物所吞食。（Thoreau, 1854/1950: 39；孟祥森譯，1991：50-51）

在梭羅略帶諷喻趣味的文字裡清楚的表達出他對學校制式化教育的不滿，關在學術象牙塔裡的研究使學習者跟真實生活脫節，或許他能瞭解儀器的操作，但卻不懂大自然的美麗；或許他滿腹經綸，卻對人情世故一竅不通，這種人過的不是梭羅希望的真正生活，因為他的知識只停留在腦袋裡的抽象層面，卻沒辦法轉化到具體生活中來應用。

時至今日，反觀現今的教育仍然存在這樣的問題，我們從小學就進入學校接受教育，自國中、高中到大學，學習的知識從廣博到專精，不過到底有多少知識是出了學校、進入社會生活後對人們真正有益的

呢？因為考試的競爭壓力，學校裡大量的灌輸學生套裝知識，拼排名、比成績，卻忽略學習者的主體經驗，與生活沒有交集的學習，無法讓知識內化成個人的東西，也沒辦法喚醒自我的內省與覺察。

梭羅在《湖濱散記》中也明白地舉出這樣的事例：

一個男孩從自己挖掘的礦石裡煉出鐵，又用這鐵打成小刀，讀著這方面所必須的書；另一個，則在研究院上礦冶課，卻從他父親那裡得來一把很可能會削到自己手的羅吉斯小刀—這兩個孩子在一個月之後，誰會進步的最多呢？.....當我在離開學院的時候，吃驚的發現我學過航海學！--怎麼呢，如果我坐船出港轉一趟，我知道的會更多。（Thoreau, 1854/1950: 39；孟祥森譯，1991：51）

儘管如此，梭羅並不認為書本裡的知識是毫無用處的，他鼓勵人們多讀書，閱讀經典也是他最喜歡做的事，他重視的是學校裡教的或書本裡讀的知識能不能成為人們生命的一部份，幫助人們理解世界的普遍規則，更重要的是必須讓人們在生活中實踐運用，增加他們頭腦的思考活動，提升自我更進一步的成長。

### 三、自主的學習

梭羅一生反對當時美國資本主義追求工業、科技進步，只看效率、成果的物質文化，造成人類被工具理性所掌控，人們逐漸失去自我，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忘記精神如何向上提升，個人內在發展也因虛矯的文化而抑制了自我實現的可能。因此，梭羅鼓勵人們活出自我，喚醒他們終日埋首謀生工作的靈魂，重新尋找並探索自我的新方

向，此種自主是人能獨立思考、自我負責的表徵，對教育來說，也是最重要的一點：

假設幾乎沒有任何程度的自由存在，就不可能說服一個人的內心來相信這個字的完全意義—自由，是與他尊貴天性相稱的一種自由，但不是指共和體系中沒有價值的自由，這種自由被一群議會成員嚴格地管理著，就像給生病的孩子開處方一樣。（張淑美、蔡淑敏譯，2007：159）

這是梭羅在給友人的信中提到他所領悟的教育模式，應該是自由開放，學生能夠自主學習的。人生無法像下棋一樣事先佈局，就能步步走得穩當，生命之所以充滿樂趣無限，就因為人生際遇不可預知，但人總是能靠著自我的思考判斷，決定下一步的方向，或許過程幾經波折，但最後一定會讓生命中得到意外的果實。但是在現實情況中，不論是社會上或學校裡，我們經常看到的卻是科層體制下規劃完密的生活模式。在學校裡有安排好的課程、準備好的教材，標準化的評量、和老師一貫的教學方式，學生只要按表操課、按部就班的學習，學好學校教的知識就是所謂的好學生，然而這樣的學習，卻完全忽略了學生作為一個有主體性的個人，他對自己的生命應有所覺知，應該展現自主的學習能力。

學校、家庭或是社會所提供的是一個環境、情境以及機會，是讓學習者能夠去嘗試接觸不同的事物、不同的學習，進而瞭解自己、接納自己並且培養跟環境良好互動的能力。然則真正的學習，仍然必須依照學習者的狀況，透過自我不斷的內省檢視，對學習有一定程度的自我覺知，具備能力去選擇合適的教育與學習（李雅卿，2003:11）。

梭羅相信人的神性，只有在人能夠自立自主的情況下才能完全開展，正如同是超驗主義學人，也是梭羅好友千寧（1780-1842）曾云：

或許我們會開始以為教育是萬能的，認為我們可以如我們所願地，完全將一個人的心智轉變過來，幾乎就像是操控機器一樣地生產良好的產品。但是.....人類的心智是比我們能想像的更加複雜，其天性是非常脆弱的，也非常獨立，並能自我採取行動。孩子與大人一樣擁有自由的意志.....沒有任何心智在任何他人的手隨意塑造之後，會是比較健康的.....（張淑美、蔡淑敏譯，2007：152）

真正的自主學習必須在尊重學習者的獨立自主性之下，保持溝通討論的管道，旁人可以適時的引導、輔助，而不是獨裁的控制、掌握。期望人能自主也必須先使其擁有自由，梭羅認為要朝夢想前進，必得超越不可見的限界：

在他周圍，在他內在，會有新的，有普遍意義的與更為自由的法則開始建立起來；或者，他會把舊有的法則擴充，以更為自由的精神加以解釋，嘉惠於他人，並以更高的秩序所頒之許可而生活。（Thoreau, 1854/1950: 246-247；孟祥森譯，1991：305）

在自由的條件之下，才有機會發揮個人的自主性，進而形成妥切的自我觀念，並對自我和現實有所覺知，經由和自己的相處與洞悉，去理解別人和認知模式，知道如何與他人生活互動。自由的個體能夠在自主中學習，也在學習中自主，除了承載自我，並與他人互相照應之外，也有著無比的毅力與潛力，能夠開創自我生命的價值。

## 小結

梭羅確實將其教育觀念，落實在他所創辦的實驗學校中，成功營造了一個快樂學習、自由開放的教育環境。學生們能夠在梭羅的學校中發展健全身心、伸展志趣、樂於學習、敢於面對挑戰、也不忘記動手實作。他們在生活中找到自我定位，且能夠拿捏自我與群體的份際而不致失去平衡，正因為他們在此種教育觀念引導下的學習環境中，擁有了對自我的瞭解、體驗的勇氣與自主的精神。

### 第三節 非凡學校的教與學

在《湖濱散記》的敘述中，梭羅因看到人們只能專注眼前的生活，僅為謀生而工作，卻忽略人類生命的可貴意義是在於擁有自我成長的能力而感到沈重。因此他選擇在華爾騰湖畔過著半隱居並且獨立自給的生活，落實他所欲探求的生活實驗。梭羅在華爾騰湖畔的工作與學習並不只為了外在目的，他工作還為了滿足生活基本需求，學習則在努力使自我精神提升。梭羅在《湖濱散記》中記錄下他如何在自然中學習、在生活中成長，並且等待著覺醒的人們也能破繭而出，孵化美麗而有雙翼的生命。

事實上，這種自我成長的精神也能夠在教育上帶給教師與學習者更深的啟發，從瞭解自我、確立自我到學習自我成長，就是一連串自我教育的歷程，以下將衍釋梭羅在《湖濱散記》中對教師與學習的啟示與意義。

#### 壹、教師成長

##### 一、教師的自我教育

梭羅在《湖濱散記》中大加批評資本主義盛行，造成人們追求為滿足物欲而追求物質生活，生活為工作所據沒有自己的休閒或進修空間，還有機械化的分工過於精細，雖提高勞動生產力，使社會日益精緻，但也導致人類成為勞動下異化的存在。在如此的情況下人們無法思考工作本身的意義，也無法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致力於自我提



升，因此能量也就漸漸在謀生的工作中消磨殆盡。

資本主義社會裡注重效率與成果的特色也出現在教育中，學校裡不間斷地考試競爭、比較排名成績，教師的教學由考試而主導，真正為了引發學生興趣、探究知識根源的學習，因為無法在一時之間看到成效，總是不受到重視。當經濟、管理、實效也成了教育的代名詞，學校是否同等公司或工廠，老師如員工，學生就像制度化生產線下的產品，如此教育已經徹底失去「教人成人」的意義。日本學者 Mitsutoshi Takayanagi（高柳充利）（2007：3）曾經探討過教師在學校裡的自我成長困境：教師在學校經常被要求作許多瑣碎的工作，例如管理學生、社團活動訓練、處理父母和學生需求等等事項，使教師疏離於本身的專業學科，且因耗盡心力而沒有太多的時間能好好閱讀、吸收新知並增進自我學習。如此日復一日的在忙碌工作中，磨損對教育的熱情，失去對成長的動力。

教師站在教育的第一線，必須是學習的最佳代言人，所謂教學相長，教學是不斷的學習，教師的自我成長也必須超越自我侷限及社會框架，要延續教育的熱忱及穩定性，就必須讓教師隨時有充電的機會，使教師擁有自我成長的途徑。梭羅告訴人們，生活不只是工作，工作也不只是謀生。作為教人育人者的教師，不能只當教育是份職業，更必須為學生及自我的成長精進盡其心力，視其為一份崇高的志業，並且發展出教師自身的教育哲學，才能夠用澄澈的教育之心去抉擇有效率的教育優勢。

## 二、喚起本真性的教師

梭羅重視個體自我的開展，每個人都有個別獨特的性格，可能是與生俱來也或許受後天影響，但是旁人無法將固定的標準或傳統強加於個人之上，僅為使其符合社會的評價或大眾的期望，因為如此將限制個人的發展性，抹煞個體的創造性。個體自我無自主意識的受到外在干涉，因而失去本真性，屈服於外，便不是走向真正實現自我的道路，那就不是梭羅強調追求真實自我的追求及表現。

所謂本真性，根據德國哲學大師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的說法，是為一種個體認識到自我的存有才算真實存在的特性，亦即他所強調的「本真自我」（authentic self），個體能夠用自己的方式來掌握自己的方向，而非為他們-自我（they-self）所掌控並且身受俗務纏繞（蘇永明，2006：146）。本真自我的表現是真誠的面對生命，接受一切挑戰。梭羅在《湖濱散記》中自始至終都以這種本真的態度回應著大眾：

不論你的生活何等低卑，都去面對它，並且好好地過下去；不要逃避，不要用難聽的字眼咒罵它。它不會像你想像的那麼壞。當你最窮的時候，會是最富有的。（Thoreau, 1854/1950: 250；孟祥森譯，1991：309）

對本真的自我來說，未來具有各種可能性，不管如何都必須自己去承擔。教育應該是在引導學生這種本真自我的覺醒，教師必須幫助學生對自我有所認識，並進而開展自我潛能，呼應本真性的學習。因此學校不會是灌輸知識的工廠，只要求統一標準與立即成效，教師也不能以獨裁專制的控制者之姿強行介入，喚起本真性的教育必須有良好的師生互動，並且維持開放性、接受可能性，讓教與學相互影響、

緊密相連，教師不用高高在上，不必固守威權，而是在教學的同時，也進行著自我的反省，維繫真誠的師生關係。

甚者，梭羅更認為教師永遠是個學習者，如果只想得到「教師」的頭銜，而遺忘作為學習者該習得的知識<sup>87</sup>，是無法實現喚起本真的教育，也無法成為擁有本真性的教師。作為以喚起學生的本真性為教育目的以及願意真誠面對自我與對待學生的教師而言，梭羅的生動詮釋說明了此種奇妙的師生關係：

不論教師年紀多寡，教師和學生的關係應該像太陽和月亮一樣：月亮（學生）藉著太陽（教師）的照射和呈現擁有一些新的特質，或許是增加自己的亮光且獲得相等的尊敬和崇敬。即使在正午時分仍能顯現出自身的獨特性，儘管和他的教師相比，其亮度是像雲一般的灰白。<sup>88</sup>

教師除了提供光源讓學生吸收並反射，也必須讓學生學習發揮自己的光芒，縱使是微不足道的表現，教師也必須掌握因勢利導的原則，鼓勵學生對本真自我的啟發。

## 貳、個人學習

### 一、孤獨的離境學習

梭羅將他兩年多的湖濱生活以四季流轉的意象，用以象徵生命的展開、低潮而後新生，就像萬物萌生的春天歷經蕭條冷瑟的冬天之

---

<sup>87</sup> 引自 Salomon, 1962: 30；原文出自《梭羅日記》XIV，頁 205。

<sup>88</sup> 引自 Salomon, 1962: 30；原文出自《梭羅日記》VIII，頁 299。

後，仍會再次展現生命復甦後的活力。生命的新生必須從離境開始，完全地放棄過去所擁有的，離開固定之處，才能開放地接納新事物，而學習必得如此。在離境中促使學習進行，解放過去之後，正面地迎向未來展望，如同卡維爾所言：「因為鄉愁也不可能讓過去成為未來」（Standish, 2006: 156）。離境的學習使自己成為陌生人，是異域的陌生人，也是自己的陌生人。梭羅對此特別感悟：

我知道的我只是人種的一員；或者說，是思想情感的舞台，我能感覺到客觀和主觀的雙重性，以此，我能夠站得離自己遠遠的，像跟別人的關係一樣。我的經驗不論何等強烈，我都可以意識到自己客觀部分的存在與批判；而此一自己的部分，又好像不是自己的部分，而是一個旁觀者，並不共享這經驗，卻只是觀察記錄它。此一客觀部分的我，正如不是你，也不是我。（Thoreau, 1854/1950: 104）

透過陌生人的角度來觀看熟悉的世界，不論是自我內在或是自然外在，都能夠超乎想像的客觀，充滿創造性與批判性，並且發現當下所指涉的未來之無限性，開啟學習潛力的另一扇窗，讓學習不單只是學習，而是種自我的新生。此種人類的新生，不只是學習父語的條件，更代表了精神境界的提升。

在離境中學習，梭羅也嘗試擁抱孤獨，因為放空一切，在孤獨中更能向未知的移居，也朝向自己移居，作為陌生人般的透視自我，反省自我，培養出高度清澈、專注及敏銳的觀察力，檢視生活中的萬象。離境學習與孤獨相伴，使學習更澄澈透明，集中精力，尋找被埋沒在喧鬧中的精彩與豐富。華爾騰湖是梭羅離境的起點，他以開荒者的精

神到此墾拓心靈的田園，看似失去物質世界的接濟，卻是獲得精神自由的開始。梭羅在孤獨中如此讚美著不同於平時的沈思：

思想可以讓我們清醒地站在自身之外。用一種有意識的心靈力量，我們能站在自我的行動與其結果之外；萬事萬物，或善或惡。都會如急流一般過去。

(Thoreau, 1854/1950: 103)

獨立於自我之外的思考，是深度的學習，不求準確精準，但像詩一般的對話，不計名為利而受限制，卻深入自我從而發現存在的價值。離境中的孤獨是美的，孤獨中的思考是深刻的，而此思考中的學習才是真實的。

## 二、自我實現的學習

梭羅雖然不是革命家也非政治家，他對社會看似無所作為，但是他內心卻牢記喚醒鄰人們沈睡的心靈，使人類精神展現新生是他的責任，因此他將他在華爾騰湖畔的生活實驗寫成《湖濱散記》一書，其中除了直接回應鄰人們的問題，更時而嘲諷、時而感慨、時而語重心長的對廣大的美國人民有著深切的提導與期盼，對於人類能從工具理性、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消費性的生活習慣中解放，找到自己的生命方向，走上屬於自己真正之路仍深具信心，只要能夠不放棄對自我生命的充實、並且保有自我實現的動力，人生最終的學習目標便朝此前進。

梭羅體認自我的開展與實現是人生最重要的學習目標，而教育即是在協助學習者能完成潛力的發展。人本主義心理學創始者馬斯洛

(Abraham Maslow, 1908-1970) 對學習的觀點亦十分近似於此，他指出，「學習本身就是一種自我實現。成長的動機包括認知的需求、認知和瞭解的慾望」(楊惠君譯，2004：294)。人類在滿足低層次的需求之後，最終必須完成自我實現的最高層需求，才能成為完整的人，而自我實現的過程則需透過學習才能達成。此種學習是個人的，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要求學習者為自己的學習負起責任，且能出於自發的學習。因為只有源於內在學習動機所引發的學習行為，對學習者來說才是有意義的學習。

學習是實現自我的過程，梭羅喜愛用「鷹」來代表自我形象，從平穩飛行到上升高舉的意象，隱含著自我實現之前必定經歷的學習歷程：

鷹高高地翱翔，平穩地盤旋，看起來毫不費力；在得到這種能力以前，像前存在狀態下的爬行動物一樣老老實實地在地上爬行。你在跑之前必須學會爬—在飛之前必須學會跑。在峽谷中用有彈性的四肢向上有力地跳躍比從山頂往下試飛要好.....一個平穩的清晰景象要比一個升高的景象更重要。<sup>89</sup>

為了實現自我，人類必須先對自我的內在經驗徹底瞭解，而後發展出學習動機，向外一步步的探索與學習，在自然且自由的環境中，發揮生命經驗的潛能，完成高升飛行的任務。

此外，梭羅更體悟到，要達到自我實現的境界，必須保持心靈的「覺醒」。對生活無所適從、對人生毫無頭緒的人，是無法確知自我的生命價值，更不能掌握學習的機會，迷失在成長的旅途上。梭羅所

---

<sup>89</sup> 引自馬會娟、管興忠譯，2002：193；原文出自《梭羅日記》IV，頁179。

認同的教育，在引導學習者之自我實現，使人在有自覺的生活中，深化自我的價值，創造生命的意義，達成實現自我的學習。

## 小結

梭羅在《湖濱散記》中所闡發的觀念與理想，雖不盡然能全指向教育，但是卻能對教育實境中的教師以及學習目的的思考有一些反省與啟發，教育是唯人獨有的活動，教師負擔著傳授知識的使命，卻不能忘記永遠的學習者身份，無間斷的自我學習，促進自我的成長，且由（自身）本真、尋（學習者）本真，啟迪學習者真、善、美的追求，並在離境中如陌生人般的深刻學習，感受孤獨浸潤思考，在學習中達成自我實現之目的，展現教育中精神提升之力量。

## 第四節 另類教育的連結與會通

不同於現代化學校教育的理念，梭羅反對以強大的巨型結構來控制的人的行為與思考模式，跳脫傳統教育的思維，重新關注教育的對象一人的本性與特質，豐富教育多元取徑的可能。回顧梭羅的教育主張雖然在當時並沒有得到廣大的迴響，但是從他辦學經驗<sup>90</sup>中可以知道，他的教育理念已獲得部分人的認同，而時至今日，也在另類教育（Alternative Education）的實踐中已逐漸得到落實。

所謂「另類」，除了有非主流的意思之外，還有「替代」的意義，另類教育提供了學習者主流的學校教育之外的其他選擇（李雅卿，2006：22）。教育的方式必須因教育的對象不同而有不同的風格與樣貌，學習者能夠選擇適合自己的學習場域與方法，找到自我成長的機會。藉由《湖濱散記》的敘明，梭羅將生活、工作、學習與自我成長看成彼此緊密關連的概念，以下試以夏山學校、全人教育及體驗式學習等另類教育模式，尋繹其與梭羅教育主張相契合之處。

### 壹、夏山學校

近代另類學校的代表，首推英國的夏山學校（Summerhill），位於距倫敦約一百英里外的東薩弗郡（Suffolk），是由創辦人尼爾（Alexander Sutherland Neill, 1883-1973）在1921年所設。尼爾的教育宗旨是「不應該讓孩子來適應學校，而應該由學校去適應學生」，在

---

<sup>90</sup> 梭羅的辦學經驗參見第二章第一節，頁23。



夏山學校裡，「自由發展」才是教育的終極理想（Neil, 1964）。梭羅在《湖濱散記》中相信人有自我成長、自我覺知的神性，必須給予自由的發展，才能夠讓理性、心靈都向上提升的想法，也部份在夏山學校教育中得到印證。

在尼爾的夏山學校中，最重要的理念是尊重兒童的自由。他認為，只有自由才符合生命的法則，因為他相信「真正的自由就是相信人性的善良」，但是他也特別強調，自由並非放縱，他的原則是「對個體的尊重必須是互相的」。所以不論是成人或小孩，都必須站在彼此尊重的基礎上以誠意相待。父母或老師不能用外力來強迫孩子或施以管教，他絕不贊成把權威當成一種控制系統，而是讓孩子在自由的氛圍之下朝向好的地方自由發展，從對自己的認識、自我的負責，進而瞭解如何對待他人、與人相處，誠心悅納世界，尋找到適應環境的方式。

此外，夏山學校的教育特點還包括「愛」與「民主」。尼爾認為教育是要讓孩子自主學習、快樂生活，而孩子幸福與快樂的程度高低，也依靠父母或老師所給予的愛來決定。愛是一種真誠的流露，不虛偽造作、不強迫佔有，是雙方經由共同學習的過程而獲得的共識與成果。愛是互相的，不只是單方面的施或受，每個人都在學習如何愛與如何被愛，並且在學習中一同成長。因為瞭解愛及相信愛的力量，能夠懂得寬恕、消解仇恨、揮別恐懼，才能發展出健全的獨立人格，堅持對生命和自由的尊重。

民主是夏山學校中另一個特色。夏山學校的治校方式是民主自治，試圖在團體的共同生活中，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生活方式。基本

的民主機制就是每週一次的學校大會，在會議中有主席、秘書及成員，有秩序的表達意見，經由討論後投票表決。正因為夏山培養了孩子自由開朗的人生觀，而使得自治對夏山的孩子如此重要，他們不利己、不自私，比誰都在意團體精神，所以定下的規則不虛浮，而通常都關切生命中重要的事。這也表現出梭羅的社會哲學，對於民主政治制度的服從，是出自於自我本心的德行，因而落實民主，應該是一條走向對個人真正尊重的道路。

夏山學校係與梭羅所嚮往的理想教育形式實有相近之處，包括：教育應以學習者為主體，提供開放自由的學習環境，培養獨立自主的人格以及樂觀向善的心態之觀點。不論對尼爾或梭羅來說，教育的目的即是生活的目的，也應該是生命的目的，包括愉快的學習、工作和生活，除了理性和感性，還要培養以完整的人格來面對生命。

## 貳、全人教育

### 一、全人教育的理念

另一種與梭羅的教育思想接近的教育觀點，莫過於全人教育 (holistic education)。所謂的「全人教育」，是強調人類整體經驗的積極互動，建立在對生命極度尊重的態度上，並且避免形塑成文化或意識型態的樣式。全人的教育觀，主張教育是發展人類潛能和重要的人格特質，沒有任何一種教育是永遠正確的，而全人教育的主旨在於從不同的方法中，謹慎地選擇適合個別兒童、社區和歷史環境需求的教育方法 (蔡淑敏, 2007: xiii)。全人教育學者約翰·米勒 (John P. Miller)

在其重要的著作《全人教育課程》(*The Holistic Curriculum*)開頭，明確地指出全人教育的基本涵義：

全人教育試圖引領教育進入與大自然基本真實性的結合中。大自然的核心是相互關聯的，其互動是動態的。我們可以看到原子、有機體、生物圈和宇宙本身都是動態的和相互關聯的。不幸的是，人類世界自從工業革命以後，就被切割成片段和格式化了。這種結果導致生命變成支離破碎了。(張淑美、蔡淑敏譯，2007：111)

這種將生命視為有機整體的概念與梭羅的思想不謀而合，全人教育的焦點是將那些在現代化中被分裂的生活層面聯繫起來，相信人性有超越個人自我的深奧潛力，能與宇宙繼起的演進相互聯繫。因此教育應該是一種提升個人靈性的活動，而不是將傳統制式的社會文化強加在學習者身上的理性計算公式。在現代化的學校教育中經常充斥著抽象的概念，以及標準化的學習過程及評量方式，傳遞著片面的、斷裂的知識，無法跟個人生命有所連結，因而阻隔了學生發展整體世界觀的學習方式，全人教育鼓勵學習者以一種直覺的、驚奇的方式，透過經驗、探索、對話和創造力，來認識與參與他們生活的世界，同時重視知性與感性的交互作用，打破二元對立的知識論，徹底發揮教育啟發完整生命的作用。

## 二、台灣的全人教育

1995年，正值台灣教育改革風起雲湧的年代，由民間到政府，許

多關心教育的人紛紛投入教育的改革行列，對傳統聯考領導教學的填鴨式教育進行反撲，同年行政院教育改革諮詢委員會的成立，開始全面的對傳統教育體制反省檢視。全人教育實驗學校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成立的，這所座落在苗栗卓蘭大坪頂的學校，為了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能夠親近自然與土地，拓展不一樣的生活經驗，創辦人程延平先生選擇了不致於太偏遠，又能夠遠離塵囂的郊區山坡，打造了一個符合豐富、多樣、自在的成長空間。學校裡有扶疏的杉林、竹林，伴隨小溪流水，以及蛙鳴、蟬嘶，漫步花叢小徑，感受自然洗禮與內省沈思，四周沒有高聳的圍牆，沒有堅固的校門，是一所名副其實的開放式學校。這樣的環境恰如梭羅在華爾騰湖畔的生活氛圍，大自然就是人類最好的學習場域，適當的距離讓人能夠在孤獨中審視自我，又能隨時的回到社群之中。

全人學校秉持五個教育理念：人類過去知識的通識理解、人格特質的自我實踐、審美趣味的養成、創造能力的釋放、批判能力的培養。希望建立學生的「自我意識」，勝過驗收學生「社會價值」，是為全人學校創立的目的是。學校透過討論式、分組混齡教學、以及自主學習的制度讓學生能夠找到參與學習的動力，絕不因為考試壓力、體罰、競爭而消磨學生的學習意志，務使每個人都能為自己的學習負責，找到自己人生的興趣和方向。全人教育要發展的是個人獨特性，不只適應社會，更能夠面對社會的挑戰。

### 三、全人教育與梭羅

不論是梭羅或愛默生談論相關教育的主題，他們的全人教育理念

都能清晰可見。愛默生曾言：

教育的秘訣在於尊重學生。教育，不是由你來選擇他應該知道什麼，以及他應該做什麼。他早已經被揀選和預立好了，而且他才是唯一握有開啓自己秘密之鑰的人。如果你想要竄改和阻撓，以及過度地掌控他，就有可能會妨礙到他完成人生的目的。(張淑美、蔡淑敏譯，2007：157)

由於梭羅與愛默生都千真萬確地相信個人具有自我形塑的力量，因此他們認為成人的任務就是提供一個可以開啓這個生命目的之環境。學習不應只有一種「對」的方式，教育也不應走向唯一的路，因為真實的世界我們永遠無法確知，所以我們才在能夠幸運有各式各樣的奇遇。而梭羅在《湖濱散記》中也曾領悟到：

在我們最平常、最無所謂的散步中，我們都不斷的、儘管是無意識的，像水手一樣，以某個燈塔或岬角來校正自己的航向，如果我們走出了平常的路徑，心中還留有某種標誌；一直到我們完全迷了路，或轉了一個身.....我們才領會到自然界是如此之大，如此之奇異。.....一直要到我們迷失了，換句話說，一直要到我們失去了世界，我們才開始找到自己，看清楚自己是什麼，並看清我們的關係之無限廣闊。(Thoreau, 1854/1950: 131；孟祥森譯，1991：168)

生命須從瞭解自己出發，用不同的角度看世界，就有不同的體驗。因為對自我有深刻的認識體會，願意不斷的學習成長，接納自己也欣賞別人，才能以健全開放的心去接觸社會。梭羅與愛默生所言這些近似全人的教育觀點，莫不都在這所全人學校中歷歷可見。

## 參、體驗式學習

### 一、外展教育

梭羅在華爾騰湖畔獨居兩年，體驗了回歸自然的生活，並且經歷一種生命意義的追尋。他的退隱是為了獲得前瞻的遠望，以及更深刻的價值。他在自然的陪伴中感受到心靈的寧靜，享受美的陶冶，也找到對抗忙碌庸擾的絕望生活之方法（Standish, 2006: 124-125）。這種透過在大自然、荒野中的生活體驗，能夠讓人們真正面對自我，重新思考自己，在探索與冒險中激發對生命的熱情、對自我的肯定。本諸前此教育觀點，革新主義者兼德國教育家柯漢（Kurt Hahn）在1930年代提出外展教育（Outward Bound）的創新理念，1941年在英國的威爾斯（Wales）創立第一所外展教育學校。最初的建校目標是想藉由自信和耐力的訓練，培養年輕航員克服海上艱困的環境。「外展」之名源於航海術語（outward bound），意指大船出港，為了拓展國際視野而駛向未知的大海。<sup>91</sup>在手腦並用的課程中同時強調人格發展與學術成就，成為體驗式學習的起源。

柯漢認為，教育的目的是要激勵青少年建立價值。因此外展教育課程中的核心綱領包括：冒險和挑戰、接納與多元、社會與環境責任、人格養成、同理心與服務。透過戶外教育、冒險教育（adventure education）、探險研究（expeditionary studies）、挑戰教育（challenge education）、體驗教育（experiential education）與環境教育（environmental education）等不同的課程與活動，讓學習者能在直接

---

<sup>91</sup> 參見什麼是外展（無日期）。2009年4月22日，取自外展教育基金會網站：  
<http://Orz.tw/rwNcK>

的經驗行為中反省與學習，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增進身心靈的素質，並且能更瞭解自然環境、適應社會互動與認識自我。

梭羅的湖濱生活實驗，充滿面對挑戰的冒險精神，他為了自給自足而一切實作都一手包辦，以最親密的方式接近自然，透過湖水的淨化與澄清，透視自我的不足，重塑自我的意義。梭羅反對機械式的學習，那種像雨量計和自動記錄的磁性機器般非人性、呆板的動作，是沒有生命的。<sup>92</sup>真正的學習包含複雜的方式以及多重的層次，是在自然中、生活體驗中直接進行的。此外，梭羅的隱居雖然一時離開社群，最終仍然必須回返社會，這也是外展教育中強調對周遭世界關懷的責任，就像梭羅自己在日記中寫道：

你也許以為我從世界中退隱會耗盡我的力量，但是恰恰相反，在寂寞中，我為自己編織了一個絲網或者一個繭，像一個蛹，不用多久就從中畫出一個更完美的生命，適合生活在一個更高的社會。<sup>93</sup>

能夠向內探索的生命，才有向外開展的能量。外展教育體驗式的學習正是立足在梭羅的思想，而自我與社群、責任本質、以及回歸自然的問題，梭羅都已在《湖濱散記》中提及，並且也關連到民主、哲學以及教育的可能（Standish, 2006: 126）。

## 二、壯遊

梭羅對於學習的看法，最重要的就是能夠親自體驗與實作。他對

---

<sup>92</sup> 引自 Salomon, 1962: 29；原文出自《梭羅日記》XII，頁 237-238。

<sup>93</sup> 引自馬會娟、管興忠譯，2002：275；原文出自梭羅 1857 年的日記。

整天關在屋子裡啃書本、寫作業的讀書方式，十分不贊同，他認為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師，真正的學習是在個人與大自然的體驗中而產生的，因此鼓勵年輕人多多踏出家門走向戶外，體驗不同的人生、擴展視野並累積閱歷，實踐自己生活的實驗。他說：「年輕人還有什麼比生活的實驗更能學到生活是什麼呢？」(Thoreau, 1854/1950: 39) 不論是勞力或勞心，只有決心邁向真實世界的第一步，知識才有可能從書本中活起來，與經驗交互作用後成為生命的一部份。

近年來西方世界所盛行的「壯遊」(Grand Tour)，也漸漸傳到台灣，讓人重視起旅行教育的意義。根據商業週刊在2007年第1004期的「壯遊」特別報導<sup>94</sup>中指出：「壯遊，指的是胸懷壯志的遊歷，其中必須包括三個特質：旅遊時間『長』、行程挑戰性『高』、與人文社會互動『深』」。這樣的旅行是經過特別規畫，以高度意志力徹底的執行，不侷限青壯年，也不專屬於現代，早在十六世紀末的歐洲就有這樣的傳統。英國貴族子弟在學業結束後，會與家庭教師或貼身男僕一同經歷一次旅行，渡過英吉利海峽，到巴黎、羅馬、威尼斯、佛羅倫斯等歐陸城市進行壯遊。在這旅行中，是培養年輕人宏觀視野以及自身格局的最好時機，在每個城市之間探索文化根源，深入自然也接觸民間社會。到了十九世紀，壯遊成為歐洲菁英的成年禮。直到今日，許多歐美學生在中學畢業之後或者進入大學期間，為了探尋自我的方向、訓練獨立自主的生活能力並且以最接近真實的方式來觀察世界、體驗人生，都勇於走出父母或學校的保護傘之下，展開一場壯志之遊。

---

<sup>94</sup> 參見陳雅玲(2007)。放大你的格局，人一輩子要有一次壯遊。商業週刊，1004，2009年4月20日，取自<http://0rz.tw/112ox>



眾所周知，當代最有名的壯遊是推翻古巴親美獨裁政權的革命家切·格瓦拉（Che Guevara, 1928-1967）。格瓦拉當時只是個醫學院四年級的學生，如果不是決心親身去體察真實的社會，和學長騎上機車展開九個月、歷經五個國家的萬里壯遊，看到基層人民最寫實的生活，體會到苦難不因看不到而不發生，至此改變他的志向與一生，也就不會有今日的革命英雄。格瓦拉的父親日後出版了他的《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並在前言寫道：「他旅行，不是為了像一般遊客那樣，尋找景色怡人的地方拍照留念，而是為了在沿路的每一個拐彎處體驗民生疾苦，並探尋這些疾苦的源頭。他的旅行是一種社會考察」（引自陳雅玲，2007）。真正的壯遊充滿教育意義，在旅途中處處是學習的機會，時時都有改變與成長的契機。

不只是梭羅曾重視藉由旅遊而親身體驗世界的重要，人文學者蒙田也大力提倡旅行教育的好處。蒙田認為「旅行是一種有益的鍛鍊。在旅行中可以持續不斷地練習注意從未見過的新鮮事物」（陸秉慧、劉方譯，1998：240）。因為人必須通過世界來提高判斷力，以使自己對事物的洞察力增加。我們認識世界的同時，也正是在認識自我，只有旅行的教育能帶給人深刻的學習：

除了使眾多的別種生活、思想、習俗不斷呈現在我們的生活面前，而且讓生活品嚐大自然永恆變幻的型態，我不知道還會有什麼更好的培養生活能力的學校。（陸秉慧、劉方譯，1998：240）

進行一場深度之旅，就是經歷一次生活的實驗，知識會在生活經驗中傳遞與累積，人生道理會在旅行過程中體悟和實踐。梭羅最愛的

旅遊是人文自然之旅，他經常獨自到林間、田野、河畔及山丘漫步沈思，觀察生態並尋找靈感，也曾與哥哥約翰一同乘船而下康考特河，並循運河進入馬力麥克河下游，而後登陸爬上白山，這一趟壯遊宛如一首田園派的交響樂章，令梭羅留下深刻印象、永生難忘，之後他也將此次經驗寫成《康考特河及馬利麥克河一週遊》一書出版，書中包含廣泛的主題如：魚類研究、寓言、基督教、論詩、歷史、友誼、遠足等等，可見得梭羅在旅遊中是真正用心去遊覽、細心體察自然與生活並用生命去反思的。除此之外，梭羅還到過緬因森林研究印地安人的生活方式並體驗他們的生活、也曾多次深入鱒角探訪當地居民，考察人文、歷史與自然。梭羅在旅遊中增長了許多自然與人文知識的細節，成為他日後寫作與演講的最佳材料。而他一生最重要的旅行，應是他來到華爾騰湖畔的棲居，實現了一場生活的實驗之旅，用他的雙手雙腳寫下最美的生活之詩。

## 小結

梭羅的教育理念故貫穿在《湖濱散記》中，句句發人深省，或者可以說整部《湖濱散記》就是梭羅對於自我教育及成長的最佳寫照，不論是開放自由的非凡學校，提供終身學習且多元的教育資源；重視自我的開展及學習者的主體性，強調自主獨立的學習；以及選擇主流教育之外另一種教育模式的可能，另類教育的觀念啟發，都是梭羅對於人的自我成長與精進的期許。正因為「有一種不斷地新穎之流流入世界，我們何必忍受著不可言喻的沈悶」(Thoreau, 1854/1950: 253)，

而應從教育開始，為人類的精神提升奠下根基。



##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美國超驗主義哲人梭羅在其代表作品《湖濱散記》中之核心概念與思想及其在教育上的蘊義。首先，探究梭羅思想成形之時代背景，包含成長過程、生平經歷，以及影響其深遠的重要人事物；其次，進一步瞭解梭羅《湖濱散記》一作品在文學與哲學研究上的重要價值與定位；再者，闡發梭羅在《湖濱散記》中運用語言文字之巧妙及其內蘊之深刻意涵，並且明示其中心主旨：將物欲的追求轉化為提升精神的向上力量，肯定人類新生的可能；最後，則析論梭羅《湖濱散記》及其思想，衍繹其對教育觀點的啟發與另類教育的連結。綜觀前述各章節之研究，在此提出結論與建議。

### 第一節 結論

#### 壹、梭羅是超驗主義的實踐者，力抗資本主義的先驅。

梭羅作為美國超驗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生對人的靈魂革新有著極度的熱忱與使命。他相信真正的革新必須從「革心」開始，必須使人發自本心本性、由內到外的改變，才有可能使人的精神層次向上逐級提升，而過更好的生活。梭羅受愛默生的影響至深，不僅承襲其思想論點，更加以親身行動實踐了其信仰與嚮往的理想生活。他離群到湖邊棲居，徜徉自然，沈澱自我，並以自給自足的方式，過著精神

富足的簡樸生活，證明除了追求物欲、消費經濟之外，人類還有著心靈醒覺與精神提升的重要目標。

梭羅見證美國資本主義興起，當時人們為了技術、生產、效率等等物質上的滿足，而盲目的工作、混沌的生活，使人類的勞動異化於自身之外，無視人性真善美的本質與創造進步的可能。因此梭羅以諷諭之語，表達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不滿，提出他對人類心靈的物化現象最嚴正的批判。

## **貳、梭羅《湖濱散記》之寫作語言打破作者與讀者之界線，使文本意義跨越時空重生，超越語言之限制性。**

梭羅在《湖濱散記》以第一人稱的筆調書寫他在林中湖畔的生活，看似像半自傳體的體例，卻明顯的有指向的讀者—康考特的鎮民，甚或者就是閱讀此書的讀者。梭羅的文字不是只能用閱讀來理解，若能細細品味，則更像聆聽一系列平實又精彩的演講，因為梭羅的書寫正是以他自己的語言訴說，巧妙地掌握讀者與作者之間的距離，時而給予讀者莫大的想像空間，時而也明確透露出他欲傳達的訊息。梭羅的語言蘊含豐富象徵性的深層意義，需要讀者花費心思的解讀與尋繹，也因為賦予讀者如此重大任務，使得文本能夠跨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在不同時空下重生，變換不同的面貌，且超越語言的限制性與不確定性，將阻力轉化為接納與開放的助力。

## **參、梭羅在《湖濱散記》中以激昂生動的反諷語言表達，目的在**

**喚醒沈睡的心靈，拂除遮掩本心的朦朧之霧，展現自我教育的絕對可能。**

《湖濱散記》裡的梭羅以小公雞自居，透過生動諷諭的語言文字，以及激昂憤慨的雞鳴啼聲，希望喚醒鎮日埋首在工作中或者渾渾噩噩生活之人們的沈睡心靈。他鼓勵人們踏出改變的第一步，真誠的面對自我本心，不再將其理想僅視為夢想，而是勇於追尋並實現，真實的為自我而活，揮灑出生命的色彩。

人性中有著自然的向上力量，然而梭羅認為，在謀生工作或是繼承傳統的生活中，往往忽略此類人之神性，就算個人內心曾有豐富的創造性想法，卻也被埋沒於平庸的生活之中，因此梭羅以自身之例，在《湖濱散記》中表現他無入而不自得的生存之道，不受外在目的侷限，而能對自我本真負責，開展生活中自我教育之可能，不論是品味孤獨或融入社群的學習，都能在個人的陶養過程中，創化新生，獲得自我之獨立，。

**肆、梭羅提出「非凡學校」的主張，啟發不同於一般學校階段性的學習概念以及教育環境，使學習成為眾人之事，教育成就個人之異。**

梭羅在《湖濱散記》中嚮往一種「非凡學校」的教育，是相較於一般學校制式的劃分學習階段，而使得學習常被限縮於學校教育之中，但是真實生活與社會中的學習卻是無止盡的。在梭羅思索的非凡學校中，營造的是開放多元的教育環境，並需能滿足學習者而提供充

分的學習資源，要讓每個人都能發覺學習的樂趣，並持續學問的探尋。學習本是因人而異，教育就該因材施教，非凡學校的特別觀念在於學習不會只在校園內，環境也不只是生活的空間，教育必須連結經驗世界的真實感受，使學習者在自然、社會、文化的世界中進行辯證性的互動學習，進而認識並發展自我，並從瞭解自我之中，去理解及關懷他人，與人群和社會有良好的雙向回應。由此可知，非凡學校的教育不會僅是少數人的活動，也不會只有單一相同的特性，梭羅的非凡學校開啟了教育多元面貌的另一扇想像空間。

#### **伍、梭羅的《湖濱散記》為其思想精華之集成，並蘊含豐富教育意象，能夠作為教育文本之探究。**

《湖濱散記》一書不僅是梭羅以棲居湖畔的行動實踐其理想之實錄，更是其在點滴生活中融合思想觀點之自我闡述。全書貫徹梭羅的思想要旨，以流暢的筆調與鋒利的筆觸，夾敘夾議的述說其林中生活之實況，並透過回應鎮民的疑問，對一般世俗所追求的生活標準提出質疑與批判。梭羅的超驗思想在文字脈絡中無自然流露，藉以促使人類心靈覺醒之啼鳴，表達對人性向上的相信與渴望一意念，傳遞出其哲思精華。

甚且，書中所闡發的概念亦隱含豐富多元的教育意象，對於思考當前教育問題有深刻的啟發作用，不論是父語、母語、非凡學校、閱讀、孤獨、謀生、覺醒等重要概念，都能提供教育上更廣泛的討論與評價，直有將文學作品作為教育文本之探究成為可能。



## 第二節 建議

### 壹、對教育上的建議

#### 一、認識自我之潛能開展，彰顯自我教育的重要

梭羅重視個人的自我開展，認為人必須從認識自我開始，探尋本真，面對自己內心真正的想法，不因忙碌工作或生活壓力而迷失自我，失去成長的動力，為自己學習，也為自己生活。揆諸教育的目的，正是在「教人成人」，使人成為一個身心靈皆能健全發展的個體，因此在教育上必須尊重學習者的主體性，幫助其發展心智、開展內在潛力，能夠肯定自我，進而誠心地悅納人生世界。

人類自身雖擁有追求真、善、美之潛能，卻常在現實環境及外在目標的影響下被遺忘或忽略了。真正的教育不只由外而內的教導，更重要的是啟發自我教育的動力，進行形塑自我的陶養歷程。因為學習有其自主性，若能始於內心的成長動力，不因工作或壓力而失去精神提升的目標，自我的教育才有可能實現。

#### 二、思考學校教育的另類可能

一般制式化的學校教育往往將學習限縮於狹隘的校園環境，學生們坐在教室內、課桌前，埋首在書本裡，不但所學習的知識易與經驗世界脫節，也無法跟真實生活接軌，學習只是追求數字排名、績效成果，而鮮少教育的意義。從梭羅的非凡學校教育觀來看，學校範圍的定義可以衍展開來，應擴及學習者的生活世界，讓知識與生活作連

結，學習不只在學校，知識不只在書本上，周遭的人事物有更多值得關注的地方，學習者必須親身地體驗、深入地學習，才能瞭解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生活不可分割的緊密關係。

### 三、學習孤獨與自然相處之道

學習孤獨是生活中不可或缺之事，享受自然則是大地賦予的恩賜。人雖然是群居的動物，無法永遠離開社會生活，但在培養與人相處的能力之時，更必須擁有一段自我獨處的時間，在孤獨中潛沈自我，發現生命的寧靜之美，並且在休憩中儲蓄生命的能量。我們的教育經常太過於重視群體間的互動與競爭，卻忽略了個人如何與自我相處，缺乏孤獨中的沈思與反省。

現代人對自然的接觸機會也因科技資訊的快速發達而日趨減少，寧願在電視、電腦上看那不在現場而只是畫面的花草樹木，也不願走向郊外，沐浴陽光徜徉大自然。接近自然，讓人放鬆身心，涉入體會並發現自然界的奧妙。如同梭羅選擇華爾騰湖畔之獨居生活，人應在自然中全神貫注的面對孤獨，使其自身在自然環境的孤獨之中，找到提升自我的安靜力量。

### 四、營造教育中朝氣蓬勃的新生氛圍

梭羅樂觀的期待人類精神的新生，就像冬天過後會有春天到來；一如脫離黑暗夜色，就能迎接白晝陽光。春天與早晨都代表希望與能量，不論過去的種種如何，永遠能夠從新的起點出發，如新生嬰兒般的成長與學習。教育是使學生能在溫暖光明之境，懷著希望成長，而

不是沈溺在冷酷的寒冬夜晚，失去夢想。生命本身就充滿驚奇，擁有一個別獨特的繽紛色彩，教育應該給予希望並對未來展望，讓每天的學習都能在充滿朝氣感的環境中表現出活力，且在愉悅的學習氣氛中，拋棄重負，面向新生。

## 貳、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 一、對梭羅的哲學思想與教育觀點之研究

本研究之重點是從梭羅《湖濱散記》一書中提取精華概念，以教育研究的角度，進行教育蘊義之探析。文中雖然論及《湖濱散記》的文學價值已能使之成為經典，但若要通透理解梭羅之哲學思想與教育觀念，仍須輔助梭羅之其他著作，例如《梭羅日記》等書，其詳細記錄梭羅之生活與真實的想法，在研究梭羅之際若能將其文學作品與日記書信加以參照比較，應能對梭羅之哲學思想與教育觀念之瞭解有所助益，加深梭羅研究之深度，並開啟研究梭羅之新方向。

### 二、對梭羅的自然環境觀與教育之研究

本研究自《湖濱散記》論及梭羅之教育觀念，從梭羅對人性精神之提升與自我開展的重視談起，其內蘊自我教育的深刻意義，但梭羅在《湖濱散記》之中，仍有一重要概念未能深入觸及，亦即關於梭羅對自然的喜愛，及其所引伸出的環境教育觀點。梭羅畢生都熱愛自然，對他來說，在自然中能帶給他的，比在學校裡所教的更多得多。梭羅從自然中汲取靈感，豐富了他的創作生活，他與自然無法分割，

並相互影響。因此，在許多相關資料的閱讀中，發現梭羅對自然的態度，以及他與自然的關係，凡此皆為值得深入探討之問題，並對現代所重視的環境教育也有著互相呼應與義理相通的觀點，可以作為後續研究者之參考。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

- 丁凡(譯)(1999)。D. Greenberg 著。自主學習：化主動性為創造力，  
建構多元社會的瑟谷教育理念。台北市：遠流。
- 王光林(2006)。美國的梭羅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學報，38(6)，99-117。
- 王邦雄(2006)。老子的哲學(修訂二版)。台北市：東大。
- 王家衛(導演)(2008)。我的藍莓夜【影片】。(取自中藝國際影視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民權西路53號15樓)
- 王煜(1979)。十九世紀美國文豪梭羅堪比莊周。中華文化復興月刊，  
2，18-25。
- 天路歷程(2008)。2008年11月25日，取自 <http://0rz.tw/8155G>
- 什麼是外展(無日期)。2009年4月22日，取自外展教育基金會網站：  
<http://0rz.tw/rwNcK>
- 孔繁雲(譯)(1990)。H. D. Thoreau 著。湖濱散記。台北市：志文。
- 朱立民(2000)。美國文學1607~1860。台北市：書林。
- 朱炎(1975)。梭羅看人類的新生。美國研究，6，49-61。
- 伊海宇(譯)(1990)。K. Marx 著。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台北市：  
時報。
- 李家祺(1981)。美國最具影響力的作家—梭羅。大學雜誌，148，31-9。
- 李家祺(1981)。研究梭羅生活的重要專著。大學雜誌，150，44-47。
- 李家祺(1981)。梭羅的思想發展。大學雜誌，151，36-38。

- 李家祺 (譯) (1982)。梭羅的論著(一)。大學雜誌，159，48-50。
- 李家祺 (譯) (1982)。梭羅的論著(二)。大學雜誌，160，37-39。
- 李家祺 (譯) (1982)。梭羅的論著(三)。大學雜誌，161，47-49。
- 李家祺 (譯) (1982)。梭羅的論著(四)。大學雜誌，162，37-39。
- 李崇建、甘耀明 (2004)。沒有圍牆的學校：體制外的學習天空。台北市：寶瓶文化。
- 李華夏 (譯) (2000)。E. F. Schumacher 著。小即是美。台北縣：立緒。
- 余培林 (注譯) (1931)。老子著。新譯老子讀本。台北市：三民。
- 吳康寧 (譯) (1994)。I. Illich 著。非學校化社會。台北市：桂冠。
- 吳素真 (2000)。自然與靈性：梭羅《湖濱散記》與《莊子》內篇之比較研究。私立淡江大學西洋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縣。
- 孟祥森 (譯) (1993)。H. D. Thoreau 著。湖濱散記。台北縣：桂冠。
- 孟祥森 (譯) (1994)。E. Fromm 著。生命的展現：人類生存情態的分析。台北市：遠流。
- 林正弘 (審訂) (2002)。R. Audi 主編。劍橋哲學辭典。台北市：貓頭鷹出版。
- 邱正祥 (2004)。亨利·大衛·梭羅之《湖濱散記》中的勞動、個體性與自然：以馬克思主義論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 林玉體、洪仁進 (2005)。本真性、生活與博雅教育。載於林逢祺、洪仁進(主編)，教育與人類發展：教育哲學述評(二)(頁 17-37)。台北市：師大書苑。
- 林政瑩 (譯) (2002)。H. D. Thoreau 著。孤獨的巨人：梭羅的生活哲

學。台北市：小知堂。

林語堂（1976）。**生活的藝術**。台北市：遠景。

林建福（譯）（2004）。D. Nyberg 著。**開放教育的哲學**。台北市：五南。

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2007）。2008年12月16日，取自

<http://0rz.tw/cc5f6>

林耀福（1977）。**文學與文化**。台北市：源成。

周惠玲（譯）（1997）。P. Coelho 著。**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台北市：時報。

美國超驗主義（2007）。2009年5月20日，取自 <http://0rz.tw/Tx5RY>

格列佛遊記（2008）。2008年12月16日，取自 <http://0rz.tw/db5f4>

袁哲生（1994）。**生活的雕塑家：梭羅《湖濱散記》之禪釋**。私立淡江大學西洋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縣。

高雲煥、黃怡茵、黃薇蓉（2003）。作者已死：巴特與後現代主義。

**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35。2008年11月12日，取自

<http://0rz.tw/7a0Ta>

唐宗浩、李雅卿、陳念萱（主編）（2006）。**另類教育在臺灣：另類學園參訪紀實與另類教育思考**。台北市：唐山。

倪婉君、高志仁、梁永安、張培倫、莊勝雄（譯）（2000）。G. VandenBroeck 編選。**少即是多**。台北縣：立緒。

馬會娟、管興忠（譯）（2002）。R. Milder 著。**重塑梭羅**。北京市：東方。

陳竹均（譯）（2002）。A. S. Neill 著。**教育子女的桃花源：夏山學校**。

- 台北市：尼羅河。
- 陳長房（1991）。**梭羅與中國**。台北市：三民。
- 陳保朱（譯）（2002）。大江健三郎著。**孩子為什麼要上學**。台北市：時報。
- 陳美慈（1999）。田園式的牧歌。**生態思想史**，137。2008年11月25日，取自 <http://0rz.tw/485cg>
- 陳凱等（譯）（1996）。R. F. Sayre 編。**梭羅集（上）**。北京市：三聯。
- 陳雅玲（2007）。放大你的格局，人一輩子要有一次壯遊。**商業週刊**，1004。2009年4月20日，取自 <http://0rz.tw/112ox>
- 張芳杰（譯）（1957）。C. Marcus 著。**美國的文學**。台北市：東方。
- 畢恆達（2005）。**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台北市：學富。
- 張世英、趙敦華（主編）（2002）。S. Hahn 著。**梭羅**。北京：中華書局。
- 張淑美、蔡淑敏（2007）。R. Miller 著。**學校為何存在**。台北市：心理。
- 張潮（2008）。梭羅與人的自然化。**作家雜誌**，5，55-57。
- 梁永安（譯）（1999）。P. Koch 著。**孤獨：一個哲學的交會**。台北縣：立緒。
- 梁實秋（主編）（1982）。**梭羅**。台北市：名人。
- 彭健銘（2004）。探討《湖濱散記》的中譯概況及發展趨勢。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市。
- 馮朝霖（2008）。**陶養的後現代意義**。未出版手稿，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台北市。



- 馮朝霖 (2000)。教育哲學專論—主體、情性與創化。台北市：元照。
- 黃武雄 (1998)。童年與解放。台北市：人本教育基金會。
- 黃武雄 (2004)。學校在窗外。台北縣：左岸。
- 曾敏芳 (2004)。梭羅理想與現實之探討。國立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桃園縣。
- 黃進發 (2004)。梭羅《湖濱散記》中的道家思想。私立中國文化大學英國語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市。
- 黃瑞祺、黃之棟 (2005)。自然的人化與人的自然化。台北市：松慧。
- 傑維恩 (無日期)。《湖濱散記》導讀—德不孤，必有鄰。日光溫暖文學報。2008年10月25日 <http://0rz.tw/195de>
- 黃寤蘭 (譯) (2000)。U. Eco 著。悠遊小說林。台北市：時報。
- 程顥、程頤 (宋) (1983)。二程集。臺北縣：漢京出版社。
- 孫州興 (2005)。超越·先驗·超驗 —海德格爾與形而上學問題。2009年5月20日，取自 <http://0rz.tw/pFWJt>
- 楚卿 (譯) (1977)。H. D. Thoreau 著。梭羅散文精選集。台北市：源成。
- 楊惠君 (譯) (2004)。S. B. Merriam 及 R. S. Caffarella 著。終身學習全書：成人教育總論。台北市：商周。
- 楊照 (2007)。高貴的流浪心靈—重讀赫曼赫塞(1-8)。楊照書舖。2008年11月10日，取自 <http://0rz.tw/734QS>
- 賈馥茗 (1997)。教育的本質。台北市：五南。
- 趙一凡等 (譯) (1993)。波爾泰編。愛默生集：論文與講演錄。北京：三聯。

- 赫爾曼·黑塞 (2008)。2008 年 12 月 16 日。取自 <http://0rz.tw/iq6rT>
- 廖世德 (譯) (2008)。R. Preece 著。榮格與密宗的 29 個覺：佛法和心理學在個體化歷程中的交叉點。台北縣：人本自然文化。
- 蔡培村 (1995)。成人教育與生涯發展。高雄市：麗文文化。
- 鄭淑芬 (譯) (2000)。H. D. Thoreau 著。散步：梭羅·河岸週記。台北市：藍瓶子。
- 魯賓遜漂流記 (2008)。2008 年 12 月 16 日，取自 <http://0rz.tw/4e5aX>
- 潘慧玲 (編著) (2004)。教育論文格式。台北市：雙葉。
- 潘麗珍等 (譯) (1997-1998)。Michel de Montaigne 著。蒙田隨筆全集 (上)(中)(下)。台北市：臺灣商務。
- 賴明珠 (譯) (2005)。大江健三郎著。給新新人類。台北市：時報。
- 謝力延 (1990)。梭羅《湖濱散記》中表現之儒家思想。政治作戰學院外國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市。
- 薛絢 (譯) (2006)。J. Dewey 著。民主與教育。台北縣：網路與書。
- 應瑪俐 (1985)。《湖濱散記》原型意象的模式。私立中國文化大學英國語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市。
- 聶志忠 (1994)。吟遊於華爾騰湖畔：梭羅的佛教般的修行。私立淡江大學西洋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縣。
- 蘇永明 (2006)。主體的爭議與教育。台北市：心理。

## 英文部分

- Buell, L. (1973). *Literary Transcendentalism: Style and Vision in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Cameron, S. (1985). *Writing Nature: Henry Thoreau's Journal*.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vell, S. (1982). *The Sense of Walden*.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anning, W. E. (1873). *Thoreau: The Poet-Naturalist*. Boston.
- Gadamer, H. –G. (2001). Education is selfeducation. *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35(4), 529-528.
- Gaita, R. (2005). Callicles' challenge. *Critical Quarterly*, 47(1-2), 40-52.
- Garber, F. (1977). *Thoreau's Redemptive Imagination*. NY: New York University.
- Harding, W. (1959). *A Thoreau Handbook*. N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Harding, W. (1995). Thoreau's reputation. In J. Myerson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nry David Thoreau*.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Collections Onli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trieved December 16 2008, from <http://0rz.tw/e55e1>
- Hirst, P. H. (1998).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The evolution of a discipline. In G. Haydon (Ed.), *50 years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Progress and prospects*.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 Huffert, A. (1951). *Thoreau as a Teacher, Lecturer, and Educational*

- Thinker*. New York Univ., Ph.D.
- Illich, I. (1971). *Deschooling Society*. New York: Harper & Row.
- Johnson, C. W. (1991). *Jr. What Thoreau Said: "Walden" and Unsayable*. Moscow: University of Idaho Press.
- Marx, L. (1964).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Technolog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in American*.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cIntosh, J. (1974). *Thoreau as Romantic Naturalist: His Shifting Stance toward Natur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Mitsutoshi Takayanagi (高柳 充利) (2008, March). *Is a Learning Teacher Inefficient? : Reading Thoreau's Walden and Reclaiming Teacher Educ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2008 Annual Conference Programme, New College, Oxford.
- Naoko Saito (2007). "Our Education Is Sadly Neglected": Reading, Translating,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yearbook*, 2007, 139-147.
- Neil, A. S. (1964). *Summerhill : a radical approach to child rearing*. New York: Hart Publishing.
- Salomon, L. B. (1962). The Straight-Cut Ditch: Thoreau on Education. *American Quarterly*, 【Electronic version】 . 14(1), 19-36.
- Sattelmeyer, R. (1995). Thoreau and Emerson. In J. Myerson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nry David Thoreau*.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Collections Onli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trieved December 09 2008, from <http://0rz.tw/2359r>

- Schumacher, E. F. (1978). *Small is beautiful*. 台北市：皇家圖書。
- Shadiow, L. K. (2007). Philosophical Reading In/Sight.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yearbook*, 2007, 148-150.
- Sherman, P. (1958). *The Shores of American: Thoreau's Inward Exploration*. ILL: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Sherman, P. (Ed.) (1962). *Thoreau: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Standish, P. (2005). Toward an economy of higher education. *Critical quarterly*, 47(1-2), 53-71.
- Standish, P. (2006). Uncommon Schools: Stanley Cavell and the Teaching of Walden.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Education*, 25(1-2), 145-157.
- Standish, P. (2007). The Thoreau Strategy. In *The Therapy of education: Philosophy, Happiness and Personal Growth*. (pp. 124-138).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Smeyers, P., Smith, R., & Standish, P. (2007). The Thoreau Strategy. In *The Therapy of Education: philosophy, happiness and personal growth* (pp. 124-138).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Lambert, L. G. (1969). *Rousseau and Thoreau: Their Concept of Nature*. Rice University, Ph.D.
- Thoreau, H. D. (1950). *Walden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 Thoreau, H. D. (1961). *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Rorty, R. (1999). Education as Socialization and as Individualization.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 (pp. 114-126). New York: Penguin.

Wornock, M. (1986). The Education of the Emotions, in D. E. Cooper(ed.),

*Education, Values and Minds: essays for R.S. Peters* (pp. 172-187).

London ; Boston; Routledge & K. Paul.